



04
2025
总第188期

FUJIANHOMETOWN
MAGAZINE
福建乡土

国内统一刊号 CN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6-074X
RMB 5元 HK\$ 15元

ISSN 1006-074X
9 771006 074067
12>

卷首语



7月24日,《福建乡土》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在福州召开。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阮诗玮出席并讲话。福建省文联主席陆开锦,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处长程少霞出席并致辞。民盟福建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福建乡土》主编刘丹艳主持。

民盟福建省委会原专职副主委陈榕,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党派处、福建省出版物监测与研究中心有关负责人,兄弟期刊、出版单位、作者、读者代表,以及《福建乡土》编委代表,民盟福建省直基层组织盟员代表,民盟省委会机关干部职工及媒体代表等共计110余人参加会议。(朱俊鹏/摄)



《福建乡土》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领导与部分参会代表合影

左起:陈文波、刘丹艳、陈宗沅、徐德金、陈元邦、黄文山、阮诗玮、陆开锦、杨际岚、少木森、陈榕、李秋沅、周而兴

7月24日,《福建乡土》举办了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盛会,并顺利落下帷幕。四十载辛勤耕耘,宛如四季轮回更迭,我们在文坛播撒下乡土的种子,如今已硕果累累。那些描绘山水风物、人文历史、民俗非遗及时代新貌的篇章,已然化作联结八闽乡情、传承文化根脉的坚实纽带。

前期杂志,我们以跨海大桥、路桥廊道为辑,引领大家领略金虹跨海、天堑通途的壮丽景象;欣赏古桥跨江、廊道穿洞的秀美风光。本期,我们将视线投向大地深处更为悠远绵长的印象——八闽古道。那些蜿蜒曲折的古道驿站,曾迎来风尘仆仆的书生官吏,走过驮着茶盐的马队与挑着货担的脚夫,将闽北的茶、闽南的瓷、闽东的麻、闽西的纸,送往山海内外,融进商旅往来、文化交融的繁华风云烟里。

散文名家黄文山的佳作《雨中三千八百坎》,围绕雨中的南平茫荡山三千八百坎古道展开生动描写,将古道比作水墨画与长诗,生动展现古道周边的树木、野花、山涧等自然景观,营造出充满生机与诗意的氛围。文中娓娓道来地阐述这条古道,它不仅是历史上富屯溪上游通往南平的重要通道,更是承载千年历史、维系人们生活希望、沟通自然与人文的精神纽带,由此引发对岁月沧桑和生命传承的深刻感悟。

庄勇的新作《深青古驿——溪声里的千年邮痕》,以流畅的笔触描绘了“站在福建南路古驿道正中”的深青古驿,详尽介绍了深青古驿周边的自然环境以及双溪石桥的变迁历程,重点阐述了该古驿作为连接泉州府与漳州府的关节点,是福建南路古驿道的关键枢纽,承担着传递文书、运送物资、接待官员使臣等重要职责,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与历史的变迁。文章唤起人们对古代交通和信息交流方式的思考,以及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

李宣华的力作《青松来风吹古道》,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深入地介绍将乐古道的前世今生,阐述其在历史与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在历史上的军事意义,还讲述与古道相关的孩童往事,提及当地山歌“行路歌”,体现地方人文特色。并融入丰富的文化元素,如引用马致远、李叔同等词句,增添古道文化氛围。

谢春武散文《一条扁担一路歌》,开篇通过家族回忆引出“担和溪”古驿道,阐述古驿道在物资交换,促进经济发展,以及连接闽西与闽南乃至广东沿海地区等方面的作用。并叙述重走古驿道的过程,穿插历史故事与想象,展现古驿道的军事价值与文化内涵,表达了对先辈们艰苦卓绝精神的敬意与感怀。文章最后总结古驿道是适中古镇的“振兴之路”“文明之路”,升华主题。

章礼提散文《叶向高与乌龙江古道》,文章围绕乌龙江古道(福粤路)的路线变迁展开,重点阐述了不同路线(方山道、西峡道、复走阳岐路)的特点及作用。通过讲述北宋以来古道因自然条件、安全因素等多次改道的过程,尤其是叶向高推动复走阳岐路这一事件,展现了有远见、有担当的官员将民生安全置于行政便利之上的宝贵治理思想,彰显了古道不仅是连接地域,更是映照历代主政者执政理念的一面镜子。



目录

2025年4期

主编: 刘丹艳
执行主编: 周而兴
副主编: 卢秀琴
责任编辑: 张春强
美术编辑: 晓林
责任校对: 林端

《福建乡土》杂志
主管主办: 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
编辑出版: 《福建乡土》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 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6-074X
投稿信箱: fjmxt@163.com
电话: 0591-88016752(编辑部)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Q6796

国内发行: 《福建乡土》杂志社发行部
地址: 福州市湖东路276号同心楼四层
网络查阅: 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印刷: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出版时间: 2025年10月
定价: 人民币5.00元 港币15.00元

声明:

△作者文责自负,对于侵犯他人版权或者其他权利的文字、图片稿件,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刊以稿酬形式一次性支付作者著作权使用费。本刊有权与合作单位进行电子版网络传播、收录。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来稿时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卷首语

◎深耕八闽沃土 书写时代华章◎

- 02 深耕八闽沃土 书写时代华章
——《福建乡土》创刊40周年纪念会综述

◎八闽古道◎

- 05 雨中三千八百坎 / 黄文山
07 深青古驿
——溪声里的千年邮痕 / 庄勇
09 青松来风吹古道 / 李宣华
12 一条扁担一路歌
——重走“担和溪”古驿道 / 谢春武
14 叶向高与乌龙江古道 / 章礼提

◎山水清韵◎

- 16 豆香飘满清溪 / 黄燕
18 石堂有神 / 谢宜兴
20 闽冬记雪 / 林晓雪
22 开海到定海,渔火连烟火 / 东山侨
24 无尽的童年小溪 / 柯国伟
26 内厝溪 / 施由森

◎海峡茶话◎

- 28 禅茶一味话千秋 / 肖吉香
30 茉莉花开
——福州茉莉花茶的窨制记忆 / 谢晖玉

◎城乡漫笔◎

- 32 佛堂里的祠堂(外二章) / 黎晗
34 追梦长安 / 丁彬媛
37 亲亲地瓜 / 何玉华
39 冰棍 / 张百隐

◎诗苑撷英◎

- 42 饥笔书忧
——清·阮章宪《谏言诗》的乱世回响与传世价值 / 阮学件 阮奉紫
44 莒口吟 / 马照南
44 悬灯相望(外一首) / 徐德金
44 田间咖啡优化一个人的风景 / 魏棋宇
45 大寒,悬浮在忽明忽暗的岁月枝头 / 斤辛
45 月亮的象征 / 顾北
45 旧镇,或雕琢光阴 / 何刚
45 佛子山晨 / 杨张帆

◎闽江杂谭◎

- 46 闲话送行 / 朱谷忠
48 那方“迷”般人家 / 陈元邦
51 留恋那方红尺笺 / 吴培文

◎红土流年◎

- 53 石竹庵:永春的红色灯塔 / 王炜炜
56 寻找岭头顶古厝的红色密码 / 陈芬

◎文踪纵横◎

- 59 岩骨花香的复调书写
——读《守艺茶天下——武夷岩茶记》 / 郑珊珊
62 用自己的生命竖一块碑
——读钟兆云《我的国籍我的血》 / 张家鸿
66 值得一读的民间故事集
——《徐胡奇案》序 / 吴东南

封面: 南屿新姿 / 吴心钰

封二: 《福建乡土》创刊40周年纪念会图片

封三: 福建文艺家风采 / 林德冠

封底: 陈奇摄影作品

深耕八闽沃土 书写时代华章

——《福建乡土》创刊40周年纪念会综述

前言：40年前，乘着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福建乡土》（原名《闽南乡土》）在八闽大地上应运而生。作为福建省级民主党派组织创办的唯一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它从诞生之初就肩负起传承文化、联结乡情、记录时代的独特使命。40年来，在民盟中央、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和统战部的正确指导下，在历届编委会与编辑团队的不懈耕耘中，一篇篇佳作如画卷般铺展，既展现了八闽大地的山水风光、人文历史、民俗非遗，又展示出新时代下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发展风貌，同时，深入挖掘了华侨奋斗历程、闽台同源同宗等文化瑰宝，成为广大读者了解福建乡土风情，凝聚文化共识的重要阵地。

7月24日，《福建乡土》创刊40周年纪念会在福州召开。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主委阮诗玮出席并讲话。福建省文联主席陆开锦，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处长程少霞出席并致辞。民盟福建省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福建乡土》主编刘丹艳主持。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党派处、福建省出版物监测与研究中心有关负责人，兄弟期刊、出版单位、作者、读者代表，以及民盟福建省直基层组织盟员代表，民盟省委机关干部职工，部分媒体代表等参加会议。部分领导致辞与代表发言内容摘录如下。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主委阮诗玮在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福建乡土》作为福建省级民主党派组织创办的唯一一份向国内外

公开发行的刊物，始终秉持初心，坚定不移做正确政治方向的坚守者、八闽文化的深耕者、侨胞乡情的维系者、时代发展的记录者，积聚了广泛人气和良好声誉。他强调，《福建乡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耕乡土文化，深入挖掘福建文化丰富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刊物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各方力量，服务发展大局，服务人民群众。要创新传播方式，不断适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媒体形态、舆论生态和文化业态的深刻改变和系列挑战，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刊物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书写更多有温度、有筋骨、有力量的福建故事、中国故事，为多党合作事业增光添彩，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福建省文联主席陆开锦在致辞中表示，40年来，《福建乡土》在乡土文学沃土上深耕细作，成果丰硕，不仅成为本土作家深情吟咏的摇篮，更向世界打开了瞭望福建灵魂的窗口。他说，《福建乡土》始终将文化传承的使命扛在肩头，创刊伊始，即以“反映福建发展成果，传播福建乡土文化，展现风情，介绍八闽文化”为明灯，为这方水土的变迁与发展立下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文字史诗。刊载的文章笔触始终敏锐捕捉着时代大潮中福建跳动的脉搏，忠实记录着这片土地上人民奋斗的足迹与荣光。作为一扇向海内外敞开的窗口，《福建乡土》更肩负着特殊的文化纽带使命。她将八闽风物、乡情俚语精心编织成册，跨越山海阻隔，成为游子手

中温热的“家书”，亦是海外友人探寻福建的“文化指南”，更是福建递给世界的一张温润名片，无声传递着这片土地的开放胸襟与文化自信。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处长程少霞在致辞中表示，40年来，《福建乡土》始终扎根八闽大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乡土共振，成为展现福建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在传承地方文脉、服务文化强省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希望《福建乡土》继续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把准文化传播的“方向盘”；提升编辑队伍素养，筑牢内容质量的“压舱石”；创新传播表达方式，拓展乡土文化的“辐射力”，始终做八闽文化的“传承者”、两岸交融的“连心人”、服务大局的“践行者”。

《炎黄纵横》杂志社副社长、中新社福建分社原社长徐德金代表兄弟期刊致辞。他表示，作为兄弟杂志，《福建乡土》和《炎黄纵横》虽扮演不同角色，但方向一致、风格接近，可谓同声共气，同气相求。他深情回忆起自己曾分别在1987年《闽南乡土》改号为《福建乡土》之际，以及1993年在《福建乡土》上发表文章的往事。“现在回头看这两期杂志，都有十几个栏目，已经办得有声有色了。有幸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忝列《福建乡土》杂志的作者之列，为《福建乡土》写稿，它磨砺了自己的笔力。现在回头看，《记散文家郭风》与《峰回路转又一春——一九九二年福建经济回眸》两篇文章，一篇写文化名人，一篇写全年经济述评，都成为我记者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印记。”

《闽都文化》执行主编、福建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黄文山代表兄弟期刊发言。他说，《福建乡土》40年不改初衷，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刊方针和地方文化特色。刊物立足脚下的土地，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福建乡土文化的绚丽色彩，展现福建改革开放的勃勃生机，从而成为一扇省内外读者瞭望福建、了解福建的特色鲜明的“文化之窗”。近年来，刊物面貌有了新的变化，栏目更新颖、文章更

活泼，从而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和赞誉，尤其是几个地方专刊，都做到了图文并茂、雅俗共赏，让人印象深刻。同时，《福建乡土》作为我省一块重要的文化园地，还团结、培育了一大批本土作者。

福建省乡村振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共福建省委编办原主任陈元邦代表作者发言。他说，一个刊物，就是一座桥梁，搭起了作者与读者的联系。认识和阅读这份刊物是在中年时，当时还在组织部门工作。当看到刊物由民盟福建省委主办，感到意外，也感到佩服。作为民主党派省级组织，如此关注乡土、聚焦乡土、坚守乡土、介绍乡土，40年初心不改，民盟福建省委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自己在退休后才成为刊物的一位作者，当时在参与省乡村振兴研究会工作后，经常深入乡村调研，更加关注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在新时代下发生了哪些变化，于是萌生了写作的冲动。当写了万余字的《乡土变革——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看今日乡土之变迁》一文后，想到了《福建乡土》这本杂志，觉得文章与这个刊物最契合，后来文章得到编辑人员的精心修改并得以刊用，感到欣慰。

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文化委副主任李靖（李秋沅）代表作者发言。她说，40年前，自己的外祖父李来荣作为《福建乡土》的前身《闽南乡土》创刊号的主编时，她已是读者，而今她成了这本杂志的作者。今天举行《福建乡土》创刊40周年纪念会，是承前启后的节点，大家所捧起的，不仅仅是一本杂志，更是一盏承载着希望与热爱、传递了40年的心灯。它所记录的，不只是风物与人情，更是一代代民盟知识分子用笔墨守护的文化血脉。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杨际岚代表读者发言。他说，《福建乡土》特色浓郁，“辨识度”显著，可概括为“东南风·时代潮·乡土韵”。其一，东南风，办刊地

域之特点，地处东南，面对台湾，毗邻港澳，邻近东南亚，连通世界，八面来风，具有“国际范”。其二，时代潮，办刊环境之特质，御风鼓浪，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存照。其三，乡土韵，办刊定位之特性，倾力弘扬、传播八闽乡土文化，泼墨描画闽山闽水，纵情书写闽人闽事。正是由于《福建乡土》办刊特色鲜明，办作风严谨，办刊功底扎实，赢得各方赞许，“好评度”突出。由衷感谢《福建乡土》编者经年累月，殚精竭虑，为人们提供如此丰盛、美好的精神滋养。

福建法治报社主任编辑陈文波代表读者发言。他认为，《福建乡土》是一本深耕八闽大地、厚重扎实、格调高雅的刊物。他说，他与《福建乡土》结缘，始于本世纪初。当时，自己正负责福建日报文化视点和旅游休闲两个版面的编辑工作。感谢《福建乡土》，让自己对本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为瑰丽多彩的乡土文化所深深吸引。受到启发，他在当时的旅游休闲版上开设了“乡土福建”栏目，聚焦八闽传统，推介乡土文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他还提到，通过《福建乡土》他结识了不少作者，其中有名家也有新锐，后来不少人成为他



编辑生涯中的重要作者。

《福建乡土》执行主编周而兴代表编务人员发言。他表示，3年前，自己有幸成为《福建乡土》编辑团队的一员，深感责任重大。得益于期刊相关主管主办单位领导的正确指导，以及编辑团队的齐心协力，编印工作顺利开展。近年来，团队不断尝试在传承中创新，结合时代发展与报刊编印工作形势的变化，在刊物组稿工作上做了适当调整，如在组稿选材上，立足展现福建风土人情，介绍八闽文化；在文章体裁上，以乡土散文为主，兼顾少量现代诗歌与文艺评论；在作者构成上，增加刊发年轻作者的稿件，让新鲜血液为乡土文化注入时代活力。

后记：《福建乡土》站在不惑之年新的起点上，将认真贯彻执行民盟省委会主要领导对本刊今后发展提出的具体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在会上提出的期刊出版工作管理精神，虚心吸纳纪念会上嘉宾们提出的宝贵建议，继续秉承办刊初心，深入挖掘八闽福地的乡土文化瑰宝，以更加敏锐的视角、更加生动的版面，展现山海福建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新风貌。

雨中三千八百坎

文 / 黄文山

雨中三千八百坎，像一幅酣畅淋漓的水墨画。画本天成，任是丹青好手，也难调成如此丰富而活泼的墨色：忽浓忽淡，忽明忽暗，忽聚忽散。雾重时，只露出险峰一角，乱云相互簇拥着，霸蛮地占据了大半个画面；犹嫌不足，于是踏着石阶、攀着树枝拂面而来。一脚踏上石阶，便是走进画里，成为画中人。画里观画，自然别有一番情趣。吸一口气，潮润润的，捋一把头发，湿漉漉的，根本分不清是汗还是雨。轻轻撩开雾幔，石阶旁兀然现出百丈悬崖，深不可测；透过密密的树叶，隐约听得到涧底细细的水声，让人无端捏了把汗。旋而云飞雾走，一层层翠绿鹅黄淡紫喷薄而出，尽情地涂抹着道道山峦崖壑。那野韵十足的渲染，完全是一幅山水画大师的泼墨作品。

雨中三千八百坎，更是一首迷蒙凄美的长诗，从峻峭的山崖上垂下，从氤氲的云气里探出，从黛青的树叶间滑下，而后款款地跌落在春雨的怀抱中。这场早来的春雨看来丝毫不吝啬，只顾拥着大山，一味地倾泻自己的激情，大珠小珠同时在五千六百级石阶上弹响，交汇成一章又一章澎湃激越的雨中曲。春水横流漫溢，而后汇入山涧，看着这腾挪跳跃的涧水，带着欢声而去，仿佛看到远方的闽江水一点一点地上涨了。

于是，三千八百坎，这镶嵌在茫茫山的千年古道，因了春雨的滋润而生机盎然。空气中飘荡着花草的淡淡幽香，穿过透明的雨丝，成千上百种植物用深浅不一的绿色冲击着你的视觉，漂染了你的情绪，让你醺然欲醉。

石阶旁的每一棵树，每一条藤蔓，每一朵野花都怡然自得地享受着这场雨水的沐浴。一棵巨大的樟树静静地站在路旁，近4米长的胸径，任六个人手牵手合围不住；而1800年的树龄，更让人仰视不迭。都说“樟不上高山”，可是这棵巨大的樟树居然立足在千米的山头上，裸露的树根盘曲虬结，写满沧桑。几朵野玫瑰从草丛中探头探脑，仰着脸看大树擎天的雄姿，那一种钦羡、那一种深情，被雨水泼写得淋漓尽致。

凭着古老的石阶，听自己的脚步在大山间传



来的清脆回音，那当是世间最生动的音乐。足音里人生的喜怒哀乐、蹭蹬浮沉似乎都在这一刻来到脚下。踩在这一道又一道写满云情雨意的石阶上，有一种快意，一种满足，还有一种沉甸甸的思古之幽情。

古道弯弯，连接着天荒地老的岁月。这里曾是富屯溪上游通往南平的要津，赶考的学子、趁墟的商贩，过往的山客都用他们的脚板将块块阶石磨得光滑。还有那些靠山吃山的农夫村妇，山路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的希望，也是消磨他们生命的块块砾石。

当晨曦初露，一个又一个精壮的山里汉子扛着粗大的毛竹从云雾大山间迤逦走下石阶，长长竹梢刮打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而热烈的声响，一

时山鸣谷应，吵醒了山灵们酣恬的梦。于是，雨水和竹梢一起在石阶上留下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痕迹，那是岁月的印记。而当山霭四合，倦鸟投林，三千八百坎早早就归于沉寂。偶尔，山道上会出现一位擎着松明火把的夜行者，远远望去，就像一只萤火虫从空中盘旋而下。一个个欢欣抑或悲愁的故事，便在这匆匆的脚步声中，向着古老的石阶尽情地倾诉。

陪伴着三千八百坎的是深沉的大山、静默的森林、幽鸣的山涧和不老的岁月；是从山道上轻轻飘过的云彩，是时时缠绕在山腰的或浓或淡的雾气，是不期而至的有时狂放不羁有时柔情万种的雨珠。有雨的季节，不妨来登登三千八百坎，听那石阶上的雨中曲，悠长如人生的一首歌。



三千八百坎古堡 黄文举/摄

深青古驿

——溪声里的千年邮痕

文 / 庄 勇

深青的名字，是被溪水浸出来的。双溪在此合流，水色不是寻常的碧绿，是浸了墨的青，像被砚台磨过，浓得化不开。两岸竹影垂落，风过时，叶尖的露水滴进溪里，溅起细碎的青晕。北望牛岗岭，南眺虎头山，中间一大片开阔地，像被天地特意留出的掌心，深青古驿便稳稳落在这片掌心。自宋元至明清，泉州府的商船刚泊稳码头，漳州府的荔枝还带着晨露，消息就沿着这片掌心，一站站传递出去了。

映入眼帘，最先迎接人们的，是双溪上那座五孔石桥。南宋时它还是座木桥，溪水流过，能听见木板在浪里轻轻摇晃。到了明正德十一年（1516），同安知县杨昱带着工匠来了，一凿一斧，把木头换成了青石。那些长条巨石，是从大山里剥离下来的，铺在桥墩上，便再也没动过。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嘉庆九年（1804）又有几番修复和改建，将三孔石桥改变成五孔平梁式石桥，桥拉长到四十余米，桥身宽约三米，宽绰容得下两匹马并行。

最奇的是石桥背面。正德年间的碑文就刻在那儿，被青苔和溪水深藏了五百年。直到2002年夏，一场骤雨冲去绿苔，才露出“同安知县杨昱”的字样。原来当年建桥，官民共筹，工匠们在烈日下凿石，在寒夜里拌灰，这些故事，早被石刻悄然记了下来。2010年，石桥又新添了石雕护栏，栏柱上的花纹缠着溪水的影子，保护着往来村民的脚步，也守护着石头里的旧时光。如今，这里仍是深青村民进出的主要通道。

过了桥，便是驿楼。石额上“驿楼古地”四字，笔锋里还带着明清的风骨，苍劲有力，却又藏着几分温润，那是几百年间，多少人抬手抚过留下的温度。拾级而上，眼前千余平方米的场地，便是深青古驿遗址。

这里原名鱼孚驿。宋代时在安民铺旁，元代时，更便于通行迁到此处，换了“深青”的名字。明洪武年间，知县方子长重修；景泰年间，主簿蔡璘再葺。它站在福建南路古驿道的正中，是连接泉州府与漳州府的关节点。往北六十里是同安大轮驿，往南五十里是漳州龙江驿，它把福州府的文书、兴化府的木雕、泉州府的丝绸，一站站送往广东潮州府。1958年，这个位于集美区灌口镇深青村的古驿旧址划归了厦门市。如今，古驿遗址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史料里记着它的辉煌：驿丞坐在案前，对着簿册核点人马——三匹上马昂着头，鬃毛闪着光；三匹中马和下马打着响鼻；五头驴子垂着耳朵，准备随时驮起沉甸甸的公文。瞻夫六十人扛着旌旗和官物，递夫六人抱着密封的函件，兜夫十五人守着驿轿，八十一一个身影在驿路上奔跑，像一幅精密的棋盘。到了清代，深青驿的员额细分稍有改动，但员额总数始终是八十一人。古驿建筑面积约六百平方米，分前后院落，左右及后面的厢房（护厝）。前院，专为接待往来的官员和使臣，似乎案上茶盏的余温还在；后院，驿丞房里，笔墨砚台摆得整

齐；马厩里，草料的气息混着马嘶；洗马池的水，映过多少驿马低头饮水的倒影。可惜，民国初年的一把兵火，把这些都烧了，如今虽然只剩空地，却依然能看出当年院落的轮廓和印痕，像一幅被雨水洇过的画，痕迹淡了，风骨依在。

古驿旁的茂林庵，气势不凡，香火在檐角绕成轻烟。佛前的烛火，照见墙上班驳的壁画，或许哪一笔，就藏着当年驿官来此祈福的身影。现已成为集美区文物保护单位。

穿过驿口古街，青石板上的凹痕里，还嵌着旧年的车辙，沿着这条路往南，便是去江东驿的古道。当年的信使们，就是从这里出发，把泉州的潮声、漳州的稻香，一站站递向更远的地方。

空地靠墙处，矗立的碑廊如一列沉默的证人。“重建深青桥志”的字迹里还沾着当年的泥水，“续建深青新桥碑志”的凿痕间藏着康熙年的月光。两

端的对联“吉光片羽昭青史，断碣残碑映邮亭”，被风拂过，字里行间仿佛飘出旧年的驿铃声。那些残碑断碣，碎的是石，不碎的是故事——就像吉光片羽，虽只剩零星，却足以照亮青史里的一角。

站在古驿楼前，微风从溪上吹来，带着竹香和水汽。忽然就听见了蹄声，是元代的驿马踏过石板桥，还是明代的信使披着晨露赶来？恍惚间，仿佛看见驿夫正把公文捆在马背，绳结系了又系；看见官差，在驿馆里举杯，望着窗外的竹影出神；看见石匠，在桥背上凿下最后一笔，抹了把汗，对着溪水笑了。

深青古驿老了，却没睡着。它让溪水记着古桥的年轮，让石碑刻着信使的故事，让风带着驿铃的余音，轻轻告诉你：所谓通信，不过是把此刻的惦念，托给下一站的光阴；所谓历史，不过是无数个“此刻”，在同一块土地上，慢慢长成了永恒。



青松来风吹古道

文 / 李宣华

何为“古道”？百度百科给出的释义是“古旧的道路”。1992年版《将乐县交通志》说：“古道是古人传车驿马而开辟的通道，包括孔道、周道、管道、驿道、山区鸟道（指险峻狭窄的山路）。”在没有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的过去，古道的存在意义不同寻常，正如浙江学者陈志岁在《古道歇棚记》一文中所说，“古道者，古来人世跨空移时、运往行来之途；贯穿穿代、纫忧缀乐之线”。

闽西北将乐，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聚居，西汉元光至元鼎年间（公元前134—前111年），闽越王无诸在其境内建立了“校猎台”和“高平苑”。西汉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公元前134年），东越王余善在此营建“乐野宫”。这个古邑山城，于三国建县，“北据华山，南濒金溪；东临旷野，西包石壁——形态总括群峰，城郭雄峙百里。所谓九仙霁雪，羽扬扬以化鲤；五马晴岚，猎铮铮而逶迤。尤有龙栖奇峰之妙，幽奥空蒙，诡丽渺漫；更兼玉华神洞之玄，翠壁嶙峋，异彩斑斓”。置身这方宝地，如何才能“土沃民乐”？对此，将乐先民早有“要致富先架桥铺路”的先见之明。

自古以来，将乐的桥梁和道路建设都可谓畅达，唐代廖云建龙池桥，明代散官白螭募工采石砌永吉到万安古道等事迹，在清代的《将乐县志》上都有着确切的记载。当然，相比于茶马古道、梅关古道、徽杭古道这些如雷贯耳、享誉世界文明史的古代交通要道，将乐的古道绝对的属于“小家闺秀”之“闺秀”。不容忽略的是，作为一个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活动遗迹，有着1700多年建县史的山区县，这些古道有着明显的将乐印记，是将

乐先人智慧、勇气和毅力的结晶。

将乐古道通四方

将乐“九山半水半分田”，森林覆盖率高达81.17%。勤劳智慧的将乐先民熟稔“靠山吃山”之理，将当地经济做得风生水起。按照清乾隆三十年（1765）福建延平知府傅尔泰的话说就是：“将乐为龟山先生梓里，又玉华名胜甲南剑。以其人则秀灵拔萃，俎豆不祧也，以其地则幽奇历落，引人入胜也。……兹邑虽褊小，其敦庞朴茂、富庶殷繁，且不在大都以下。”据《将商发展史》记载：商周时期，将乐已开始烧制陶器。至晋代，已经能烧制高档次的鸡首龙柄壶和褐色点彩罐。至唐宋时期，将乐烧制的瓷器、擂茶钵，已经闻名遐迩。龙池碑、砚在唐代便已驰名八闽大地。宋代便开始采银、铜、金、铅、铁、石灰石等矿物。手工制造的毛边纸在明代就已负盛名，清乾隆时被列为“官纸”供印制《四库全书》用。据明代《将乐县志·建置志》记载，明万历年间，将乐便已形成六市（十字街、水南、高滩、儒林、万安寨、大原）、五墟（茶坞、南口、村头、坑口、光明）、三会（高滩、大原、孙坊）的商业规模。

一个地方的兴旺发达因素固然很多，但交通是不可或缺的要件。闽江支流金溪从建宁、泰宁经将乐流向顺昌、南平、福州，境内流程93公里，自古便可以通排筏、船只。县内有码头14处，附近乡村的土特产汇集于这些码头，再装船运往洋口、南平、福州等地。建宁、泰宁的排筏船只也要在将乐中转。据《将乐县交通志》记载，将乐县于元朝开始设水

陆驿站，驿站配官吏正副提领维护驿道通行。

发达的水路，在此不多作赘言，本文单说陆路。陆路驿道分省际驿道、县道和乡道。将乐的陆路驿道可谓四方通达，自古就畅通毗邻的顺昌、邵武、泰宁、沙县、明溪等地，以及广东、江西、浙江等省。查阅《将乐县交通志》可知，将乐古驿道运输转型发展为汽车通行的公路交通，是从1940年开始的。这一年，县里开始修建延顺将泰（南平、顺昌、将乐、泰宁）公路，县域内长达84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解决闽省交通困难，省里动员各地修建经济公路，繁荣山区经济。将乐县积极响应，修建了22条总里程达1172.3公里的简易经济公路。

在尚未开通公路前，古道的作用不言而喻。早在元代，将乐就设置了两个交通驿站，即白莲驿和三华水马驿，各设正副提领一员。《将乐县志》上记载较早的两条古道均在明代：一条建于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散官白螭募工采石瓷砌自永吉都，暗山口起至万安下都建溪岭约20余里，以避覆溺之患；一条建于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邑人杨纲等募众开辟石砌抵黄潭都新路15里，以便行人往来。

驿道和驿站在过去的年代里是交通建设的一项有效设施，据《福建通志·邮驿志》载，福建省省际驿道从省城的三山驿至广东省饶平县全长1465华里，途经将乐县三华驿、白莲驿。正是这条驿道，为将乐的发展打开了又一扇窗口，为当地的富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将乐县开始设立邮政代办所，1905年，设立将乐邮政局。自此，古老的驿站传递制度才被废弃，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绵延古道群山中

“二十日，渡山涧，溯大溪南行。两山成门曰

菖峡。溪崖不受趾，循山腰行。十里，出菖峡铺，山始开。又十里，入将乐。出南关，渡溪而南，东折入山，登腾岭。南三里，为玉华洞道。先是过腾岭即望东南两峰耸立，翠壁嶙峋，迥与诸峰分形异色。”这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到将乐玉华洞游览时，从顺昌到将乐的一段行旅记录。其所走之路就是将乐至顺兴（顺昌县顺兴）的部分驿道。据县志记载，将乐至顺兴的这条驿道，东出将乐县城，经龙池、积善、富谷、高滩、黄坑，全程50公里。如今，因为泥石流、水毁等自然灾害，以及库区建设、公路建设等因素，这条古驿道的大部分路段，已经消失在尘封的历史记忆中。

据1998年版的《将乐县志》记载，古时将乐县城通往邻县的县际古道有6条，除了上述所讲的到顺兴的这条古道，还有5条，分别是：

1. 将乐至归上驿道：南出县城，经桃源、蛟湖、永康、南胜、将安、白莲、大里、铁岭、龙湖、兴善，抵清流县归上（今明溪地域），全程60公里。
2. 将乐至沙县古道：出县城向东南行，经洋坊、亭岭、圳头、大岭、曹溪、路口、漠源、地村、陂坑，过倪居山、夏茂，抵沙县县城，全程80公里，将乐境内长25公里。
3. 将乐至泰宁古道：出县城西门，经岭许、当溪、坑头、永吉、下墟、渠许、源头、半岭、台上、洋源、余十万、当溪、八里桥，抵泰宁县城，全程60公里，将乐境内长50公里。
4. 将乐至邵武古道：出县城北门，经万安、大源、增源、长甲、神下（泰宁界）、大阜岗（邵武界），抵邵武县城，全程115公里，将乐境内长55公里。
5. 将乐至江西黎川古道：出县城北门经万安、良坊、西田、马岭、朱岭头，过泰宁朱口、上青、新桥、德胜关，抵江西省黎川县城，全程120公里，将乐境内长60公里。这条道路，自古以来，旅客及物资往来频繁。

将乐山高林密，“路隘林深苔滑”。这些开凿在绵延群山之中的古道，“宽一般不超过二米，或依山沿溪，或翻山越岭，或贯穿森林，数里不见人烟。道路构造随地形变化而异，有土路、块石路、卵石路等。修路、建亭多为民间出工或捐资”（据《将乐交通志》）。为了护养好这些道路，每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各家各户都会派工，义务参加道路修整、劈路边草等劳动。如今，将乐万全等地农村，依旧保留着这一淳朴的民间习俗。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县际古道上往往根据需要设置了关隘。将乐古道中比较著名的关隘有两个。一个是位于东南雪峰山上的盖洋岭隘，与沙县交界，离县城25公里。另一个是与明溪交界的铁岭隘，离县城47公里。这里群峰连绵，山路逶迤，地势险要，系沟通闽西北的要冲，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曾在此与敌人进行了后来被称为铜铁岭战役的著名战役。这场大战的胜利，大大减轻了正在激战的广昌战役的东面压力，阻止了敌军从归化、清流、宁化攻入江西瑞金的企图。对于保卫中央苏区，特别是保卫红军长征前的临时中央指挥部，做好红军长征前的准备，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出县古道，将乐的乡村古道更是纵横交错，县志上明晰记载的有11条，分别是：城关至高唐的20公里古道；城关至南口的15公里古道；南口至白莲的15公里古道；城关至漠源的15公里古道；城关至黄潭的20公里古道；黄潭至万全的20公里古道；城关至光明的15公里古道；城关至万安的30公里古道；万安至安仁的10公里古道；万安至余坊的30公里古道；安仁至泽坊的5公里古道。

古道通幽，古道穿越时空。将乐的这些古道对发展和繁荣闽地经济和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专家学者研究闽地风土人情，以及当时社会面貌的重要物证。

诗情画意古道美

镌刻在将乐群山中的诸多古道，按照当地方言说话就是“叽叽纠纠（弯多），哩哩溜溜（很滑）”。这样的路要怎么走？当地有一曲挺有意思的山歌叫“行路歌”。这首流传甚广的山歌，后被收入《中国民间歌谣·福建卷·将乐卷》。

穿行密林中的古道，我的耳际时常会萦绕着李叔同《送别》中“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曲子，眼前也时不时地蒙太奇般显现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画面。

多少往事古道中：孩童时，隐约听到山里传来的唢呐声，便会不顾父母反对，顺着古道飞奔着前往迎接，因为那里有抬着新娘子走过的花轿，在那里可以等到解馋的喜糖；到镇上读中学时，每次早晨出门必须捎上一根小竹枝，那是“赶露水”的必备“武器”，有了这根竹枝在前面拨弄，就可以免遭弄湿裤脚……

然而，岁月悠悠，浸润了漫长时光的大多古道，爬满沧桑的印痕，早已风光不再。如同清代将乐诗人余思复，登将乐马岭山道时所感慨：“青林时瞑晚，落日忽钩辀。说向何人好，知音嗟不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古人可以“靠山吃山”，今人又何尝不能？如今，智慧的将乐人大力唱响“深呼吸”品牌，下好森林康养“棋”，一些古道又重回人们的视野，逐渐焕发生机：九仙山古道成了当地举办的国际越野赛的精品路段；散布在城郊的金珠岭古道、回头山古道等成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这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谪仙人”李白的一句诗：“青松来风吹古道，绿萝飞花覆烟草。”

是的，“青松来风吹古道”，祈愿古道容光焕发，风景依然！

一条扁担一路歌

——重走“担和溪”古驿道

文 / 谢春武

“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去‘担和溪’了。”很久以前，母亲对我说的这句话仍记忆犹新。外公也曾告诉我：“你妈妈小时候日子很苦，11岁就去‘担和溪’挣过年的衣裳钱了。”后来，我逐渐明白，“担和溪”是一项极为艰辛的差事。

所谓“担和溪”，其实是物资交换的过程。龙岩适中的先辈们将当地的特产如烟丝、石灰、土纸、松油、茶叶等挑至漳州南靖县和溪圩进行交易，再挑回食盐、洋油、咸鱼、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由于山深林密、路途遥远，他们通常在下半夜出发，待到返回家中时，已是“月上柳梢头”了！

适中镇旧称“上坪”，适中得名于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在福建省龙岩市东南设立的适中驿，其名称源于地理位置——位于汀州府与漳州府的中间位置，适中驿是古代汀漳古道的重要节点。是连接闽西与闽南乃至广东沿海地区的必经之地，是汀漳古道的核心路段，至今仍保留着古驿道的许多遗迹。

适中为闽西南大门，毗邻南靖县和溪镇。境内山高林深，自古只有小道相通，运输多靠肩挑。而闽西南的天然屏障坂寮岭高耸巍峨，极大阻碍了龙岩与闽南沿海地区的互联互通。

在一代又一代先民流淌的汗水下，渐渐踏出了汀漳道上的漳龙古驿道，全长约60公里，从漳州南

靖县的和溪经过适中的林田、内田、前林，过如山头、乌石山至蓝田、山坪头、三井，绕至三坑至合溪往龙岩，再通往更远的上杭、汀江，一路向北直至闽浙交界的仙霞岭。

上坪经如山头至林田到和溪的古驿道，翻越坂寮岭，更是汀漳古道最险峻之地。适中先辈也找到了一条连接大山与漳州富庶平原的贸易之路——“担和溪”。

“担和溪”来回行程约40公里，他们肩挑扁担，一路高唱山歌，风雨无阻，以汗水铺就了适中的繁荣之路。

当我们行走在适中古镇的乡间时，无不为巍巍矗立的三百多座巨大方形土楼而震惊，一个不大的乡镇，竟拥有数量如此众多，规模如此巨大的土楼，任何人仰望土楼，都会惊叹于适中古代先民的智慧与财富，“担和溪”古驿道也成为上坪的财富之路。

有感于适中先辈艰苦卓绝的“担和溪”精神，今年八月，我和几位适中老乡重走“担和溪”之路。

带着庄重，踏上险峻崎岖的漫漫之路，这条山路上，也曾经留下当年11岁的母亲歪歪扭扭的脚印……

车子拉我们至九车溪的小山头，旧照里曾经飞虹似的石拱桥早已被经济发展的洪流深深掩埋，一

座简易铁桥取而代之。越过小溪穿越山林上行数百米，豁然开朗，块石垒成的古驿道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依然静静地盘旋在密林深处，岁月研磨了它的棱角，汗水滋养了它的坚毅，它延续数百年，似乎召唤我们从这里踏上先辈“担和溪”之路。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汀漳表里建安关，望岩坪，意踌躇。”沿湿滑陡峭台阶攀爬约两公里，我们首到建安关。这里是汀漳古驿道进入龙岩的第一道关卡，明代始为重要关隘，常年有官兵巡逻看守。

我们抬头仰望，那穿越数百年沧桑黝黑的大青石板拥我们入怀，轻轻抚摸那巨大的石门，岁月幽寒悄悄沁入我们心灵。我们想找寻哪怕一丁点儿文字遗存，但没有。所有的思念，尽在那牢固堆砌的花岗石上，所有的感怀，随着漫生的苔藓延展、延展。

山风吹起衣袖，我似乎看到无数适中先辈从我身边穿行。深谷泉声叮咚响，那是悠绵的上坪山歌在林际间萦绕。

穿过建安关，一路上行，溪流声不绝，沿着苔痕深深的台阶向上攀登约一公里，走过一座单孔石桥，来到仅剩残墙的穿心亭。斑驳的墙体上，蕨类，苔藓早已覆满，但依然能见到夯墙的黄土，石头砌出的地基。

古道从亭子中间穿过，两边砌上一排矮墩子，让过往民众休憩。伫立在断壁前，无限苍凉生眼底。

我仿佛看见11岁的母亲，挑着和溪圩换回的干地瓜丝，筋疲力尽地在亭中休息，望着渐渐西落的斜阳，她想念远方的家吗？也许她还曾想，明天就能吃上掺有地瓜丝的米饭了，也许她还想，终于能挣足过年的新衣服了……

落叶满石阶，阳光穿过厚厚的树林投射下来，四周静寂悄然，叶移影动，一片斑驳中几许柔静祥和。但上坪的先辈，又怎能停下生活的重担去冥想这荫翳之美呢？他们“咕咕咕”喝足水，“嘿”的

一声起了沉重的担子，继续前行。

同行的前辈给我们讲述了母亲遭遇匪徒的经历：当年母亲“担和溪”，劫匪突然从乌黑巨石后窜出，头上罩着白色米袋子，留着黑森森的眼洞，让人心惊胆战，手上更是操一把寒光闪闪的大钢刀。那劫匪一声不吭，只拿那黑洞洞双眼瞪着，刀背敲着左手掌。众人见这阵势，扔了货物逃命要紧。母亲迅速抽出扁担也往上坪方向狂奔，她在危急时刻也不忘抢回自己营生的工具。

我们一行拖着疲惫身躯又攀登数公里，拐过二百多年历史的三夫人庙，我们到达林田自然村，林田村地势开阔，山势平缓，是担和溪路的最高点了，行人至此，早已人困马乏，当地应运而生许多小客栈，曾经车水马龙一派繁华。如今，岁月早已磨灭这些灯红酒绿，只能在村里宽阔的菜畦里找到几许残存的沧桑。

出村一公里到达林田堡，是明清时兵家重要据点。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站在堡上，漳州方向数百米内一览无余。龙岩市博物馆藏有崇祯十年所立“林田堡”碑，崇祯年间在此筑堡设千总，配备重兵，作为扼守龙岩的重要兵防设施。站在林田堡遗迹上，山深林茂，“夜闻马嘶晓无迹”，山风掠过林梢呼呼作响，仿佛回到吹角连营。

简单地用完午饭后，我们一行沿林田堡一路下陡坡直至和溪圩结束行程，林田和溪海拔落差630米，一路陡坡，沿途落叶盈路，苔深路滑。走下一段段长长的下坡再回望，那陡峭悠长的台阶消失在鸟鸣声中、幽林深处。

我们毫无负重地行走12公里，仅相当于先辈“担和溪”全程的四分之一，却仍感到脚趾生疼，双腿颤抖。然而，我们的先辈们日复一日，肩挑重担，来回攀登那似乎永无止境的台阶，其艰辛与苦楚，恐怕唯有山林才能深切领悟。

“担和溪”之路，这条古老的驿道不仅是适中古镇的振兴之途，更是上坪的文明传承之道。

叶向高与乌龙江古道

文 / 章礼提

阳岐江与西峡江为乌龙江不同流域，阳岐江位于上游盖山镇阳岐村，对岸是南通镇文山村，与大樟溪相汇，江面较为宽阔，水流缓慢而平静。西峡江则位于下游螺州镇清凉山，对岸是祥谦镇金牛山，江面最为狭隘，风高浪急，站在江边令人胆战心惊。

源于秦汉时期的著名古驿道福粤路，从福州起点，越过乌龙江到相思岭，经福清、莆田、泉州、漳州到广东揭阳，俗称南路。根据有关资料，唐宋时期福州南下第一个驿站为崇韶驿，明代初移建于三山驿。从城里出发，经台江横山铺越白龙江到仓山江南铺，这一段路程历代都没什么变化，但从江南铺到大田驿，再到常思岭（唐代前称尚书岭，到了清代称相思岭）几经改道或复道的历程。



北宋宣和初，福粤路一直是走方山，从江南铺，经白鹭岭过五门桥，登阳岐岭到达方山北渡（阳岐渡），越过阳岐江到文山村方山南渡口，沿水南街到达瓜山村，然后过柴头石桥登方山北岭到方山寺，经方山驿登岐虎岭到“东峡”，接着出古寨门下山到王厝，渡过大义溪到石鼓山下大田驿，然后前往东台村，登常思岭到福清而南下。

行走方山道，过阳岐江时间较长，如遇风雨航行更为艰难，而且登陡峭的方山岭也较为艰辛，可以说是福粤驿道最为艰险路段。北宋名臣蔡襄有一次从外邑回仙游家乡探亲，翻过崇韶驿后，来到方山北渡等渡，望穿秋水仍未见江船影，心情惆怅，遂命笔赋诗一首《方山渡口占》：

江上行人空自愁，壮年双鬓已秋凉。
不知风里千重浪，何事无情也白头。

这首诗歌反映了蔡襄长久等待渡船的无奈，也表达出他叹息时光易逝与羁旅愁思之情。

多年来，百姓纷纷诉求改道走西峡江，但由于过渡西峡江存在重大安全风险而难以实行，直到宣和六年（1124），镇江人俞向南下任福建路提刑，采纳了下属之建议，以“西峡水面五里，私商往来之地”为由，决定建新路改走西峡道，并上报朝廷而得到审批。

西峡驿道，从江南铺出发，由玉泉院、弥陀庵、浦尾进入西方院，然后从三角埕前往清凉山下的西峡江，“龙江飞渡”到达南岸金牛山，沿着金牛山行走五里到达枕峰寺。枕峰寺建于北宋建隆元年（960），改路之后方山驿移到枕峰寺旁，称西峡南驿。驿道从寺院经过，政府把寺院当作候潮之所，久而久之枕峰寺便俗称为“候潮寺”。

枕峰寺是南下北上客人必经之处，王十朋等文人墨客留下许多有名诗篇。南下官员或商人离开“候潮寺”，经梁山院前往兰圃，接上旧路往青圃，经大田驿前往相思岭，时有进京路引曰“青圃兰圃慢慢走，越过乌龙江到达三角埕”，明确点出驿道进福州城的走向。

西峡道的开通，不登方山，履道尤坦，过江速度大为缩短，深为人们欢迎。可是渡西峡江风险增加不少，若遇大风或暴雨，洪水翻腾，浪涛滚滚，渡船难以掌控。传说峡江水中有白刀鱼精，常常兴风作浪。过峡江事故时有发生，葬于鱼腹之客数以千计。西峡渡之险恶，南宋诗人张元幹在《西峡行》中有过这样描述：“西峡门风东晚潮上，涛头驾风高数丈。下岭湍濑千仞渊，胥靡轻生履危道。我曹过计常思忧，垂堂之戒宁自尤……”

明代博罗（广东惠州）人，著名目录学家、诗人张萱（1553—1636）路过西峡江，见江水滔滔，

风起浪翻，把自然景象与人生波折经历相比拟，抒发情感而赋诗一首《渡西峡江》，正面描述了峡江之天险：

乘风破浪截流过，津吏摇头公渡河。
莫道风波今日恶，世途何日不风波。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1606年8月7日，峡江渡突遇大风，正在渡江的5条大船被狂风吹翻，兴、泉、漳三郡进京赶考生员全部遇难，“生儒溺死以千百计，行旅病之”。

峡江翻船的重大事故震惊了朝野，仍复阳岐旧路的呼声越发强烈，时为礼部尚书叶向高（1559—1627），见家乡发生了这么大事，那么多学子遇难心痛不已，当即向朝廷递呈“复走阳岐路”奏本，提出了复走阳岐旧路方案，其方案包括改造阳岐渡，增加来往客船，不登方山，从肖家道到门前村，接旧路往吴山，过大义渡到大田驿，然后往东台村，登相思岭往福清。

叶向高改路方案，受到朝中几位大臣激烈反对，说其改道有私心，朝廷只好停议搁置。直到1609年，浙江山阴人陆梦祖南下福建任巡按，觉得复道阳岐路很有必要，在方伯丁公大力支持下，拟本上呈朝廷，这时叶向高已升为首辅，其项迅速得到审批，下令移渡于阳岐江。

改路工程于1611年秋季启动，历时半年多建成。复走阳岐路，避开了西峡江之险，还缩短了几里路程，得到百姓称赞，时有文章赞曰：“江行如陆，陆行如市，阳候不惊，万口腾欢，歌谣载道。”

复走阳岐路，叶相高兴不已，应丁公之邀请，挥笔写了篇《阳岐江复旧路记》，记录了改道阳岐路原因和经过。事物总存在两面性，改路阳岐江虽然降低过江之风险，但路迂回曲折，过江时间又长，官员与百姓都深感不便，到了清顺治元年（1644），官府又下令复走西峡江。

豆香飘飘满清溪

文 / 黄 燕

据说豆腐做得好的地方，大都是山清水秀。

水润光泽的清溪人肯定会骄傲地说：那是！

盛夏时节，寻着豆香，来到钟灵毓秀的光泽清溪古村，心里顿时就安宁了。

枕靠连绵青山，相伴清澈溪水，清溪村因溪得名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古村沿溪而筑，村民傍溪而居，世外桃源般宁静淡雅。从清溪分流引入的活水，穿村走巷，涓涓汩汩，像经络血脉，不动声色地滋养着生生不息的村庄。

悠长的古街，房廊相接，墙檐相连，踩在鹅卵石铺就的路上，脚步不由自主地就轻松缓慢下来。览读左右两边斑驳夯土墙上的语录文字，品味青砖黛瓦的人文景观，我仿佛触摸到了岁月的包浆，一股淡淡的乡愁涌上心头。有人说，古街“夫人庙”长明灯的光芒，能照亮每一个清溪孩子回家的路，其实，对于外乡人，又何尝不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招引。

当地朋友告诉我：公路修通之前，这里曾经是水运发达，码头繁华，商贾云集的物资集散中心，两岸民房店铺林立，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那时，闻名遐迩的不仅有古街古庙，还有十里八乡人尽皆知的清溪中秋庙会。游神、演三角戏、做豆腐、炸油饼、煮大锅饭……那几天，香火红绸映晴空，满村豆香溢山外。庙会落幕后，能买到几块清溪豆腐或一串炸豆泡带回家，是外村人心中最大的圆满。

老子说：“五味令人口爽。”烟火人间，人们寻求的幸福滋味，还真少不了味蕾上的诗与远方。我想，人们对清溪豆腐食指大动，大概不仅仅是它营养丰富的因由，更是为食之齿颊留香回味无穷的享受吧？美食不单能“口爽”，更能慰藉心灵。开心时，需它来犒劳，失意了，须它来安慰。就像尽兴中秋庙会的外村人，他要以一道清溪的美食，与家人分享他的快乐。

问及清溪豆腐为何如此鲜嫩可口、豆香浓郁？朋友答曰：原料好，别无他。

是的，佳肴的元神在于食材。自两千多年前，热衷于炼丹的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用豆浆培育丹苗时，碰巧加入石膏，无意间促成了豆腐的诞生以来，人们经过了漫长的摸索，发挥了无限的想象和变通，在这道寻常菜肴中做足了文章，创造出了庞大的豆腐家族，让一颗大豆有了生命哲思和文化升华。小小一道菜，凝结大智慧。然而，无论南北，豆腐老嫩，或形态百变，艺术转化的过程都大致相同：泡豆、

磨浆、煮浆、滤渣、点卤、成型，食材的高下，才是决定其色香味和营养价值的关键所在。

在古街，我们拐进一家挂着“清溪豆腐工坊”木质牌匾的老房子，去见“清溪豆腐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刘春喜。“豆腐工坊”的门厅，布置得像一间微型展览馆，图文并茂，实物齐全，豆腐制作过程一目了然。工坊由春喜的儿子打理着，有空时她也会来帮帮忙。那天中午，我们在这里一边品尝春喜掌勺制作的豆腐宴，一边听她讲清溪豆腐的故事。

春喜说，逢年过节，清溪村家家户户都有做豆腐的习俗，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她说自己二十出头嫁到清溪来，跟着太奶奶学做豆腐，现在又把技艺传给了儿子媳妇，很欣慰。春喜告诉我们，清溪豆腐好吃，得益于灵山秀水。这里古木参天的群山，与武夷山脉相连，气候环境好，自产的原种豆颗粒饱满圆润，豆香味浓；蜿蜒流淌的清溪水上接闽江源头，清澈干净无污染，矿物质含量符合人体要求。所以，用这样的豆这样的水做出来的豆腐，口感才那么绵软细腻，鲜香扑鼻……

两面金黄的家常豆腐、酥脆可口的豆腐渣薄片、外焦里嫩的油炸豆泡、香辣味浓的红油腐乳、豆腐碎沫蒸鸡蛋、现捞的溪鱼焖豆腐、皮蛋拌嫩豆腐……味蕾被一道又一道的豆腐美食温柔以待，我不仅品出了小时候外婆家的红火年味和浓浓乡情，还仿佛看到了土灶炉膛熊熊燃烧的火焰和大铁锅里滚滚翻腾的豆浆，还有说说笑笑忙忙碌碌的清溪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像一股暖流，流淌在我的心间。

游览清溪，得知村里的豆腐加工厂已经正式投产，无需再用人力推石磨了。听说这是乡里“联农带村利益共享机制示范项目”，眼下有两条豆腐加工流水线，日加工豆制品近3吨，带动了周边众多村民就业，可为村集体年增收一百多万元。

如今，清溪豆腐不仅进了县城超市，还送到了

省城的特色餐馆。清溪人不仅正在盘活资源，推动农旅融合，还在打造从黄豆源头制种、种植、豆制品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打响“灵秀清溪”公共品牌知名度。他们有信心，让更多人的餐桌上豆香飘飘。

春喜更是笑意盈盈：“能在自己村里上班，大伙都很开心呢！”

开心的除了大人，还有孩子们——空置的清溪“村小”校舍改建的民宿和少儿研学基地，提供着良好的阅读、休养、玩耍、创作条件。园子里的瓜果蔬菜，小溪里的鱼虾蛙螺，专设的动植物标本室，打开了一扇认识自然了解乡土的窗户；豆腐研学坊里，一排排摆放齐整的石磨、木桶、滤布架，在静静地等待着一双双小手，来抓一把黄豆，舀一勺清溪水，亲自去揭秘豆腐的前世今生……

我们到来时，已临近暑假，豆腐研学坊还回响着昨日孩子们叽叽喳喳惊喜盈室的欢乐，新一轮的热闹又将接踵而至。这快乐，房前屋后的向日葵听到了，要不然，它因何频频点头？清溪水也听到了，要不然，它怎会如此悠扬潺潺？豆田里劳作的清溪人更听到了，要不然，他们不会笑得那么灿烂，那么舒畅。

古人曾经从字面上来解读“豆腐”二字的文化象征——“豆”与“兜”“都”谐音，“腐”与“福”“富”谐音，取其“兜住福气”“共同富裕”之意，千百年来，豆腐成为年节期间人们祝福和祈愿的经典符号，寄托对富裕、幸福生活的向往。清溪人亦然，而今，理想照进了现实……

离开清溪的时候，心里忽然就生出诸多不舍。是留恋村庄的古韵新风还是活力四射的清溪水？是因为满村诱人的豆香还是春喜的真诚朴实？都是，都难舍，都喜欢。

喜欢是一种无形的情感，是一份真实的感觉。我与清溪虽然只有一面之缘，却生出了这般真情实感。

石堂有神

文 / 谢宜兴

蕉城虎贝镇，有村叫“梅鹤”，但凭这一名字，便足以令人神往。

“梅鹤”二字，自然让人想起那个隐居西湖孤山种梅养鹤、“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诗人林逋。而梅鹤村名的由来，还真是缘自于他。

梅鹤村和相邻的文峰村，一南一北，原来都叫石堂，古有“石堂三十六村”之说，至今已近千年历史。因梅鹤村民大多姓林，称“石堂林厝”；文峰村民黄姓为主，称“石堂黄厝”。明末清初，因敬慕同姓和靖先生“梅妻鹤子”的淡泊人生与隐逸情怀，“石堂林厝”将村子更名梅鹤。而“石堂黄厝”看重村前文笔峰，村随山名改为文峰。

有观点认为林逋终身不娶，只是佳话而非事实。甚至指其后人分别在奉化与日本，曾经会师杭州寻根孤山。其实，“梅妻鹤子”已成一种文化符号，深究林逋侍梅伴鹤前是否娶妻生子，或者身后是否按民俗过继孩子接续香火已没有意义，但他确实被美化了，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隐者。著名学者夏承焘也认为，“林逋不是完全遗世绝俗的人”。

可我更喜欢出世情怀的林逋，那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也是“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难平”的林逋。

因此，对于梅鹤之行，我怀有期待。——它是林逋的诗人情怀穿越时空的投射之地；在梅鹤与文峰还没有从石堂分开之前，还是南宋诗人、理学

家、教育家、天文学家陈普故里。

在初春的轻阴薄寒中，我们来到梅鹤。车子径直开到村西的花桥旁，当地村干部指着墙上的村庄全景图、导览图和民国时期的县域地图，向我们介绍石堂的变迁与梅鹤的历史。绕村而过的九曲唐溪像是配合解说，从花桥下静静西去仿若流年。

花桥是宁德境内最古老的石拱廊桥，原名登龙桥、沉字桥，始建于北宋崇宁五年（1106），清乾隆四十三年（1704）重建，更名花桥。有“宁阳第一桥”之誉，可以说是梅鹤村的形象大使。

这缘于梅鹤人津津乐道、经久不衰的传说：宋大儒朱熹与后学陈普在花桥上的“千古唱和”。

相传宋淳熙年间，朱熹路过石堂，渴饮泉水觉得有墨香，预感此地日后将出大儒。一时兴起，在建造中的登龙桥亭尚未架起的木梁上，写下“紫阳诗讌石堂名彰千古”，墨渗木中，刨之不去，“沉字桥”因此得名。七十年后，当地学子陈普与友人同游此桥，见桥屋梁上只有上联，灵感忽至，对上“玄帝位尊金厥寿永万年”，上下联对仗工整，成就了与朱文公穿越时空的“共同创作”。

花桥两头有两座宫庙，北端是林公宫，南边是东岳宫。林公宫大门紧闭，穿过花桥来到东岳宫。

东岳宫始建于元代，原是石堂谢家祠堂。明永乐四年，石堂谢霖考中进士，选为翰林庶吉士——庶吉士虽非官职，却是皇帝身边近臣，进入内阁的“跳板”，如张居正、曾国藩都曾是庶吉士。因此，传说是谢家出仕徙居别处，也有说是后来蒙难迁往他乡。总之，最后弃用的谢家祠堂改成如今的宫庙。

东岳宫也是梅鹤村引以为傲的一处风景。建筑由门楼、敞廊、偏房以及三座并排的大殿组成，规模不大，但门楼建筑颇具特色，四层如意斗拱叠涩出檐。叠涩是一种古代砖石结构建筑的砌法，逐层堆叠，传递负荷，增加美感，多层叠涩拱常见于砖石塔等砌筑，在门楼中不多见。还有宫门前的抱鼓石及门枕石系木质漆面，更为罕见。

集佛、道、儒三教于一体是东岳宫最特别之处。踏进宫门，但见三间并排的大殿，不仅供奉东岳大帝、温元帅、康元帅及陈靖姑，如来佛祖及观音、弥勒，还将朱熹、陈普也请入大殿。

民间信俗中，为神者必是好人。在福建，林默娘成了妈祖海神，陈靖姑成了临水娘娘，林亘成了林公大王，他们同样都是为民除害、救苦救难，得到百姓崇拜、朝廷赐封。这种看似粗粝的信仰形态，实则有着潜在的世俗引导与价值指向。

老百姓求神拜佛讲求实用。不管是佛是道，“灵验就拜，不灵拜拜”。求运求财、祈福消灾，在他们眼里神是万能的。不求灵魂救赎，但求现世安乐，这种信仰态度很有韧性，它是正统宗教的异数，却是乡土文化的常态。

对于东岳宫里儒释道融合共处，我一点不诧异，感动的是他们把乡贤陈普也作为一尊神供奉。

陈普，字尚德，号惧斋，宋淳祐四年（1244）出生于石堂（今文峰村），世称“石堂先生”。他在《石堂》诗中写道：“仙佛人言是一家，好分半席共烟霞。”这句诗在东岳宫里读来，仿佛预言。

陈普青年时曾就学于浙东崇德书院，受业于韩翼甫门下，算是朱熹的三传弟子。把朱熹和陈普供奉在一起，促成他们从沉字桥上的隔空唱和，到东岳宫里的同室交流，倒是一次难得的成全。

我想，石堂乡人把“石堂先生”作为神来供奉，那是对其智慧灵性的钦佩，品行节操的景仰，学问功业的敬重，求真精神的尊崇。当然，也是一份乡情的重塑再造——

陈普七岁时，于田间嬉戏，见白鹭飞止，即兴《咏白鹭》：“我在这边坐，尔在那边歇。青天无片云，飞下数点雪。”一个少年如此的想象力与诗才，其慧心与灵气让多少诗翁望尘莫及。

南宋灭亡后，元朝三度诏聘欲起用陈普，可他坚辞不就，以宋遗民自居。“白云生远岫，明月照清秋。不问尘世事，免撩世俗流。”《山居》的日

子，高洁自守。“山河千里远，故国几多愁。……丹心昭日月，誓死不言休。”《冬日感怀》故国，怀念之情、捍卫之心跃然纸上。

陈普学问精深，著述甚丰。数百卷作品今多散佚，仅存《石堂先生遗集》等二十余卷。宋亡后，他先在石堂仁丰寺设馆倡学，招徒课艺。六年后离乡，兴办政和德兴初庵书院，受聘主讲于建州云庄、福州鳌峰、莆田勿轩庄等书院。慕名求学者甚多。培养了韩信同、余载、黄裳、杨琬等众多理学名士。

经学之外，陈普的天文学造诣极深。他著有《浑天仪论》，研制出聚铜铸刻漏壶，为当时最精确的计时器，世界最早的钟表雏形。一天的误差在20秒内，从宋末到明末，推广使用了近400年。一介书生干了一个工匠的活，一个诗人校准了一个国家的时间，一个理学家完成了一个天文学家的使命！

陈普对石堂感情深厚，三十年流寓在外，写下了许多怀乡诗作。晚年思念家乡，作《归去来辞》《寄园洲》等。元延祐二年（1315）病逝于执教十八年的莆田，归葬石堂山。他爱乡，乡人也以他为荣，文峰村为他立祠，东岳宫奉他为神，也算是应验了他在另一首题为《石堂》的诗中所言，“终当结屋此云栖”。

我相信，一个把先贤当作神来供奉的村庄，必将激励后人而贤达辈出。一个有神的村庄，自会得到神光照耀而门庭焕彩。

离开东岳宫，我们接着参观了梅鹤村的“石堂传统文化展览馆”和文峰村的环水宫、闽东独立师北上抗日集训地。由于时间关系，“石堂八景”只能在诗中想象，梅鹤、文峰的古建筑群只能在图中欣赏，甚至陈惧斋祠也未涉足，难免遗憾，但也算留个念想给下一次。

走过梅鹤，除了村名，见不到与林逋有关的丝毫展示，好在东岳宫里见到了陈普先生，一种欣慰让我觉得不虚此行。

闽冬记雪

文 / 林晓雪

福建四季常绿，人们以天气而非树叶判断季节。春雨回暖示春临，凉燥起雾为冬至。冬来岁末，纵使前路艰辛，新年将至的盼头总让生活透出暖意。

人们对新年总是充满期待，这一年再多不如意，都已接近尾声，带着宽容和默契，把希望投向下一季、下一年。南方的冬季时常看不见暖阳，成日灰白色调的天空，空洞到死寂。我站在桥中央，两岸植物进入落叶休眠期，草木枯蔫，万物萧疏，毫无半点绚烂的生机。青灰色群山像白内障患者的眼珠的色彩，拦住河水的迸流。若不是河面漂来一叶竹排，我会怀疑河水已结上一层薄冰，投一块石子就可以听见“砰朗”的一声类似玻璃破碎的声音。但我仍在埋怨冬季过于敷衍，起码该有寒冻的气息。当寒已变成了潮，活动由屋内移转屋外，又回到屋内，折腾在被窝，我期待冬季能更真实、更纯粹一点，寒冷要彻底穿透肌肤、骨骼、血液、细胞，最好天寒地冻，有棉花似的积雪覆于高山之巅，作为冬季的唯一语言。我又希望严冬赶快过去，春天尽早降临，我要爬到山头迎接早春的第一缕曙光，沐浴朝霞的恬适。

五岁那年的冬天，故乡下了我年少时唯一一场雪。还在被窝里就听我妈兴奋地催着：“快醒来，外面下雪了！”片片雪花飘落，如一颗颗光点，正发出耀眼的锋芒。比梦中的更纷扬更明亮，是谁彻

夜把人们、房屋、车辆、街道、树木都缩小，融为一体，藏匿在冰柜？

我妈准许我那天不用去幼儿园，我妈准我旷课，我和两个小伙伴提着水桶上天台玩雪。飘雪似懂人意，收起鹅毛改投水果糖。我学着电影台词喊：“用你的糖衣炮弹轰炸我吧！”雪势顿时更猛，小伙伴欢呼：“‘晓雪’喊来大雪了。”

很多人都以为我在雪天出生，取名为“雪”。其实，我是在南方人对雪天充满期待的“冬至”出生，天上没有飘雪，倒有意料之中的阴雨。爷爷盼我品格高尚、傲雪凌寒、不染纤尘，为我取名“林中雪”。森林里的雪，比想象中更纯净静谧，我喜欢这个名字。不像有些名字，孩子刚呱呱落地，就被家人寄予追逐金钱、名利、地位与权力的厚望。几年前我去崇礼滑雪，途中遇见一片被白色丝绒裹住的白桦林。积雪衬得白桦愈发挺拔，白桦又添了雪地几分柔情。白桦树皮呈灰白色，受气温影响，树下积雪在视觉上会泛着清浅淡蓝，如梦似幻，透着朴素、幽静、空灵与荒凉，是种带着坚定的绝美。许是爸爸觉得“林中雪”过分清冷，又因我在拂晓降生，便把“中”改成“晓”，多了几分俏皮与灵动。

我没有辜负那场雪。和小伙伴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出了一身汗，还像神仙一样，呼出朵朵白气。雪人的眼珠是我跑回家拿的，路面很滑，重重摔在地上，一点也不疼。小伙伴也故意摔倒在雪地中，比赛谁能滑得更远。偶有小雪粒滑落脖颈，像恶作剧似的刺激，让我们欣喜不已。这是我们在雪地里共舞的溜冰圆舞曲，我敢肯定，北欧的芭蕾舞就是受了这样的启发。

我带头吃了一口雪团，冰冷无味，入口即化。小伙伴也学我，圆鼓鼓的脸颊在雪地映衬下白里透红，桃粉色的小嘴被雪团一冻，成了壮实的小樱桃。邻居奶奶拿着塑料罐装雪，看见我们吃雪，连忙制止：雪直接吃会肚子痛，化成水倒能治烫伤、

冻伤，藏到夏天还能缓解痱子、中暑。我妈将信将疑找玻璃瓶装雪水。我趁大人不注意，又吃了几口雪团，想象自己从此不怕烈火，能像哪吒一样威风，脚踩风火轮游走四方。

我把雪花托在掌心，又一粒粒埋进土壤，盼着此后每个冬天，都有我种出的雪诠释纷飞的浪漫。我还要搭建能住人的雪城堡、雪高楼，像爱斯基摩人那样，住在雪砖垒的半球形雪屋里，洗衣、煮饭、睡觉、玩乐。冷了就围坐石炉驱寒，炉中燃着满罐海豹油。屋内要挖个深坑，专留和小伙伴捉迷藏。雪屋寿命仅五十天，爱斯基摩人年年盖新房、常搬家，可我偏不喜欢搬家。我要在雪砖里混进凝固剂，让它变成透明“水泥”，到了夏天，雪屋就成了水晶宫殿，比干打垒土房更冬暖夏凉。

在故乡，人们总把霰、霜、雾、冰雹都称作“雪”。海拔高的地方气温降到零度以下，遇着雨雾天气，雾气就凝在树枝上结成冰。“看，山上的树有积雪！”其实那是雾凇——裹在枝丫上的冰壳，像沾满白砂糖的山楂条。房檐屋角垂下的冰凌，是晶莹剔透的“炮仗花”，尾端圆鼓鼓的，像孩子腮边未落的泪滴。若说河水缓流是平面的美，那冰凌便是立体的美，宛如穿长筒裙的少女，亭亭玉立，玉洁冰清。从雾凇到冰凌，从幼稚到成熟，从柔软到干硬，从含蓄到奔放，每一种景观，都是这晶莹剔透、美不胜收的冰雪世界里，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闽中山区，村民没有因为冬季农闲时节，偷得浮生半日闲。立冬过后，冷雨初歇，天一亮，村民们便趁着大早，到山上去挖冬笋。他们是山林间的神探，通过看竹鞭的生长方向和竹梢颜色，一眼就可以判断冬笋的位置。每年的六七月间，毛竹的地下茎上的腋芽开始逐渐发育成竹笋。平日看起来外形憨厚壮实的冬笋，其实是有灵性的。它们会选择土质松软肥沃、有伸展空间的地方蛰伏，汲取营养、成长壮大。它们被土壤和腐殖质层层地覆盖

着、庇佑着，处于半休眠的状态，生长极为缓慢。经过五个月漫长的生长过程，在襁褓里酣睡的新生儿终于长成胖嘟嘟的子实体，裹着金黄色带有绒毛的盔甲，和夏笋、春笋不同的是，它没有选择破土而出，悄悄探出些许俏皮小脑袋，一声不响的，与村民躲着迷藏。

古往今来，冬笋被视作难得珍馐，尊为食补兼备的“菜中极品”，冠“山珍”美名。每年寒冬，我家总少不了腊肉炒冬笋，一老一嫩、一荤一素，堪称绝配。猪脚冻也是冬日家常：猪脚切块熬汤，加食盐、味精、辣椒调味，再放冬笋、蒜苗作配料，大火煮熟后小火慢熬，最终凝成像琥珀般弹滑细嫩、鲜香不腻的冻。冬笋本是配角，却凭爽脆鲜甜的个性逆袭成主角，我总专挑笋吃。等笋吃光了，父亲便把猪脚冻回炉，再添些冬笋，又成一份新的。

除了挖冬笋，村民冬日也不闲着：去山林摘南烛、杨桐、榛子、覆盆子等野果，猎野鸡、野兔、野猪，抓田鼠、泥鳅；趁暖阳做腊肠、腊肉、腊鸭等腊味，研磨米粉、地瓜粉、葛根粉，编织箩筐、竹篮、簸箕。有手艺的人还会客串木匠、石匠、泥瓦匠，把家里修整妥当，静候新年到来。

我习惯以牵肠挂肚的寂静承受大地苍白的面容。寒流神不知鬼不觉地轰炸式袭击时，我多想成为冬眠的动物，蛰伏在角落，与休克和死亡标准只差那么一点点。必须经受这场洗礼，蜕变后就能迎来春雷乍动。

童年养的巴西龟，在冬季睡了半月不进食。我担心它饿死，硬是抓到太阳地里晒着唤它醒来。它任我如何折腾，依然双目紧闭。到了春天却苏醒了，身子厚实，行动更灵活。我不能冬眠，选择清晨赖床。清醒躺着不动，直到忽见红日拨开乌云，倾泻出璀璨金光。这才发现冬天的颜色不再惨淡。

五岁那年的雪花绽放，早已覆盖记忆，成为享受一生的硕果。

开海到定海，渔火连烟火

文 / 东山侨

定海，位于连江县黄岐半岛西南部，与马祖列岛隔海相望，是一个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且独具海洋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名村。定海老城人文积淀深厚，却又不事张扬，朴实得像一块被海浪磨平棱角的礁石。终年不息的海风裹挟着咸腥气息，浸润着这座古城。明代为抗倭所筑的城墙早已斑驳，石缝间钻出的野草在风中更生。倭寇虽已化作历史云烟，城墙却成了风景，只是裂缝愈深，故事愈沉。古城的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光可鉴人，默默见证着一代代人的足迹。定海人骨子里透着海的性子，表面平静，内里深邃，重义轻利。正是这般性格和特质，让他们在这里生生不息。

开海是开渔的乡土叫法，意味着休渔期的结束。休渔与开渔，恰似海洋的一呼一吸，是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一种默契。休渔期间，渔船入港，网具高悬，那是一段庄严的休止。开渔时节，渔民出海，渔获满舱，呈现一片丰收景象。没有休渔的保



护，开渔便无鱼可渔；没有开渔的利用，休渔便失去意义。休渔与开渔，人类与海洋，就在这收放之间，达成深情的共生，谱出美丽的渔歌。

福州是有福之州，也是座滨海城市，当开海的风吹进大街小巷，我们几位好友一拍即合，相约定海，只为吹海风、观海景、看渔获、品海鲜。我们下榻定海老城，约好凌晨去码头观看渔船归港、渔获上岸、海鲜交易。

凌晨五点，海天交界处刚泛起鱼肚白。码头上早已人影绰绰，渔火明灭，各式车辆将本就狭窄的码头挤得水泄不通。这方不大的海鲜交易市场人声鼎沸。渔民从船舱抬出海货，银鳞在熹微晨光中闪烁，恍若将满天星辰揽到这里。交谈声、叫卖声、议价声、喇叭声、引擎轰鸣声，间或几声海鸥啼鸣，交织成一首独特的码头交响曲。

定海的海鲜姓海，贵在新鲜。渔民在海上就已将渔获分类，装进抽屉状的塑料柜，有的还覆上一

层薄冰。码头上，商贩们推着自制的四轮小车，将一柜柜海鲜垒在车上，再从岸边一路推到交易区。

交易区聚集了上百人，人们目光紧盯那些银光闪烁的渔获，交易速度快似抢购，容不得多少讨价还价，刚离海的海鲜转眼便被瓜分殆尽。每隔几分钟，便又有一艘渔船到岸，渔获同样很快被推到这里。听

得有人议论今日渔获不多，但在我看来，近海资源有限，能有这些已经不错。开渔所获品种甚多，有银光闪烁的带鱼、黏液滑润的鳀鱼、扁平银白的鲳鱼、健硕挺括的马鲛鱼、鳞多修长的白力鱼、金黄诱人的小黄鱼、变换颜色的小鱿鱼、壳硬色青的海虾、活蹦乱跳的虾蛄、张牙舞爪的梭子蟹，更有别处罕见的体表独特的小鲨鱼、外形奇特的马面鱼、色彩斑斓的花皮鱼等珍品。

海货一上岸，便层层加价，身价倍增。最常见的鳀鱼，船上的渔民出手时一斤不过三元，先手得到的商贩转手给二道贩子时已涨到五元，待我们这些外地人购买，便要涨到十五元。若能讲一口本地话，或可便宜些许。这里的海鲜求鲜，必须即刻加冰处理，否则便与城里市场上买到的无异。一位本地人找到熟悉的商贩，买了十几条白力鱼，大的一斤十八元，小的全部打包，价格更加实惠。本地人将渔货装入塑料袋，放在自带的小轮子拉车上，迈着轻松悠闲的步子，心满意足地离去。

六点左右，码头市场上人潮渐散，车辆渐稀，唯有渔船带回的海鲜气息久久不散，萦绕在这座被海养育的小城上空。我两手空空离开码头，只收获手机里的一张张照片。有句话说得好：“要想长见识，得赶几趟集。”

虽未买到海鲜，我们仍心念海鲜，约好中午到海鲜店大快朵颐。定海码头旁的街道不长，行至中心地段，便是所约店家。店内三个灶台一字排开，灶火正旺，炒勺翻飞，鲜香四溢。排气扇积着薄薄油垢，饭桌泛着温润包浆，像这样的店一般都是生意兴隆的老店，我反而钟爱这股市井烟火气息。不一会儿，出锅的海鲜接连上桌，我们顾不得烫嘴，迫不及待举箸品尝。鲜！原汁原味！真是鲜到极致！

我们连连赞叹女厨师的手艺。清蒸小黄鱼火候恰到好处，鱼肉嫩若豆腐，蘸上特制鱼露，鲜得人恨不得连舌头一齐吞下。上岸仍活的海螺滚水一烫，火候恰如其分，肉质Q弹清甜，蘸点醋更显鲜

美。本地产的虾蛄确实不一般，壳特别硬，肉特别甜，只只饱满，我虽然知道如何分辨公的母的，却依然守口如瓶。葱油蟹是招牌，肥蟹淋上热油，葱香四溢，肉甜汁浓，连壳缝里的汁水都被吮净。银鲳也是有鳞的，上桌时仍泛光泽，鱼肉切开处遇热微卷，尾鳍张扬，造型别致。难得一见的本地天然小海蛎，生于浅海，长于礁石，得天地之精华，仿佛浓缩了大海的滋味。定海人吃海蛎，往往不事烹调，唯恐失了本味。那海蛎在舌上稍一逗留，便滑入喉中，先是咸，继而鲜，末了竟渗出一丝清甜。最绝的当属油炸蟹鱼，火候正好，大小适中，香气扑鼻，肉呈丝缕，裹粉的酥脆与鱼肉的鲜嫩对比鲜明，却又交融一体，堪称极品。

临行前，我们又请老板炸了些蟹鱼，打包带回，当作此行的鱼获，与朋友分享。我不知道这家海鲜店的店名，也未留联系电话，只知道老板是位勤劳的人，忙时出海打鱼，闲时在店忙活，平日店里由老板娘主理。

开海的风一阵阵吹拂着定海，看海的人一批批离开了定海。定海，我们喜欢你的古老，喜欢你的质朴，喜欢你的不大不小，喜欢你的简简单单，喜欢你传统村落的样子，还喜欢你年复一年盛产的海鲜。

定海，我记下了你的美好，一定还会再来。末了，写下《水调歌头·定海开海》。

乙巳处暑，与诸友赴定海观开渔盛景，作此篇以谢海天之约。

开海万帆竞，定海六人行。欲询明月，城垒几度驻军营。阅尽狂风巨浪，练达神闲气定，云淡映天晴。归舟载星斗，渔火慰劳情。

天初晓，人语闹，市声惊。渔家讨海，收网都盼蟹鱼盈。舟子频频呼价，贩客攘攘争应，鸥鹭绕船鸣。喜看烟霞气，何处不蓬瀛。

无尽的童年小溪

文 / 柯国伟

夏日午后，蝉鸣阵阵，绿荫轻摆，我们三四个孩子来到县城绥东溪边平整、宽阔的河滩上玩耍。河滩高出水面30多厘米，泥土湿润，有些松软，呈深黄色；在与水相接处，柔韧的水草茂盛向上生长延伸，形似小绿洲。溪边成排的树林掩映，满眼的绿色葱茏，连溪水也被映绿了。在阳光照射下，干净的溪水漾起一道道粼粼的波光，像水晶在一闪一闪，眩人的眼，和周围的树林、水草、千姿百态的绿色共同构成一个万花筒般的斑斓世界。

小溪不深，水流平缓，像飘动的绿丝带朝前悠然流去，仿佛后面有股巨大的推力，用丰沛的水流展现小溪的勃勃生机。河滩边有一处凹进去的狭长水塘，长2米多，宽1米多，外接小溪。奇特的是，这个小水塘最里面有一汪清泉，不断从泉眼涌出清澈的水，形成鼓出水面的翻滚小水包。这里的水毫无杂质，透明无瑕，可一眼望到底下的黄沙。附近人家常来这挑水饮用，或者洗衣服。

我们也喜欢这泉水，连忙卷起裤腿，踏入膝盖深的水塘，弯下腰，双手捧起水往脸上泼，任水顺着脸颊滴落，不在乎弄湿衣服。再把手臂浸到水中清洗，一股股凉意如触电般袭遍全身，拂去一身的热气和烦躁，顿时神清气爽。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踢起水，“扑通”声哗哗作响。水面瞬间翻腾涌动，溅起朵朵水花，打湿身旁的小伙伴，却个个乐开怀，丝毫不在意。

忽然，水面上悄无声息地落下几片竹叶，蜻蜓点水般地浮在水上，如一叶小舟，在水面上轻盈地回旋、打转，如梦似幻。我们在竹叶旁划起水，

让它流向水塘外的小溪，漂向远方。清风阵阵拂来，头顶弧形上空五六米高的蓊郁竹叶如纸片般颤动，听从风的号令，沙沙作响，如天籁之音，声声撩人。凉风吹在身上，像柔软的手轻抚，也吹皱了水面，让竹荫下的水塘更加清凉怡人。水塘旁碗般粗的竹身倾斜低垂，压弯了腰，发出噼啪、噼啪的粗重摇晃声，仿佛竹子快要折断。风声、水声、竹声，共同弹奏出一曲曼妙的大自然乐声。在金黄的阳光映照下，绿竹、小溪、泉水、孩子嬉戏，就像梵高笔下涂抹上浓重色彩的夏日油画，令人遐想。

我们走到小溪中，很轻易就能看见鱼隐没的身影。它们悠游自在，却不知早被盯上。我们沿着河滩边摸索，用手胡乱一搅，隐藏在底下的鱼慌忙一抖，迅疾地潜到旁边的水草下。它们并不聪明，很容易暴露行踪。我们拿起畚箕，慢慢地往水草下逼近，把鱼堵在角落，再迅速用力往里拱，连同水草慢慢捞起，感受大自然水汽弥漫的味道。水哗啦啦地从畚箕下漏出，直到水尽露底，常能见到几只鱼在活蹦乱跳，充满蓬勃的生命力。有些小鱼只有两厘米长，却跳得高而有力，惹人怜爱，但因为太小都被我们放走。偶尔能捉到手掌般大的鱼如获至宝，就像捡到宝藏。对孩子来说，什么收获都珍贵，这是童年的乐趣所在。

溪中鱼类丰富，有草鱼、鲫鱼、鲤鱼、鲢鱼、大肚鱼、斗鱼及河虾等，还有很多叫不出名的生物，是另一个丰富的生态世界。有些鱼在水中不停摆尾，鱼身不断反射出好看的红蓝光泽，让我觉得小溪真神奇，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和魅力。不远

处的小溪桥下，有高低落差约半米、长十多米的三级石阶连接两段溪流，形成哗哗作响的流水，水量极大，像小瀑布。不时能见到鱼从高处的溪段中，跳入低处石阶的水中，再汇入本段溪流。有些胆大的孩子走到水流湍急的石阶上，东瞅瞅、西看看，发现鱼的踪影，马上拿畚箕或网靠在石壁上，等鱼自己送上门。果然，他们常在那捕获大鱼，让人羡慕不已。还有人在溪中捞溪螺、河蚬，是夏日常吃的美食。用溪螺炒辣椒、酱油，咸中带辣，嘬出壳里的肉，柔软又有嚼劲，是午饭和晚饭的佳配。吃晚饭时用河蚬煮汤，加点姜片，汤水呈浅乳白色，味道鲜美，降火。或把白嫩的蚬肉集中挑出放进盘子，隔天早上蘸点酱油配粥吃，成为另一道佐菜。

有些孩子在桥下游泳，一身凉爽，更不知热为何物。他们在水中腾挪闪躲，手脚如鳍，沉沉浮浮，随水而涌动，溅起朵朵浪花，如一只只灵活的小鱼，顺便在水中摸河蚌。盛夏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惬意呢，不会游泳的我只能望水兴叹。小溪低凹，河岸却高耸于两边，如同一个隔绝于县城之外的田园世界，偶尔能听见从桥上远处传来的车鸣声。

我曾背靠树林，坐在河滩草地上的树荫下钓鱼，看见溪水撞到小石上形成汨汨流动的白色水花，发出叮咚、叮咚的悦耳清响，泛起耀眼、明亮的波光。有时，还能看到鱼从水中猛地跃起，划破一水的宁静，似乎也在玩耍。我静静地等鱼上钩，并不觉得无聊，身处大自然一切都是好的，就算什么都不做，只是呆着也舒服。清凉的水汽，满眼的绿，浓重的树荫，水中的鱼，白云在纯蓝纯蓝的天空上像棉花鼓起作画，知了声声，反而觉得一切宁静且清新。有时，金黄、小巧的球形相思树花从溪岸上纷纷洒洒地飘落到水中，自上而下带来阵阵好闻的花香，在水面上星星点点地浮起零落的金黄，仿若天女散花。在这绚丽的色彩中，我痴痴地看着，时空似乎停滞了，恍惚间，忘记自己的存在。突然，鱼漂抖动了一下，又连续动了好几下，把我

拽回现实。我急忙拉起鱼竿，果然一条小鱼划水而出，在鱼线上急剧有力地甩尾，感受那鲜活的生命力，一种心满意足的收获感涌上心头。

傍晚时，在吃完晚饭后，我们沿着溪岸的土路散步。走过百米后，溪岸右侧再无人家，全是广袤无垠的田野，直接远处的天际，视野开阔。此时，夕阳西下，阳光不再刺眼，太阳变得硕大无比，红通通的，如染了腮红，显得柔美。

溪岸左侧低处是小溪，溪道不深，流水潺潺，绵绵不绝的清脆流淌声动听宜人，我们看着干净的流水，也觉养眼，偶尔还能见到鱼儿悠游的身影。几只白鹭仙气飘飘地展翅而来，落到溪中浅水处，抬起脚一步一步优雅地趟着，不时低头啄鱼。有时，它们还甩甩头、眨眨眼，看看岸上的我们，大概是怕人惊扰。岸上的土路边，一群红蜻蜓在半空中从容地悬停、飞舞，有的停到路边的小草上，转动着圆而鼓的大眼睛观察周围，一会儿又在我们身旁飞。我们还比手故作要追蜻蜓的样子，却不捉它们，有时小跑着扬起尘土，让蜻蜓快速飞起，这是多美的画面。

太阳还未下山，天上仍是蓝天白云，月亮却已悄悄升上空，挂在另一边的天际，显得小巧，像刚用画笔抹上去的一缕微白。我们和天地一起作画，把天空、太阳、月亮、田野、小溪、河岸、我们、蜻蜓都纳入其中，形成一幅流动的画。我们一直走到一公里外的小溪尽头，只见小溪径直流入横亘在我们眼前的家乡母亲河：鹿溪。此时，河面骤然变宽，有如大江，水流滔滔，发出哗哗的巨大声响，水面壮阔、深绿，水深不见底。小溪像大河的孩子，依偎在母亲怀里，显得纤细、柔弱、乖巧，却处处透露着秀气。它一路流淌着直到汇入大河，不停地滋养沿岸的人们，带给我们无尽的快乐。

这是多美的小溪，在岁月里灼灼发光，成为最值得回味的人生经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醇香。

内厝溪

文 / 施由森

老家屋后有一条溪，是从天马山脚下经过水库一路流下来的。水库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村人出工出力一起建的，用于大半个村子的水利灌溉，也用于发电。从我记事起，溪水似乎就是不紧不慢地流着，只有到了夏天雨季到来，才能觉得溪水有些气势。

老家这条溪溪床并不宽，最宽的地方也就五四米，最窄处仅有两三米多。溪水流过也就有了深浅，但溪水却一直很清澈，可以看到溪底的沙石和游鱼。那时，我们那个角落几乎没有人挖井，吃的水都是从山上接来的山泉水。在并不富裕的当时，为了省钱，一般是几户人家合起来建和用，量并不

大。为了保证吃水，平时大家一般的洗洗刷刷就是到溪里，也因此溪边总是特别热闹。溪就在屋后，只要下一段坡就到了。少时我们经常会跟着大人到溪里去，她们在一边洗刷，我们就在旁边玩水。当时，溪中间有一块很平很大的石头，也就很自然地成了小孩子玩耍的好地方。而稍大一点的孩子已经不满足在大人的看护下仍些小石子看水花溅起。他们开始跑到溪里的一些小水潭去抓鱼、游泳。

虽然，流经角落的这条溪只有一公里多，但却因为蜿蜒曲折以及从上游一路下来的高低错落，各种溪石密布，形成了几十个大小不一的水潭。那时，听大人讲，这些水潭最深的有一二十米，而且



名字也叫得吓人，叫什么“棺木潭”“叮咚潭”……这些深潭都在村子的上游，小孩子基本上是不敢去，只有一些年纪较大的才敢跑去。我也是到读初中后，才敢在大中午太阳很大的时候去那潭里游泳。但没照到日头的潭水，依然觉得森冷。

至于穿村而过的这些小潭子，基本上隔三岔五就会有一些小孩跑去摸鱼。特别是一到夏天，更是有许多男孩子瞒着父母，偷偷摸摸跑去游水。大人们对于小孩跑去溪里游泳向来是反对的。那时会让父母紧张，主要是村子里有人跑去水库游泳，结果溺了水。也因此，父母都教育孩子不要下水游泳。但孩子哪懂父母的担心，依然会在午后父母没看紧的时候跑去玩水。即使知道被父母抓到，免不了一顿打骂，仍然不管不顾。我在年纪稍大一点，也跟几个堂兄弟一起会跑去玩水，并且是在那时学会“狗爬式”游泳，还有潜泳、仰泳，虽然，因此没少吃母亲的“竹鞭炒肉”。玩水的地方，就在老屋后面的一个小潭子，大概有10平方米，水不深，最深处也就刚好到大家的腰，而且跟大人洗刷的地方就拐着一个小弯，大人没有留意一般是不会发现。当时，这个水潭是最热闹的，附近几户人家的孩子都会跑到这里来玩水。有几个比较大的会欺负小的，会将他们脱下来放在岸边“焦芋”下的衣服偷偷藏起来，让他们找不到。直到大人找来挨了一顿打骂，才偷偷拿出来。

游泳只有夏天。过了夏天水就冷了，也就不敢下水游泳了。这个时候，最有趣的就是去抓鱼。叫上两三个伙伴，拿一个簸箕，簸箕口往石洞去，然后手伸到杂草和石洞里去使劲搅动，并且往簸箕里赶，等赶完后迅速提起，洞里、草丛的各种不知名的小鱼也就很自然地被逮到了，有“丁斑”“泥鳅”“胡子鱼”，还有会吸附在石壁上的叫不出名的鱼……虽然，鱼很多，但基本上都是小鱼。抓回来后，一般也没大人会给你煮，就都喂了鸡，说是能多下蛋。虽说如此，大人一般也不爱我们去抓

鱼，会跟我们说有水蛇。但我却从来没有碰到过。再大点，就学着大人用土把水潭围住，再把水用桶舀光，这样包括比较大的鱼也都跑不掉了。但似乎也少了抓鱼的乐趣。

后来，到外面读了初中，看到了更大的溪，便也不爱到小溪里去玩了。

再后来，上游的石潭被村民承包去炸石头，不仅把水潭炸了，一些没有用的沙石就慢慢将整条溪的溪床填满、抬高，许多小水潭也就跟着消失了，鱼没了可以藏身的地方也跟着不知跑到哪去了。而且，溪水也因为泥沙变得混浊，村民们不再去溪里洗刷，也没再有孩子们去溪里玩耍。这条穿村而过的小溪似乎也慢慢从大家的生活里消失，不再有村民觉得它是大家曾经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前些年，县里对全县的溪流进行整治，屋后的这条溪也得以整治了下，但却因为水量变少再也很少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这条溪原来我都叫它“溪后溪”。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内厝溪”。“溪后溪”只是我家屋后那一段，还有“击水溪”“水尾溪”“圳岸溪”等，各管一段，是村民们为了能够清楚是哪一段而给它们分别取名。它是晋江上游、永春“母亲河”桃溪的一条重要支流霞陵溪的上游。祖父曾经告诉我，在我们“内厝”这个角落还未通公路前，村民就是沿着这条溪走出村子，走出大山，走向外面很远的世界的。他的堂兄当年就是顺着这条溪一直到南洋的马来西亚去的，并在那里落地生根。

它再往前就流到村子的中心，就有了临水而居的商铺，有了剧头驿，也就有了后来朱熹途经于此，及所留下《夜宿剧头铺》这一流传至今的诗篇。

这条溪就是永春县吾峰镇吾中村的一条小溪。它已近流了千百年，繁衍了无数代的村民，它还将一直流淌下去，经久不息。

禅茶一味话千秋

文 / 肖吉香

袅袅轻雾罩重山，飞纱绕树碧玉妆。

一年两百多天的雨里雾里躲着、藏着、蕴蓄着，默默生长着，远离尘世的污浊，杜绝化肥的轰炸，被泥土厚养着，宠爱着，时刻拥抱着，静静地等待季节的召唤，披云雾，着绿装，从海拔一千多米的云端，回到人间，往沸腾的泉水里一站，便是人间至味清欢。

老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生活的组成部分，亦是传统的待客之道，当今社会，喝茶，煮茶，品茶更是一种时尚。周宁自唐代开始即有用茶待客以及由茶衍生的茶礼、茶俗、茶文化，现有茶园面积（10.7万亩）和产量居于宁德市前列，周宁除咸村镇、玛坑乡外，其他七个乡镇的茶树生长地都在海拔600米至1200米的高山之间，由于长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冬季气温较低，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使茶树拥有适合生长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加上县域内无工业污染，水质好，因此十分有利于茶树的生长，纯粹天然是周宁茶叶的一大优点。

云雾缭绕，进而形成的漫射光多，有利于茶叶光合作用，促进茶叶内含物的积累，且空气湿度大，有利于茶叶造型。因而茶似兰香味悠长，茶汤细品有如鲜橄榄回甘。那些百年以上的茶树所产的茶叶，经过精良的工艺制作出来，更是茶中珍品。经“茶学界泰斗”张天福品饮后，赞不绝口，为之写下“高山明珠，茶中珍品”八字赞词。高山云雾

茶于2010年成为周宁的地标产品，集生态茶、健康茶、放心茶于一体，兼具有机、环保、绿色生态。

周宁绿茶被僧人引入寺中冲泡当作待客佳品，开禅茶文化之源。至明代开始大面积种植茶树，在清咸丰、同治年间，茶叶经香港外销西欧南洋等地，国际人士称之为“神奇的树叶”，那时周宁各地大小茶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稍有些资金的人家纷纷加入经营茶叶的行列。光绪二十六年（1900），则是旧时周宁茶叶经营最为鼎盛的时期，当时周宁茶行遍布全县，以周墩、萌源、七步、浦源、端源为最，连偏僻的竹下村也有茶行，全县年产精制茶叶逾万箱。乡村到处开垦茶园，可见当时茶行业的兴盛。

1946—1949年，为保证茶叶质地，狮城林端惜在每年除夕先预付购茶金给茶农，茶贩，并以每担（100斤）高于其他地方茶4块大洋的价格收购官司茶，然后与其他茶叶一起加工运往福州茶行销售，官司茶叶每担值黄金1.4两，比本县其他地区高0.2两，比邻县高0.4两。足见官司茶深受欢迎。

1948年，全县有“广源泰”“广源盛”“魏绍经”等茶行18家。“广源泰”由于经营茶厂茶店以及福州的分销处因交易结算需要，便发行了“凭工票”“银票”两种代用券，“银票”可以在福州、福安、周宁等地流通兑换。随着外需市场的大发展，加之周宁商人的诚信经营，民国时期，虽然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和国内局势不稳定，但无论产量还

是价值总量，以及种植、加工、包装等方面，周宁茶业都有所进步，为新中国成立后周宁茶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宁由于制茶历史悠久，茶文化也随之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衍生出茶俗、茶礼。当地人以茶会友、定亲、回礼是家常，他们敬茶也爱茶，故有“茶哥米弟”之说。在医学方面茶叶除了能明目清心、清热解毒之外，还能医治虫毒、积食、恶疮、痢疾、小儿惊风等疾病。

旧时在制茶方面，不管是红茶还是绿茶均采用人工手捻、火炭焙烤或茶鼎翻炒的方式制成。

现在的制茶技艺方面则采用人工手制加机制，为提高茶叶的竞争力，在茶香方面，品类渐趋多元化。茶叶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饮料，同时又被现代科学证实并被人们誉为“21世纪健康饮料”，在世界三大饮料中其消费面最广，消费量最多。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茶叶保健功能的进一步认识，茶叶作为天然的健康饮料走俏市场，大众传媒大量宣传绿茶有益于人体健康，刺激了不少美国人尝试消费中国茶叶，德国谢菲尔博士食品公司在土耳其推广饮用中国绿茶，在世界许多地方掀起了饮茶消费热。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食品的污染问题的关心，消费者渴望得到天然无污染、品味好的食品，开发无公害名优茶，有机茶正好迎合广大消费者这一需求。周宁有机茶产品主要销往美国、德国等国，无公害名优茶、有机茶市场正处于成长期，有着非常大的市场拓展空间，前景十分广阔。

明人程用宾《茶录》总结：“茶无异种，视产出为优劣，生于幽野，或出烂石，不俟灌培，至时自茂，此上种也；肥园沃土，锄溉以时，荫叶丰腴，香味充足，此中种也；树地林下，砾壤黄砂，斯所产者，其次第又次之。”可见，明人即已认识到雾多温湿之地多出好茶。

喜欢喝茶的茶友们有的偏爱红茶、白茶，有的

偏爱绿茶，周宁诸多茶树当中种植在官司村的茶树所产的茶叶不论是制成红茶还是绿茶，无论是汤色还是品质都是上好的茶。一方水土养育一方茶树，官司茶园至今还保留着明成化年间遗留下来的菜茶茶种。官司茶因银王好饮“官司茶”活过百岁，成为美谈。官司茶在近代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奖。

这源于官司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官司一带群山环抱，土壤中矿物质资源丰富，独特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宜茶树生长，官司茶生长期长，春茶叶面厚实，香味淡雅清香，耐泡，茶汤清绿亮丽，香味天然怡人，飘逸甘甜，细品久久回甘，特有韵味。这种香气不是很浓郁，但轻轻一嗅即有扫除世间一切污浊之气的感觉，闻着闻着，人不禁要在茶香中醉了。

茶类当中绿茶属于不发酵茶叶，在清明时采摘一芽一叶或一芽两叶的鲜嫩茶叶开始分几个步骤制成干茶：青茶及时摊开，晾至至七成干。然后进行杀青，揉捻，重新回锅。炒至成条形紧细，浑圆，光滑，色泽银灰绿，水分含量剩5%时，即可出锅。

时下也有很多人爱上手炒茶叶，手炒绿茶要先热锅，茶青的水分蒸发掉六成后将其放在竹箕上，使劲地揉捻，搓条，压绿，操作完这几道工序后，将条状茶叶投进大铁锅里，开小火不停地翻炒，几个小时后，将茶叶的水分炒干，可以将茶叶捏成碎片了，茶叶就可以出锅了，炒好的茶叶倒入沸开的当地山泉水，小啜一口，半个小时后还口有余甘。光闻茶香便令人感到清新，官司茶的茶色尤其亮丽，那自身带着的绿色体，经过多次的冲泡之后，还显示它的生命本色，清绿可人。

那些品不出茶滋味，说不出茶好的人是因为他没有遇上真正的好茶，真正的好茶是会让人沉醉其中的。因为茶是有情感的树叶，等待着山水给它植入灵魂，让它在岁月的轮回里，与人共舞一生的甘苦。



茉莉花开

——福州茉莉花茶的窨制记忆

文 / 谢晖玉

夏至未至，田园里的茉莉已悄然苏醒。洁白的花蕾错落有致点缀在叶片间，随着暑气渐盛，开得愈发浓烈。

说起茉莉，福州人都不陌生，而在古名“花屿”的上街镇长大的80后，茉莉更是童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闽侯县上街镇古名花屿，唐末按王审知赐匾林硕德第书上溪改名，后化溪为街。这里早在明代就因盛产茉莉名扬四方，数百年间，茉莉一直是这片土地上重要的经济农作物。据有关资料统计：1985年，闽侯县茉莉花种植面积有16200多亩，其中上街占了一半，年产茉莉花达30000多担，位居全省首位。

20世纪80年代的夏风总是裹着茉莉花的清香，拂过家家户户的上亩花田。儿时的暑假，我们这些

“花童”总是弓着腰肢，在烈日下采撷那一抹清新的茉莉白。为了尽可能避开酷暑的炎热，一天的劳作在清晨还未散尽的雾气中开始，那些被母亲唤醒的黎明，总是伴随着惺忪的睡眼和草丛的蛙鸣，银色手电筒的光晕里，还沾着露水的茉莉花苞正做着绽放的梦。

采摘茉莉花时，竹篓、斗笠、塑料膜是必备行头。到了田园里，母亲给我围上农肥袋裁剪成的裙子，穿梭在花丛间，塑料裙随着洒下的露水簌簌作响，脚下的泥土湿润而微凉，腰间的小竹篓伴着东方日出，渐渐堆起雪色星辰。随着时间的推移，烈日炙烤下的脊背被晒得发烫，每一次弯腰的瞬间像是垂坠着千斤的酸痛，汗水顺着脸颊滑落砸在花瓣上，花农们每天少则采摘一二十斤，多则五六十斤

不止，而一小时的人工采摘也不过两三斤。酷暑下重复着机械劳作，少年也仿佛被烈日抽去力气，只剩下漫长的煎熬在田间弥漫。

一路上母亲叮嘱着我，只能摘含苞待放的花蕾，盛开的茉莉花要扔掉。如果我不小心混入了一些盛开过的茉莉花，回家后母亲总要把花堆摊开，挑出花朵扔掉，我也免不了几句责骂。那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盛开的花不是更香吗？为什么要丢掉呢？

茉莉花总是喜欢在晚上偷偷绽放，采摘后的茉莉花我们要赶在傍晚前卖掉。花价随市场和天气波动，花量少则贵，若是遇上台风过境，更是丰产不丰收花贱而伤农，雨水打湿的何止是五十斤的花蕾？还有母亲被压弯的脊梁和秤杆上十元钱的分量。但茉莉也最懂苦尽甘来的道理，午后和小伙伴们在采过的花田里再次“寻花儿”，那漏网的惊喜可以兑换成村口小卖铺里的老冰棍，河堤上化开的冰棍甜伴随茉莉香沁入年少的夏天。

茉莉送到花厂后，厂里便开始忙碌了。白天阳光照射后的余温在茉莉花堆中逐渐弥漫，花苞们也开始渐渐苏醒绽放。茉莉花绽放时间通常是在晚上7点到11点之间，要想让花朵绽放得更好，花堆的温度要控制在35~37摄氏度，低温时堆起促进绽放，高温时摊开散温，因为温度过高便会灼伤花瓣，产生的“硫磺味”会影响花香品质。上千次的堆叠与摊开全靠老师傅多年累积的手工经验，夜色中绽放的茉莉清香也陪伴着制茶师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

据说花朵在绽放后一小时内花香最浓，因此花农采摘茉莉时只能选取含苞待放的花蕾用于制茶，枝头绽放茉莉花因为香气已经挥发，就不适合制作茉莉花茶了。花吐香、茶吸香，花蕾在窨制过程中逐渐绽放，它的香气才能全部被茶叶吸收，这便是茉莉花茶制作过程中的“窨制”。

所谓“窨制”工艺就是取香、融合、转化的过

程，茉莉花茶窨制须经过茶坯处理、鲜花养护、堆窨等十多道传统工艺程序，最主要的包含平、抖、蹬、拜、烘、窨、提七道工序。平，用竹制多孔茶筛分出茶叶与茉莉花的大小、粗细；抖，将平圆筛分出的大小、粗细的茶叶，再分出曲直圆扁；蹬，将茶叶装入布袋，用脚来回斜度蹬下，改变茶叶大小长度；拜，用竹制拜箕、手势上下拜拨以分茶叶轻重；烘，用焙笼炭火烘焙；窨，按比例将茶叶和茉莉花拼和、堆放静置，通花、起花、烘焙及多次转窨；提，即提高茉莉花茶的香气鲜灵度。“窨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一杯优质成品的福州茉莉花茶，需历经上百次的提炼，既保持了茶的清爽，又饱含了茉莉花的芳香。

茉莉原产印度，西汉时传入中国并在福州落户，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福州最早的地方志宋代梁克家所著的《三山志》载有：“抹丽，此花独闽中有之。”清代著名学者郭柏苍在《闽产录异》中描述“茉莉，南四郡及福宁皆产”，至今福州乌山还保留着北宋太守柯述留下的“天香台”题刻。福州茉莉花茶源于宋，成于明，盛于清。清咸丰年间，福州茉莉花茶作为皇家贡茶，开始进行大规模生产，并畅销欧美和南洋地区。作为茉莉花茶的发源地，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已有近千年历史，工艺成熟，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被列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其中就包含了福州的茉莉花茶窨制工艺。

“虽无艳态惊群目，幸有清香压九秋”淡雅高洁的天香茉莉作为福州人钟爱的市花，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一杯茉莉花茶，品的是千年的融合滋味，见证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印记，那抹萦绕在舌尖的茉莉芬芳，更是乡愁味蕾的永恒记忆和闽都文脉的永续传承。

佛堂里的祠堂（外二章）

文 / 黎 喆

邑人大都知道“先有广化，后有兴化”的典故，不少人也知道，广化寺的前身叫金仙院，是南湖先生郑露捐资修建的。郑露为什么要把家宅捐献出来？据说是因梦见了金仙大佛。《兴化府志·儒林·郑露》把这个过程叙述得挺详细的：“郑露，字思叟。其先出荥阳，过江入闽。远祖昭，尝过泉州之莆口，爱其风土，因迁祖坟于南山葬焉。至陈时，莆犹未为县，人不知儒学。露与其弟庄、淑自福之永泰徙莆，庐护墓侧，卜居南山之胜，构书堂以修儒业。后因梦，舍书堂为永丰庵，即今广化寺讲堂地；又舍所居为金仙庵，即今广化寺大殿地；别架小书堂以居，即今广化寺崇信庵地。”



郑露三兄弟不是按一般人所言，只把湖山书堂献出来，而是把所有的房产都捐了。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如此大方、彻底地要倾囊相赠？仅仅只是一个梦吗？我们再看看清代廖必琦、林蕡著《莆田县志》怎么说：“凤凰山在城西南三里，旧名南湖。梁陈间，邑儒郑露家于此，后以其地让浮屠，今广化寺中郑氏祠堂在焉。又普门庵、中藏庵皆有唐御史黄滔祠，以滔尝读书于此。”

不是把屋舍都捐给寺庙了吗，他们家的祠堂怎么又建在了寺庙里？当年读府志，翻来覆去，怎么也想不通。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一个梦怎么就能教人把所有的屋宇都舍弃掉？平日里与邑人论古，

每每听人言及郑露梦金仙而舍宅，总要跟人家抬杠：“现在也有那么多人礼佛呀，为什么就没听说谁把自己的别墅套房捐出来做寺庙？”人家被我逼急了，就一句话怼回来：“你那么博学，那你说是为啥！”我只好讪讪然道：“我的学一点也不博，我只是爱较真而已。”直到有一天读到莆籍历史学者郑振满教授的论文《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终于豁然开朗。

郑教授是在考察大量碑铭和族谱后做出论断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唐宋时期莆田的世家大族，大多依附于某些寺院。这是因为，唐宋时期不允许民间奉祀四代以上的祖先，世家大族为了祭祖护墓，往往在寺院中设立檀越祠，或是在祖坟附近创建寺院庵堂。南山广化寺及所属的别院和庵堂中，就有不少世家大族的功德院或报功祠，如广化寺法堂右侧的南湖郑氏祠堂、荐福院的方氏祠堂、中藏庵和普门庵的黄滔祠堂、报功庵的林缵祠堂、崇先文殊院的龚氏功德院等。各大家族为了维护这些祠堂和举行祭祖活动，通常都不断向寺院捐献田产，这可能是当时寺院财产的主要来源。”

这样的例子不止广化寺，元代《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里说景祥寺乃先辈徐寅鼎建，徐铎重兴，“长老自道云：‘寺立公祠，为檀越，意可想也’”。呵，总算搞明白了。古人和今人，心思其实一样的。

里图三市

在明代，涵江、黄石、枫亭已经成为兴郡重要市集，《兴化府志·里图考》对这三个地方有着不一样的描述：“涵头市，长三里许，人家稠密，商贾鱼盐辐辏，为莆闹市。入国朝来，科第迭兴，轩冕相接。市之中有镇务，有上里场。其北有涵江书院，孔氏子孙居焉。”“枫亭市，街长三里许，为仙游闹市，商贾贸易颇盛。旧有太平镇及寨，俱废。今有枫亭驿在焉。南通泉州，北通郡城，东通

黄石、平海，西通本县，为四达之衢。市之东有太平港，潮汐盈缩；枫溪水亦至此入海。有‘溪海会流’石刻，乃蔡君谋书。其港之北，人烟繁庶；港之南，宋南康郡王陈洪进故居在焉。”“黄石市，市跨莆田、景德、连江、国清四里，居人延亘千余家，其秀民多读书登仕版，而果园、蔬畦映带左右。当市闹处，物货充斥，买卖傍午，而读书之声往往杂出其间，是为市井秀处。”

读旧志，每每佩服先人用词的讲究，同样是市，三地落笔不同，涵江重在行政教育，枫亭凸显江海交通，黄石落脚在“市井秀处”。

古音

莆仙方言中保留了诸多中原古音，如“鼎”是锅，“厝”是房，“箸”是筷子，这个好多人都知道了，不知道的可能还有：比喻双方之间有抵触的“打敌都”，准确的写法是“打抵牾”。媒人读写作“冰人”，且颇有来历，典出《晋书·索统传》：“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作媒。”说的是晋代索统为令狐策解梦，告知其当为人作媒，而待冰融之期，则婚成。明末《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里就有这样的用法：“这做媒乃是冰人撮合，一天好事，除非他女儿不要嫁人便罢休，不然，少不得男媒女妁。”莆田人叫父母为“郎罢”“娘你”，也是有来历的，唐朝顾况有《团圆郎罢》诗和《郎罢团圆》诗，宋朝陆游《戏遣老怀》诗中有“阿团略如郎罢意”，说明唐宋时就称父亲为“郎罢”。而母亲称为“娘你”，源头更长，三国时的《博雅》中云：“你，母也。楚人呼母曰你。”

此外，困读写作“疏眠”，脏读写作“麌糟”，洁净、清白读写作“澈洁”，热情、慷慨读写作“厚意”，不明晓事理、不懂事读写作“懵礪”，感谢读写作“叨承”，一点点、少许读写作“滴涓”和“淡薄”，古雅极了。

追梦长安

文 / 丁彬媛

盛夏蝉鸣漫过长安村的白石桥，上洞江水潺潺而过，清风掠过水面时，涟漪泛起，蕉叶轻摇，粼粼波光将斑驳桥身映成流动画卷。正值乙巳年高考落幕，往来学子“解卷”祈愿的身影，与从前负笈赶考的书生悄然重叠——这座逐梦金榜的石桥，曾是福清、长乐两地学子跨越闽水、扬帆启程的必经之路，他们于此登舟，沿着悠悠江河驶向福州、奔赴京师，追梦、圆梦，开启未知的人生……

去过的古村，大多隐于尘世，偏安一隅。长安，这座枕水而居的千年古村，如今尽得交通之便，福州地铁于村前设站，纷至沓来的游客为往昔的宁静祥和增添了几分生气。坐车去自然是最便利的，从福州出发，不过半小时光景，然而乘地铁亦不失为一种选择，可体验列车破土而出跨越江波的乐趣——要知道，这是当前福州所有地铁线路中所独有的景致。

出地铁营前站，再步行约一公里便到了村里。长安村，静卧于长乐浮峰山西南麓，作为闽江口南岸的小村，村落占地仅1.2平方公里，三面山峦如屏，一面临江，枕山面水的地理环境，不仅造就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更孕育出了独特的人文风情。

文脉相承

村里至今保留着“进士之乡”的文脉基因，这可从村口处的廉政文化长廊窥见。长廊的展板上介

绍了“长安四林”始祖和九牧林氏的渊源、族规祖训，还逐一展示了九牧林氏中的及第代表。由于风吹日晒，展览纸板开裂，字迹渐糊，但仍可见其科举底蕴和处世智慧。

“四林”是指营前街道的四个林姓聚居村：长安、泮野、长限、湖里。一种说法是，“长安四林”始祖林君锡是九牧林氏第七房林蒙的直系后裔，也有说二者并没有确定的血缘关联，仅是长安林氏对九牧林氏族规祖训精神内核的认同，而奉其为精神祖源，代为传承。“四林”村民因耕地稀少多旅居海外，常有侨胞捐资建设家乡，正是延续了九牧林氏重视宗族凝聚力的传统。

据宗祠碑文与族谱记载，元皇庆元年（1312年），始祖君锡公自福州锦江迁居于此，林氏一族开枝散叶，开基长安后以农耕为本，渐成“四林”血脉之地，彰显“三进士、四文魁”的耕读传统。林姓也成为了长安村的主姓，而相传早年在此居住的王、陈、刘、方等姓氏，则如落叶般随风飘散，只有村中老人依稀记得。

我想起了声名远播的林浦村林氏一脉。林浦林氏则要追溯到“晋安林”始祖林禄，唐末迁居林浦，至明代发展为“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的显赫门第。长安林氏自然是林浦林氏缔造的明代福建科举史巅峰，但也是自成一派，其文风偏重乡土教化，族规祖训强调“耕读传家”，凸显了地方性士绅家族的稳健积累。

其实何须比较？长安林氏与林浦林氏同属闽中林姓望族，概因历史脉络与宗族发展路径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与历史地位。闽江奔涌千年，既需要“林浦段”那惊涛裂石的壮阔，也眷恋“长安湾”这静影沉璧的深邃，二者在闽林谱系中交相辉映，共载辉煌历史。

初入长安那日，我偏离主路，沿着一条蜿蜒小道，在芭蕉叶影婆娑的指引下，悄然推开了这座古村的门扉，赫然发现了刻着“长安村”三个大字的苔蚀牌坊，牌坊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泽，由此入村了，村道静谧清幽，偶有村民经过，沿路有古寺，香火氤氲成云，虽然村子面积不大，却容纳了404户人家，共1260位村民在此生活。

长安，不免让人联想到十三朝古都“长安”，虽此长安非彼长安，二者却也有些渊源。相传唐代时，这里港汊纵横，舟楫往来，故名“长弯”。岁月流转，沧海桑田，港湾渐成沃野，镇守此地的唐代名将李靖曾孙李萌因思念故都长安，遂以“长安”易名，将半生戎马的乡愁尽付这方水土，也传接着人们对安居乐业的向往。原来，上至京城官宦，下至村居百姓，“长安”始终是人们一生的祈愿。

精神原乡

一直以来，“长安”二字，既是铭刻于青碑黛瓦间的无字史诗，更是淬砺无数文人墨客魂魄的精神原乡。村里的大齐书院，因明朝首辅叶向高在此苦读的往事，成为闽中读书人追梦的精神地标。

书院悄然隐于过岭山的民居深处，沿着百岁巷蜿蜒前行，书院的黛瓦白墙在绿树丛中若隐若现，大门的楹联刻着十八字，皆是宝盖头的千古绝对。据说，明万历年间，叶向高从福清赴省试落榜，慕名来到大齐书院续读。在这里，他日夜苦读，与师长同窗探讨经世之学。数年后，叶向高再次赴考，得中进士，最终官至内阁首辅。回乡省亲时，他特

地回到大齐书院重续旧情。村中文人出的上联“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叶向高旋即对出下联“客官寓富室宦宅宽宏”，对联字字都是宝盖头，对仗极其工整，满座皆惊，叹为绝对。

这段佳话让大齐书院成为激励后世学子奋发图强的精神源泉。走进院内，孔子画像高悬正厅。天井中，水井、石臼、石磨、石桌、石凳，生动还原了当年书院师生学习生活的场景。这院落是林氏祖厝修复而成，如今正厅两侧厢房分别辟为“琴”“棋”“书”“画”苑，案几上的笔墨纸砚与线装古籍相映成趣。四百年前，叶向高就是在这里咀嚼落第的苦涩，将挫败碾磨成砥砺心志的硎石，书院静默的梁柱见证了他如何重整旗鼓，终成万历十一年进士，三度执掌内阁。

在晚明风雨飘摇的政局中，叶向高以三朝首辅之尊，用清廉、智慧与担当，在皇权与民生的夹缝中刻下深刻印记。史载其“入阁十二载不曾受人一钱”，在矿税横行时冒死上书召回荼毒福建的税监高棅；面对万历欲赐福王四百万亩庄田的荒唐旨意，他硬是以“嘉靖朝几至激变”的史训迫使皇帝减半。村里志愿者常津津乐道他捐建“赐金桥”的旧事：叶向高归乡时，万历帝赐千两白银“赡养老臣”，他却将这笔钱用于修建家乡石桥，题名“赐金桥”，既表忠君之意，又行惠民之实。长安村人以叶向高为镜，把叶向高精神融入乡村治理，将廉政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结合，通过大齐书院、白石桥文化公园等地开展教育活动，悄然在后人心中种下清廉的种子。

说来也巧，我曾在两次下乡活动中，与叶向高的遗迹不期而遇。一次在闽侯县青口镇东台村，雨后村道边，偶见他的神道碑。碑身被雨水浸湿，记录着墓主生前官职，周遭杂草丛生。神道碑在此，意味着墓葬原在附近。后悉知，叶向高墓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遭损毁，60年代更遭彻底破坏，除部分翁仲、石兽深埋地下，石牌坊、墓亭等地面遗

迹已荡然无存。另一次则在福清利桥古街采风，一座华美的古牌坊引人驻足。此坊便是明崇祯元年（1628），思宗朱由检登基后，为纪念叶向高两度出任首辅的殊荣，特降旨敕建于福清的“黄阁重纶坊”。其时叶向高已逝两年，由其后人叶长青督建。两相联系，不禁感叹：命运弄人，这位曾执掌中枢的阁老，其墓冢却在岁月洪流中几度浮沉，所幸福清利桥古街的黄阁重纶坊尚存，飞檐下的龙凤浮雕仍记着辅弼之功的荣耀。

科举记忆

大齐书院仿佛还萦绕着昔年琅琅书声，白石桥畔的石板路，深深镌刻着科举时代赶考人的足迹。白石桥，这座始建于晚唐、于明洪武六年（1373）重获新生的石桥，以清润而坚韧的姿态，见证着无数追梦人从这里启程。

伫立桥头，可见桥墩高耸，桥面并排铺就四块数吨重的巨石。石上铭文虽经风雨剥蚀，当年修建的纪年、工匠的姓名，乃至捐资者的名录，仍依稀可辨，诉说着岁月的重量。两侧铁链为栏，上面悬挂的红色飘带与串串灯笼随风轻舞，为古朴石桥平添一抹灵动的生气。漫步桥上，忆起那个科举盛行的年代。古驿道从桥头延伸，直通营前旧码头，再经闽江水道，可抵达福州，乃至京城。当年，福清、长乐的学子们正是背负着家族的厚望与个人的抱负，怀揣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憧憬，由此踏上漫漫征途。

桥头曾有座玄帝亭，是他们必经的祈福之地，亭子始建于唐朝乾宁年间，本为木质结构，几经重修的玄帝亭现在成了一座小庙，与周围民居融为一体，但香火不绝。遥想当年春闱将至，青衫书生们背负书箱在此焚香祝祷，烟雾缭绕中，混杂着对前

路艰辛的忧惧与金榜题名的渴念。

白石桥畔的古驿道在明嘉靖年间铺设为“状元道”。因营前状元陈谨荣归故里，见乡道狭窄泥泞，遂慷慨捐资，铺了三条“三块石板”的大路，总长六里，南由岐头道铺至状元岭，北由营前邹厝里铺至湖里山下，东由营前里陈铺至长安村白石桥头，便是现下能看到的“状元道”，小道两侧翠竹掩映，宛如绿色隧道。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古老的文化血脉至今搏动：每年高考前夕，长安村都会举办“状元巡游”活动，身着古装的“状元”通过状元门，沿着状元道前行，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送上“金榜题名”的祝福。

如今的长安村，以白石桥为核心，精心打造了白石桥文化公园。这里成了游客流连的网红打卡地，漫步滨水步道，小憩于文化廊亭，在小村中暂时逃离尘世的喧嚣和烦恼。到了夜晚，沿河彩灯次第点亮，将古桥装点成流光溢彩的琉璃世界。那些举着手机捕捉霓虹的游人，可曾想到，脚下这历经沧桑的条石，曾承载过多少学子沉甸甸的梦想与步履？

近年来，长安村荣誉加身，“全国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福建省巾帼美丽家园”等荣誉称号，都见证着这个古老村庄在新时代的蜕变，也是村庄在生态守护、文化传承与善治探索中不懈耕耘的明证。

时常凝神感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承载着文化记忆的符号，总能以新的方式延续其生命。白石桥勾连的“状元道”，与大齐书院共铸文脉，沉淀成长安村独特的精神图腾，为这片土地晕染上“福即长安”的温情底色。

离开长安村时，夕阳斜照，白墙灰瓦上匍匐着梦的金鳞。岁月静好，唯愿吾土吾乡，永世长安。

亲亲地瓜

文 / 何玉华

十月，秋风渐起，一阵凉似一阵的秋风像一把锋利的割镰，开始收割地里的各种庄稼。金黄的稻谷进仓了，落在地里的干枯毛糙的稻茬，像极了阿Q的瘌疮头；翠绿滚圆的西瓜全进了超市，剩下灰扑扑的瓜秧有一搭没一搭地跌坐在地垄上，像前朝的遗民，全然没了主张。青菜都种在屋前屋后离井近的地方，山脚下这块远离村庄的贫地只适合种些耐旱的花生和地瓜。十月，花生早已收起。只剩下一些地瓜，灰绿的叶子在刮过几阵秋风之后，完全失去了夏季翠绿泛紫的鲜亮，开始卷起焦褐色的边，一副憔悴不堪的模样。

我穿过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卷起裤脚，下到这几垄地瓜田里。眼前的这片地瓜是父亲在初夏时种下的。一场意外，父亲没能在这个秋天亲手收回他种下的地瓜。该有20年了吧，我不曾像小时候那样，赤着脚踩在地垄里，躬身在大地的怀抱中收获我用汗水播下的成果。大学毕业以后，我在自己的三尺讲台上另外开垦了一块地，自以为耕耘着日月星辉，并指导我的学生把他们高远的梦想种在云端。正是这样一种徜徉于云端的经历，让我一步一步远离了原先让我无数次刨食并喂饱我饥肠辘辘童年的那几块薄田，并无比地嫌弃曾经土里刨食的寒酸。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教父亲核算庄稼的种子成本和劳力成本，只想让年迈的父亲知道，种地有多么不合算。可固执的父亲一直不能读懂那一串数

据背后付出与收获的不对等。他依旧翻看日历，掐算节气，清明到了，该整地种上花生；谷雨来了，该培土育好地瓜秧苗，好在夏至时插上地瓜秧。然后，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拔草施肥。地瓜和花生是一种沉默的植物，不到收获季节，挖出地下的果实块根，你就无法知晓今年的收成怎样。

我看着眼前趴伏在地并相互缠绕的地瓜藤，实在没法明白这种植物何以以这样的一种状态生存。它们的根扎进土里，细长的藤伸向四面八方，并和其他植株上的藤蔓穿插纠缠，让你实在无法在地瓜地里利索地行走。我费劲地拔起几棵地瓜藤蔓，但没看到一个地瓜的影子。一扭头，我看母亲蹲在地里，正用手从侧面扒开地瓜垄上的土，很快从土里抱出了一个硕大的地瓜。我才意识到我把地瓜忘得多么干净，尽管每年我都吃着父亲一趟一趟从老家给我送来的新鲜的和晒成干片的地瓜。

我学着母亲用手扒开地瓜垄侧面的土，我看一个硕大饱满的地瓜静静地窝在土里，藕色细薄的地瓜皮上沾着潮湿的沙土，当我伸手抱住它的时候，泪如雨下。我抱住地瓜，感觉我正握着父亲的手，那双温暖厚实长满老茧的手。此时我多么感谢地瓜啊，它让我感觉一转身又追上了离我远去的父亲。我流着泪飞快地挖出一窝一窝或大或小的地瓜，动作变得熟练而又准确，曾经在这片地里劳作的那些招式现在是如此的清晰而亲切。

当我紧紧挨着那堆在地头的地瓜，我才真正明白，地瓜和童年的那几块薄田从来都不曾弃我而去，就和父亲走了，他也不曾远离我们一样。在父亲用过的农具上，在院子的果树上，在父亲走过一遍又一遍的田间地头，我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到父亲的掌纹和他赤脚踩出来的脚印。一年四季，和地瓜一样沉默的父亲用扁担挑着满天灿烂的霞光，用牛鞭赶回满院子清凉的月光。霞光点亮了院里果树上的花，而月光则漂白了我童年的梦境。

春天来了，父亲扶着闪着银光的犁铧犁开沉睡了一冬的土地，黑油油的土地被翻开了，父亲黝黑的脸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和犁铧一起闪着一道道耀眼的银光。在松软的土地上，种下了粉红的花生，插下了紫绿色的地瓜秧，也种下了我们贫瘠但很快乐的童年。在父亲的照看下，一茬又一茬的花生和地瓜，喂大了院里的猪羊鸡鸭，也喂大了我们。

直到上了大学，进了省城；直到毕业分配，生



活在县城，我猛然意识到：几块薄田和年复一年的地瓜复制出的岁月和生活是多么的寒碜和单调。我更庆幸自己开了眼界并脱离了父亲他们的生活轨道。20年了，我不曾回头张望曾经养育过我的土地，我固执地认为，拉大我和土地的距离才能缩短我和理想生活的距离。如果不是，不是父亲把这些他在夏初种下的地瓜交到我的手中，我可能会在那条远离地瓜远离土地的路上越走越远。

父亲，我真的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天，你用和你一样沉默的地瓜告诉我什么是真正不变的东西，那些从地里头长出来的地瓜，朴实无华，但恰恰是它养育了我的生命。

现在回首往昔岁月，土地的各种细节像地瓜的藤蔓一样疯长，长在我的记忆中，也长在我的血脉里。我亲亲的地瓜哟，是你告诉我，你硕大的块根，你匍匐在地的藤蔓，我的父亲，还有我，我曾经的岁月以及今后的日子都一直长在这一方土地上，始终不曾离开。

冰棍

文 / 张百隐

人生里的每一步都算数。

——题记

买冰棍

田垄间，爷爷头戴斗笠，弓腰挥锄头，自顾自地翻整土壤，毒辣的阳光洒在爷爷嶙峋的背上，像泼上一盆热水，汗渍渍地往肋部两侧渗下来；菜市场，奶奶将牲口的绳索紧紧拽在手心，经过每一个猪肉摊子，货比三家，等待那个最满意的报价；工地上，父亲青筋暴起，耗尽气力挑着石头，缓慢来回，他要把别人的房子一层一层地叠上去，换得微薄的工钱；滩涂里，母亲背着背篓艰难地迈步，她找准每个缝隙、纹路，挖出那些鱼虾螃蟹，然后在鱼市上讨价还价。

家里的每个人都很忙，感觉他们就是一架寒酸机器上的零件，日复一日地维持最基本的运转，埋头苦干，透支体能，不卑不亢，无怨无悔。他们对生活没有过多的苛求，只要能健康地吃苦，睁开眼看见彼此都在身边，就是最大的馈赠。

这是记忆中揉不皱的画面，经年累月仿如昨日。

那年暑假，我将手头的《射雕英雄传》《燕子李三传奇》等连环画放下，擦着额头的汗珠，一本正经地跟小弟说，我觉得我们要为这个家做点

什么，小弟光着膀子，正啃一颗生西红柿，满嘴殷红，惊讶地看着我，仿佛在说，我们能做什么？那年小弟9岁，刚上二年级，我12岁，潘径小学四年一班的副班长，学期末获得三好学生，奖励5元。我跑进房间打开抽屉，掏出垫在衣服底下的5元，蘸着口水，反复数了三遍，确定燕子李三并没有偷偷在一个穷人家里藏上百八十元，或留下什么金银财宝之类的，有些失望。我将5张崭新的钱搓开，呈一个简陋的扇形，我们两兄弟对着这钱发呆，怎么把钱花出去倒是无师自通，比如买一斤肉、半袋米和两串鸡蛋，或者是一双白布鞋。但5元钱能做什么生意，比奥数题还难。

中午，爷爷挑着两大包地瓜回来，裤管卷得很高，带去的水壶已经见底，一骨碌坐在走廊口，摇着蒲扇，大口喘气，穿堂风鱼贯而入，晕开一波波汗味，我和小弟同时捂住鼻子，爷爷露出微笑，但目光落在那浑圆厚实的地瓜上，不作声。父亲也回来了，白背心贴在肌肤上，瘦削结实，汗流浃背，黝黑的肩胛骨上凹进去两道沟壑，看得心疼。奶奶终于卖了一个好价钱，但她开心不起来，明天早市，她亲手喂养大的牲口，身体各个部位会泾渭分明地挂在猪肉摊上，明码标价，然后被顾客一一买走。奶奶打算后天就去要个小猪仔，开始新一轮饲养，毕竟这是家里一年中最大一笔收入。母亲回来时捂着肚子，额头上挂满豆大的汗珠，神情扭曲，她说突然胃痉挛，向我要碗开水喝，手里握着十元

面值的钱，这是她今天讨小海的全部价值。

得到母亲明示后，我和小弟开始生火煮饭，洗米、切菜、下油锅得心应手。这时，熟悉的铃铛声准时从巷口飘过来，由远及近，明晰清脆，一个背着沉重的冰糕桶、戴鸭舌帽、穿灰布裤黄背心的少年，总会朝着屋里喊：“大叔、大哥，买冰棍吗？”我和小弟会从厨房里饶有兴趣伸出脑袋，看着少年消失在视线里，包括冰糕桶里一毛钱的冰棍和三毛钱的雪糕，眼神落寞。

出乎意料的是，父亲叫住了他，少年赶紧从烈日炎炎中闪进屋里，摘下帽子，放下冰糕桶，面带微笑，声音洪亮：“大叔，要几根？”父亲没说话，抽着旱烟，朝他比了个手掌。少年说，好勒，五根，雪糕还是冰棒？父亲从兜里掏出五毛钱给他，少年拧开木塞，一股白气缓缓上升，一阵冰凉也直往上蹿，少年麻利地掏出五根包着绿色油纸的冰棍，一圈一圈晕着雾气，然后旋紧木塞，接过钱，跳进艳阳中继续叫卖。

除了胃痛的母亲，我们都摆开架势，手持一根冰棍，或正襟危坐，或倚靠墙壁，或蹲下身直接坐在地板上，集体吃着冰棍，安静而专注，穿堂风呼呼吹过，头发竖起，衣服撑得鼓鼓的，衣袂飘飘，



快意恩仇。江湖路远，生活跋涉，每一个脚步都竭尽全力，每一个朝夕都险象环生，而一根冰棒却能让艰难家庭暂时得到身心的抚慰，这或许是冰棍最大最悲悯的附加价值。母亲捂着肚子，往灶口添着柴火，脸被映得通红，喋喋不休，这五毛钱，她得在滩涂里弯多少次腰。

卖冰棍

我和小弟决定卖冰棍，我们得为这个家做点什么。

兄弟俩拿着五块钱的筹码，理直气壮地向冻库老板要生意做。老板是本村人，父亲少年时挑沙的伙伴，后来做起冻库批发生意，盖了一座两层楼的石头房子，日子过得滋润，成为我们村发家致富的典型。老板并没有收我们的本钱和押金，还大方地给了一个有些锈迹的蓝色冰糕桶，装上15根冰棍10根雪糕，还有一个老旧的铃铛。就这样我们踏出创业的第一步，沿着伟人勤工俭学的步伐，勇敢地迈向“商圈”。

我背着冰糕桶，小弟摇着铃铛，铃铛声音低沉沙哑，像是患了重感冒，小弟按下铃铛直接叫喊：“卖冰棍，卖冰棍，一毛钱的冰棍，三毛钱的雪糕！”我们专门挑密集偏僻的小胡同走，当时村里大多数都是石头房子，还有一定量的夯土老屋，散乱地长在这片土地上，挤挤挨挨，没有规则，像长在皮肤上的湿疹，屋子间相互构成的小巷，并不连贯，到处是杂草、土堆，崎岖参差，我们出没其间。

没想到第一天就出师不利，在拐进一个坍掉半堵墙的旧宅旁，一条正在午睡的黑狗突然冲出来，吓得我们紧急后退，一下子被逼到墙角，黑狗狂吠，张牙舞爪，我举起冰雪糕筒与之对峙，小弟则躲在我后面，早已哭成泪人，大喊救命，眼看黑狗要扑过来，我直接将桶砸过去，黑狗退出几米远，又转过头卷土重来，我唯一的防线也彻底丢了，进

退失据，无险可守，只能陪着小弟哇哇大哭。生死关头，黑狗主人正睡眼惺忪地抹着眼睛出来，我估计是到墙角小便，见此状便大喊两声，黑狗便摇着尾巴回屋，扭着黑屁股，一副凯旋的架势。

我和小弟一身狼狈，换了条好走的路，继续摇着沙哑的铃铛叫卖，声音颤抖虚弱，路过人家门口，便故意放慢脚步，扯着喉咙叫喊，确定没有回应后才继续往前走。午后的阳光炙烤着村庄，土路冒烟，尘埃上涌，经过的行人都行色匆匆，竹篱笆里的家禽也都懒得走动，集体趴在阴影处，一动不动，坐在门口乘凉的老人和狗一样都吐着舌头，神情慵懒。

我们在大树下休息，小弟不小心踩到一坨牛粪，小弟说他还以为踩到棉花，一下子就陷进去了。不远处的古井，两个大叔穿着内裤冲凉，浑身沾满海泥，看得出他们刚赶小海回来。只见水桶上系条长长的绳子，放进古井，再顺着绳子慢慢往上拉，我和小弟趿着沾满牛粪的拖鞋跑过去，向大叔要了桶水，先喝好几口，井水甘甜清冽，立马解渴解乏，接着一起把脚上的牛粪清理干净。冲完澡的大叔或许看我们不容易，向我们买了4根冰棍吃，我们这才恢复点气力，继续穿梭在巷子间。半天下来，卖出去11根，自己吃掉4根，成绩尚可。

回到家吃完饭，与爸妈一道，顺着竹梯，爬上屋顶纳凉，那个时候，左邻右舍吃完饭都默契般地爬上屋顶，集体消暑纳凉，仰望星空。我顺便向爸妈做了简单汇报，得到父母赞许后，便躺在草席上看夜空。苍穹如盖，清风徐徐，月亮被剜去大半，星星呼朋引伴都探出了头，如灯似锦，星汉灿烂，天空果然是藏神仙的好地方，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嫦娥仙子、南天门的天兵天将，鹊桥两头的牛郎织女，细一看，仿佛天上也是人间，也有喜怒哀乐，也会胼手胝足，想着想着，不久便呼呼大睡。

半夜，小弟突然受惊吓，缩成一团，放声大哭，母亲起身拍了拍小弟，把他搂在怀里，小弟便

不哭了。我发现头顶上支撑着一个圆竹匾，父亲说，深夜露水多，怕着凉。是的，更深露重，舐犊情深，有些深爱像是空气，你可以忽略，但一直都在，一直都在维系我们的呼吸。

整个暑假，我们兄弟俩顶着烈日，扛着冰糕桶，换了个崭新的铃铛，努力奔走在村里的每条街巷，偶尔还开拓邻村的市场，回头客多，生意渐好，如火如荼。那天在邻村，三个高我一头，长得粗壮的少年堵住我们，没有善意，他们先是抢走我们的冰糕桶，然后让我们把兜里的钱掏出来，还撂下狠话，如果再看到在他们的地盘叫卖，打断我们的腿。当时情况高下立判，对方无论从人数、年龄还是身体素质都碾压我们，“歹徒”的任何指示，我们都遵照执行，人生第一次遭遇抢劫，奇怪的是我们没有任何恐慌，这没什么，就好像渔夫丢了一篮鱼，果农丢了一筐梨，终究还是会再要回来的。

自那以后，我们没再去邻村叫卖，扎扎实实地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同行伙伴熟络起来，大家公平竞争，相互照应。从之前的一天卖半桶，到一桶，到后来的一天两桶，三桶，我们业绩实现三级跳。那时候我萌生了退学做这一行当的想法，将来也开个冻库，当个小老板，后来又咽回去，父亲总说，做人别睁眼瞎，要多读点书才好。

记得那两个暑假，与冰棍做伴的时间里，我和小弟赚来一辆自行车，我们把它送给父亲，他那双被生活磨砺得伤痕累累的脚掌更需要它。

也就那一转眼的工夫，我们都长大了，舞台上的剧场，可以不断重播，人生的剧场却不能回头，房子推了又翻，岁月不断累积，父母也不再年轻，鬓发斑白，褶皱更深。每次回家，我都想去找寻小时候的物件，冰糕桶、旧铃铛早已不知所踪，只有记忆里的叫卖声依旧萦绕，而今家里冰箱冰棍雪糕琳琅满目，品牌、种类、包装纷繁别致，再也无需上街叫卖，只是味道也不再那么纯粹了，酸酸甜甜、甘甘涩涩。

饥笔书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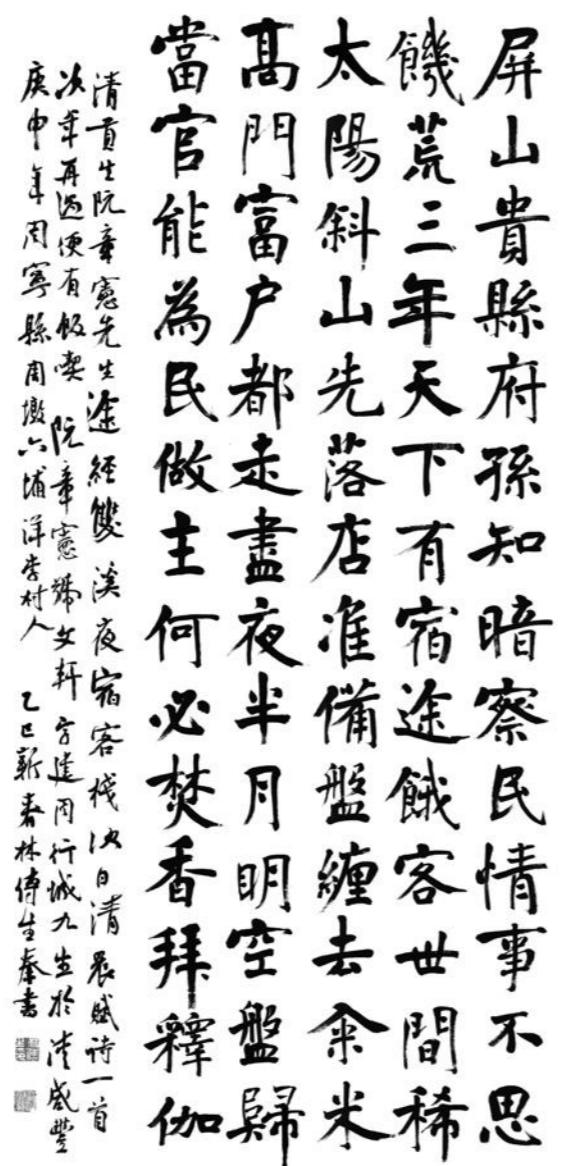
——清·阮章宪《谏言诗》的乱世回响与传世价值

文 / 阮学件 阮奉紫

阮章宪，清代贡生，桃源二十二世，宁德市周宁县李墩人。他浸润于悠悠文脉，胸中藏丘壑，深知教育乃立家兴国之本，故以兴学育才为念，躬身垂范，在其教导下，家风清正醇厚，滋养代代后人。其传世之作《谏言诗》全文为：

屏山貴縣府孫知，暗察民情事不思；
饑荒三年天下有，宿途餓客世間稀。
太陽斜山先落店，準備盤纏去余米；
高門富戶都走盡，夜半月明空盤歸。
當官能為民做主，何必焚香拜釋迦。

此诗创作背景，源于清光绪年间，阮章宪先生途经屏南双溪，夜宿客栈。彼时饥荒未散，他饥饿难耐，遂在傍晚太阳斜照时分，备好盘缠出去挨家挨户敲门买米，想带回客栈煮食充饥。然而，往日或有存粮的人家此时多无余粮，他寻遍街巷，直到半夜仍两手空空而归。亲身体验的饥寒与求粮无门的绝望，让他看清地方治理的颓败——屏山（今屏南）县孙姓知县坐拥官职，身负“父母官”护佑百姓之责，却“暗察民情事不思”，将百姓的生死疾苦全然抛诸脑后，这份渎职与冷漠，催生出他笔下字字泣血的《谏言诗》，并于次日清晨将诗张贴于县衙，以诗为谏，倾诉对民生的忧思。



阮章宪先生勇于谏言、为民请命的故事传回故里后，家族众人纷纷为之喝彩。也正因这份来自家族的认同与传颂，《谏言诗》得以广泛流传，成为当地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光绪年间的清廷，早已在内外交困中失却往日气象。外有列强环伺，坚船利炮叩击国门；内有兵戈扰攘，社会动荡不安，加之苛捐杂税层层盘剥，又逢饥荒蔓延。田畴龟裂，庄稼枯槁，颗粒无收；流民拖着羸弱身躯扶老携幼乞讨，饿殍倒在道旁无人问津，这幅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惨状，便是那个衰世最真实的写照。

这首诗，没有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满纸都是对乱世民生的悲悯与对失职者的批判。从“屏山貴縣府孫知”直指其名，毫不避讳点出不作为的官员，到“饥荒三年天下有”的时代慨叹，铺展天下大灾的背景，再到“太阳斜山先落店”“夜半月明空盘归”对自身寻粮经历的细节描摹，以个人遭遇折射众生苦难，最后以“当官能为民做主，何必焚香拜释迦”的振聋发聩之语收束，每一句都像一把

重锤，敲在封建官场的弊病上，也敲在“为官者当以民为本”的根本上。它不仅是阮章宪个人遭遇的记录，更成了清末底层百姓苦难的缩影——在那个皇权旁落、吏治腐败的时代，无数像屏南百姓一样的人，在灾荒与官员的冷漠中挣扎，而这首诗，便是为他们发出的一声呐喊。

值得一提的是，在《谏言诗》张贴后的第二年，阮章宪再次途经屏南双溪，此时客栈已可以为住客提供饭菜，地方粮食供应与民生状况估计比此前有所改善。

即便跨越百年，《谏言诗》的价值也从未褪色。它以朴素直白的语言，道尽了“民生为大”的永恒真理，也刻下了士人“心忧天下”的风骨。它提醒着后世，无论身处何种时代，对百姓疾苦的共情、对责任担当的坚守，永远是最珍贵的品质；而漠视民生、空占其位者，终将被历史与人心所唾弃。这首诗，早已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更成了一面映照世道人心的镜子，让后人在品读中，读懂乱世的苦难，更读懂“以民为念”的分量。



屏南双溪文庙 陈焕琦 / 摄



陈焕琦 / 摄

莒口吟

文 / 马照南

养肺佳处

叠翠麻溪意境闲，
遥山含黛衬鸥鵠。
澄波映得天光尽，
云白风轻鸟自还。

悬灯相望

云谷西山夜雾闲，
悬灯相望意无间。
古村巷道藏书院，
文脉长迢新展颜。

(注：朱子与蔡元定约定，遇读书著书不解时，可悬灯相约。)

悬灯相望（外一首）

文 / 徐德金

夜太黑，点一盏松灯问路如何
黄昏降落云谷的时候，风沙沙响
仿佛踩在叶子上的一双脚步

今夜能否辨别得出浩瀚星辰
从头顶划过的痕迹，今夜的星辰
能否拦得下自己漫长的旅程，去云谷
投宿
一双疲惫的眼神，逡巡于历史的帙卷
多少亮色，却深陷于幽暗的林中

点亮一盏灯，又如何拨开一层浓雾

从云谷望西山，还有一盏
高高挂起的松灯，在黑暗中问答
浩繁的史册总有晦涩的篇什需要仔细
校注
夜太累，因为一场对讲
因为一场林中散步，东方欲晓
高悬的灯呵，因为一场远眺，就已经

七月初过莒口小源村

风被唤醒，从村口的几棵苦槠
与樟树之间掠过，婆娑是她的往事
阳光刺痛了双眼，在午后
我的影子被投放到斑驳的墙上
在某座书院前驻足，探向古厝深处
直到听见屋里空洞的响声

遇见过的村民，伸出一只手数数
犹豫片刻，忘记那个陌生的人

荷叶婷婷，微风抚摸蜻蜓的羽翼
而谁的掌心抚摸了荷塘的翠色
风从村口吹到村尾，吹过艳阳下的田畴
风吹过后山的茂林修竹，吹过寂寞
我已踏遍时间的遗存，每条石板路
都通往小源村口，只要一转身，便是
离愁

田间咖啡优化一个人的风景

文 / 魏棋宇

冬日的旷野一片寂静
放眼寂寥田地
一杯咖啡解释醇香浓情
将孤单慰藉
将返乡的时间留在这里
停歇步履，调适心情
闲云野鹤优化一个人的风景

收割风吹稻穗此起彼伏的场景
日渐枯黄的秸秆仍然深埋根系
未曾忘却故土的皈依
残留的稻香混合泥土气息
秸秆丛中仍有鸟雀寻觅觅
田间搭建的木屋拒绝油烟
拒绝微信，执意用纸与笔
慢煮咖啡，给远方的友人写信
告诉他们老家乡下冬春交接的讯息

田间开店经营咖啡与甜点

总有人以创意
把生存和生活拉近
将眼前与远方联系
放下忙碌闲谈乡村文旅
一个休闲客买一杯咖啡啜饮
晌午静坐向阳光散漫的窗外看去
清澈的视线追随一支乐曲远行
恬静的目光安抚旅途艰辛
发小情意实则故土的皈依

大寒，悬浮在忽明忽暗的岁月枝头

文 / 斤 辛

雾，锁住了蛟龙的脚步
山头被僵尸缠住，浑身无力
一年365天努力飞翔
止于地心磁力，蛮横纠缠

大寒的阳光瑟瑟发抖

公鸡无力打鸣
光芒放下了帷幄
灰霾站出来，缄默无语
林阳寺的梅花已然穿透寒冷
目光纷至沓来，涌上红地毯
流浪狗洗尽了前世今生的混沌
一只起飞的猪在翅膀的掌声中
呼呼大睡

月亮的象征

文 / 顾 北

所有的羽毛
落满山岗
所有，所有的亲人
仰望圣洁的面孔
我需要借助你
编一段往事
我也需要凉风、峰峦与深情
走山路，过寒溪
遇见

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

我需要哭泣，卧病在床
等一封久久未至的信
我今年的精彩
每一页缝隙

旧镇，或雕琢光阴

文 / 何 刚

每次来旧镇，周围都是新的
这里有很多奇迹，比如
时间找不到鱼尾纹
一个旧的我，在碎裂，在寻求新生
又比如，旧镇没有水平如镜
却能让我照见自己的灵魂

因为与旧镇相约，我来到石雕园
这些光阴，一定是被雕琢过
我对开元楼和百草仙宫更熟悉

这里适合闭目养神，或者
吟诵一首诗，写一些美妙的句子
填充石雕园大大小小的空隙
我还要用旧镇的旧山水，和氧气
医治我曾经空虚的内心

佛子山晨

文 / 杨张帆

当夜色被稀释
层峦的边际

如琥珀融进黛色
金边锋刃研磨出碎钻
镶嵌进露珠的梦乡
你拾起松针丈量虚空
指缝里漏出
佛子山的清风

茶芽挑拣着晨曦
煮一壶云海 冲沸天地
用百鸟的啼鸣 唤醒须弥
光洒落的叶尖
露珠顷刻坠成菩提
透过老茶树的缝隙
一瓯春色 荡起在峭壁
山杜鹃攀过 青空的边际
用初晨的霞光
绣成佛子山的新衣

你于山巅行走
步生青莲
眸光凝落

轻柔了村落炊烟
衣袂拂过峰林
幻化流动的人间
执印 坐忘
指尖成岩
岁月凝成

佛子永恒的春天
(注：佛子山位于政和县，属武夷山脉东南麓，2015年入选世界地质公园。)

闲话送行

文 / 朱谷忠

在日常生活里，不少人都有为亲朋好友到机场、车站送行的经历。一般说，总是约好时间，然后一道去候机、候车的地方。到了那里，如果时间还宽裕，便可再叮嘱一些什么，或找一些高兴的话题道别，直到远行的人进去安检前，还要举手不断地摇晃，表示依依不舍。

看来，把送行看作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之一是不会错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就有不少关于送行这一类的作品，内容有写亲人之别、友人之别、夫妻之别，也有写同僚之别，甚至写匆匆过客之别。所用的手法常常是直抒胸臆或借景抒情。其艺术特点，有的格调豪放旷达，有的委婉含蓄，有的词浅情深。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就是“柳树”或“长亭”，一提起来，离愁别绪似乎就会涌上心来。多少年来，它们也一直成了人们寄寓送行的两大物体。先

说“长亭”，据史传，秦汉时期就在乡村每隔十里设一长亭，五里设一短亭，主要负责给驿传信使提供服务，后来也成为人们郊游驻足和分别相送之地。特别是经过文人的诗词吟咏，“十里长亭”逐渐演变为送别地的代名词。再说柳树，这是古代送行的经典“道具”。原来“柳”与“留”谐音，可以表示挽留之意。所以在古代，亲友分离，送行者总要折一枝柳条赠给远行者，也寓含“怀远”“思乡”之情。比如《采薇》一诗写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还有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此类题材写得好的，还有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边，着重提到“柳”，还有



一层意思，即歌咏柳树生命力是很强盛的，柳条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荫。折柳送别，也就寓含着对远行的人，能够在他乡顽强地生活下去的希冀。

颇有意思的是，古代的送行时常还有音乐相伴。这种送行方式在唐代文人之间发生较多。如许浑的《谢亭送别》中就有这么两句：“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而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更是描写了浔阳江头夜送客时，由琵琶弹奏的曲调勾起凄婉的故事和情感。无疑，唐代繁华时期，人来人往密切，送行的诗文也特别多。其中，最著名的应是李白赠汪伦的一首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首诗，把歌声中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的千尺潭水，形象地表达了主客之间真挚深厚的友情。全诗语言清新自然，想象奇特，令人回味无穷。从此，“桃花潭水”就成了后人们抒写离情别绪的常用语。记得不久前我重读这首诗时，它让我联想到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中流传甚广的那句话：“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的火焰。”不过我发觉，这句话的源头仍是李白的诗，所谓“太平洋的水”，就是借用了“桃花潭水”而已；只不过作者正话反说，以一种陌生化的表达，将“爱的别离”的痛苦之情，表现得更有当下感。

无疑，爱情、亲情或友情，愈是深厚，愈能刺激泪腺，最终使双方都禁不住眼眶湿润起来。这正是：团圆也好，相聚也好，总有分别的时候。伴随着快乐情绪之后的，就是离情依依。即便如民间熟知的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同窗情牵，纵有迈不开的步履，却终究不得不离去，教人顿然心碎。除此，人所熟知的还有柳永《雨霖铃》中的名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说是送行，却定格了一幅经典的爱情唯美画面，引起许多人心灵的共鸣。

而在生活中，人们由于送行，由于客已远去，心中为此惆怅不已、怅然若失的也不鲜见。还是举唐诗吧，大诗人李白送孟浩然就写过这么一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由此或可窥见，送行固是美德，是情义所需，但给人带来的情绪却不见得都十分愉快。尽管如此，亲朋好友，你来我往，相别相送还是不能幸免的。不过也有例外，这就得说到唐代诗人白居易，他和另一位诗人元稹是知交，相差7岁，心意相通。两人一直相互唱和，留下不少往来诗文。一次，元稹要离开了，白居易却不送。为什么？他没说，只写了一首诗：“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原来白居易是没办法承受元稹离去的痛苦，所以不送。但他虽说不送，心却跟着元稹远去。他还觉得，元稹一离开，整座长安城都空了。

然而世上的人，总是要来来往往的，因而送行的事，朝朝、代代也总在不断发生。到了今天，由于交通迅猛发展，人们来往更加密切了，送行便成了一种“家常便饭”。有道是：天涯变成咫尺，一日可以秒杀，为客送行的事，似乎就不足挂齿了。

不是吗？如今，已很难再看到现代人写的送别的诗文了，这一类的作品，似乎已经与我们离别，渐行渐远了。为什么？因为在现实生活的快节奏中，离别的确已变成一件很普通、很轻易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送行，是很难激起情感的涟漪和火花。若家人或客人要离开，自驾、打的都是选择。难怪有人会打趣说：眼下，即使是送别多年的友人，谁还会去江边折一枝柳条呢？

是的，这都是时代不同、生活方式发生很大改变的原因。不过话得讲回来，若是知心朋友，来来往往，相送的次数愈多，情感的深切似乎也不会有所减淡。因为，古来有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种友情，是世间超越血缘、地缘，甚至超越骨肉血亲之爱的，这正是所谓真挚友情的奇特之处。

那方“迷”般人家

文 / 陈元邦

说起莆田，心里总有一种“迷”般的感觉，一种想破解这“迷”的欲望。最近，莆田的“龙舟巡游”，让这种欲望更加强烈。

端午划龙舟，本是一种习俗，全国各地端午时节开展的一项再普通不过的活动，莆田人却把这寻常活动玩出了新花样，玩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玩出了莆田的气势，玩到了全国知名：111艘龙舟画中游，3627人用桨划出的水墨诗韵，央视25次报道莆田端午龙舟习俗和划龙舟的气派场面。我看了那壮观的画面，恢宏气势，豪情直入心底，我的心底也澎湃起来，不禁感叹：莆田人真是不一般，不干则已，干就干出名堂来。又一次让我对莆田人刮目相看。

不只是这些，还有几件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一是对妈祖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妈祖是一位海上女神，妈祖信俗遍布世界各地，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25年4月，纪念妈祖诞辰1065周年大会暨春祭妈祖大典于湄洲妈祖祖庙天后广场举行，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海外25个国家的130多座妈祖宫庙和文化团体的代表、妈祖敬仰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逾万人汇聚湄洲岛共襄盛举，共同续写妈祖文化传承新篇。知名演员刘涛被莆田市授予“妈祖文化全球推广大使”及“莆田文旅推荐官”称号，“天下妈祖回娘家”起到了世界各地妈祖庙和“信众”的“凝聚”和“向心”作用。对于妈祖文化的传承与推广，莆田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一，把湄洲岛建设成妈祖文化信俗岛。20世纪80年

代，我第一次上了湄洲岛，那时民间刚刚在岛上重修扩建妈祖庙、在岛的山顶塑立妈祖像，之后我多次登岛，可谓是每次都新景象，湄洲岛围绕妈祖文化做旅游文章兴岛、富岛。其二，湄洲岛的宣传很有特色。“来了就好、越来越好”，是湄洲岛宣介的一句用语。初听，似乎很一般，可是一琢磨，又觉得意蕴无穷，真是一个“好”字了得。来了就好，否则就会留下遗憾，来了就会让你顺心如意美好，而且越来越会顺心如意美好。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普陀山的入口处，见到了普陀大法师在大牌坊柱子上题的一副对联“来了就好，越来越好就来；舍得舍得，越舍越得得再舍”。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紧扣人的心理。其三，电视剧《妈祖》以神话励志的形式来反映妈祖生平事迹。妈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由于她一生为民，在百姓的心中她就是一个神，电视剧将妈祖拍成神剧，既是在表现形式上的大胆创新，又符合百姓的心理，在中央电视台热播之后，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其四，讲好妈祖的故事。每次上湄洲岛，都可以听到许多关于妈祖的神奇故事，这些故事不止于历史上的故事，更在于现时代妈祖庇佑百姓的神奇故事，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充分彰显妈祖的神灵，朝圣妈祖，可以化灾解难。故事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口口相传，渐渐地把听者带入了妈祖文化的信仰之中，真让你有一种“来了就好”“不可不来”的感觉。

二是无中生有，把木雕技术、红木、珠宝等做成了全国知名。论资源，莆田应当说是资源比较匮乏的一座城市。论木头，这里不生产红木，却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了全国闻名的生产红木家具的城市，这里不生产珠宝，却建设成了全国知名的珠宝城，各种名贵珠宝应有尽有，同样这里没有雕刻所需要的原材料，可这里却拥有享誉海内外的雕刻艺术。电视剧《一代匠师》反映了莆田木雕工艺师的精湛技艺。曾几次造访工艺美术大师郑春辉，近距离欣赏过他的长达120米的《京杭大运河》，也走进他创作并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长达12.286米的《清明上河图》，既被他的恢宏作品所震撼，又被他的栩栩如生的细节刻画所陶醉，更为他的综合多种精湛的雕刻技艺所折服。在莆田，有着一大批像郑春辉这样的艺术家，雕刻作为一门技艺，全国各地都有，可是像莆田这样把雕刻玩得风生水起的并不多见。

三是莆田的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从地域上看，莆田的土地面积仅大于厦门市，人口却比三明、宁德、南平多，常住人口近320万，呈现出地少人多的特点。土地狭长，南连泉州、北接省会福州，这两个城市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地域面积都远超莆田，而且莆田市曾作为闽侯专区所在地，语言交流甚为频繁。在北接闽东语系，南接闽南语系的格局中，莆田方言得到很好的保存，表现出极强的渗透力。在与福清市、永泰县和惠安县的接壤地带，当地的语言中带着浓郁的莆田口音。从风俗习惯上看，莆田许多风俗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比如，莆田至今还保留着大年初四过大年的习俗。何也？因为历史上曾受到倭寇的侵扰，百姓出外避难，正月初四再返回家乡。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于是，把正月初四当作初一过，从此成为习俗，保留至今。我以为，这年俗很有意义。既过了春节，又让人勿忘历史。

还有莆仙戏，莆仙戏是中国戏曲剧种中历史最悠久，演出形态最古老，剧目最丰富，在表演艺术上最具特色的剧种之一，在地方剧种逐渐式微的过程中，它依然在艰难中坚守，代表剧目有《团圆之

后》《春草闯堂》《秋风辞》等。《团圆之后》《秋风辞》名列中国当代十大悲剧，《春草闯堂》名列中国当代十大喜剧。近年，有两位莆仙戏演员还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殊荣。

当然，莆田还有诸如莆田鞋等，都让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莆田可谓是人才辈出，形成了独特的风景线。在古代历史上还涌现出了蔡襄、刘克庄等一大批历史人物，在近代更是涵盖政治、科技、文学、教育等多个领域。

莆田人自古以来就有外出谋生、四处闯荡的传统。他们以精明、勤劳和节俭著称，这些特质使得他们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色。莆田商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兴盛于两宋明清时期，并在改革开放后再次崛起。莆田商人以其庞大的从商人数、雄厚的商业资本、广泛的经商范围和强大的运营能力而闻名。

莆田商人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商业智慧和执行力上，还体现在他们的家族合作模式上。莆田商人重视家族合作，团结互携，精明善算，这种精神特质使得他们能够在商界取得成功，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例如，莆田商人在木材、珠宝、建材等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的“传帮带”模式使得家族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发展。

此外，莆田商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活动也非常活跃。他们在东南亚、欧美等地拥有大量企业，涉及多个行业，如印尼的李文正家族和新加坡的黄廷方家族都是莆田移民的代表。

曾经与一位莆田籍人士闲聊关于莆田人之“迷”，他认为“首要原因是中原大地去国怀乡的家国情怀，以及‘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崇文精神”。我听后琢磨，这种意念和精神，不只是莆田这个地方有，其他地方也有。但这种情怀与精神在莆田这个地方演绎出了属于它的特质。

注重教育，依靠教育获得立足之地，这应当是

莆田人的特点之一。莆田是“文革”前曾经的高考红旗城市。记得刚刚恢复高考时，有一位莆田籍的老师说，他那时高考，老师激励他们发奋读书时说了一句“能不能上大学，是穿草鞋与穿皮鞋的分水岭”。当时，这句话还受过批判，说是看不起劳动人民。如今看来，这句话的本意是“知识是摆脱贫困的途径之一”。莆田具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自从南朝时期郑氏“开莆来学”，“家贫子读书”在莆田蔚然成风。好学苦读的莆田学子，在历代科举中演绎各种科举传奇，诞生过众多状元、宰辅与进士，演绎了中国科举史上莆田读书人宏大的命运交响曲。灿烂的科举文化，不仅留下许多科举佳话，散落在莆田各处依然轩昂的士大夫宅第或老旧古牌坊，也为这座城市烙上了有迹可循的科举文化印记。

善于创新创变，敢于做无中生有的文章。莆田地域不大，人口也不算多，资源更不算是丰富。这虽是发展劣势，但也是发展的优势。莆田最大的资源就是老祖宗遗留下的精神气质和传统技艺。没有红木却做起红木生意，没有珠宝却建成了规模宏大的珠宝城，弘扬工匠精神，把红木家具、木雕艺术做得风生水起。紧紧围绕妈祖信俗，持之以恒打造妈祖文化，以妈祖文化为抓手带动湄洲岛的旅游发展，把赓续妈祖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多形式多手



段不断向世界讲好妈祖故事，实现“莆田妈祖”向“世界妈祖”转化。

我说莆田人无中生有，主要针对莆田的资源而言。自然资源匮乏是莆田的劣势，但是世代传承“无中生有”的意识和能力才是莆田最为宝贵资源、莆田人的优势。追溯红木家具、木刻、医疗、戏剧等，在莆田的历史上，都可以回溯到他们的“源”于“影”，只是莆田人敢于把隐隐约约的、本是星火的东西“点亮做大”，做得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吃苦耐劳的品质。莆田在历史上曾经算是贫困之地，地瓜曾经作为主要粮食，正因为这样，莆田人也被外人称为“地瓜腔”。计划经济时代，沿海的莆田人出海打鱼，还有一些莆田人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做粗活。如果说贫困是逆境，但滋养了拼搏吃苦、坚韧不拔的精神基因，成了莆田人创新图变的动力。

爱土爱乡和念土念乡的精神品质。与莆田人的交往，常会感受到他们身上激荡着的爱土爱乡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出既敢于外出拼搏又念土念乡的统一。有资料显示，莆田约有华侨150万人，莆田商人遍布全国，在全世界也不乏莆田人的身影。但莆田人爱土爱乡的情结也特别浓郁。从一两个例子可略见一斑。莆田木雕全国知名，而且莆田又没有

丰富的资源，这些年不少地方都伸出橄榄枝，提供各种优惠，但是，这些大师们却固守本土。他们认为，莆田木雕只有立足本土，作品才能散发出这片土地的艺术韵味。

透视“莆田现象”看莆田人，触摸到激越的脉搏跳动，感受到他们的精神气质，却如“迷”一般吸引着我。

留恋那方红尺笺

文 / 吴培文

在人际交往中每逢邻居和亲戚家有喜事，都提前七天派人送来大红请帖，我们都会欣然应邀。请人用帖这是礼仪，是人际交往中最隆重的礼，因此，我们对礼仪有了了解和认识。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先圣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首先把礼排在第一位。礼是用于人际交往与庆祝嘉贺的礼仪，包括冠礼、婚礼、宾射礼、飨燕礼等。它旨在维护社会人际关系，增进感情与友谊，这也是我们被称为“礼仪之邦”的缘由。

种类各异的社交应酬场合，当然就需要各种相应形式的礼仪去应对，除了口头语言交流传达信息，若是正式又隆重的事，那还需要文书，用书面文字去表达传递，这就必须用到正规的帖柬礼仪，诚心诚意去邀请对方，尤其是在尚古风靡的广大闽南侨乡地区，更是十分注重这一传统的民俗方式。

帖仪文化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夏代，而到了周朝便已形成周公六礼等重要文献。

早期的请柬材质以竹简为载体，称为“请简”，还有写在木片上的叫“札”，而写在布帛上的则称为“帖”。

帖仪上面刻写有被邀请对象的名字和具体内容，它体现了古人对礼仪的重视。随着纸张的发明与广泛普及，请帖的形式逐渐丰富多样化，由开始简单的书写文字之用，到非常讲究的文字艺术之美，还有配上精美的图案，后来又统称为“柬”，因此，可以说每一份请柬都承载着主人的诚恳心意与无比期待，让所有人感受到盛情难却的喜悦和温馨亲切。

请帖在传统文化中不仅是邀请的凭证，更是展示社交活动风格和活动主题内容的重要象征。就其请帖内涵而言，它融合了书法、绘画、篆刻、美学、文言等多种艺术元素，成为中国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艺术佳品。

在传统的请帖中我们常见的主要分三种形式：正方形，长方形，长条形。这些帖柬的外形和尺寸都有一定的比例和大小。封面一般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单面的，直接由标题、称谓、正文、敬语、落款构成。另一种是双面的，即折叠式，一为封面，写“请柬”二字，一为封里，写称谓、正文、敬语、落款和日期等。

请帖的撰写和使用也有一套既定的帖俗礼仪规范。请帖的标题需醒目且艺术化，称谓要顶格写清并加冒号，正文需简洁明了，敬语与落款更是不可或缺的礼貌之举。这些细节都体现了请帖在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帖仪民俗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亲邻互爱，乡邻和睦，崇尚社会和谐共处。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社交礼仪自古至今，是文明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是待人处事、社会交际的重要手段。一个人置身于社会生活中，就要了解熟悉并掌握社会上的所有习俗和文明规范，并以此来指导自己在各个不同场合的言行。请帖礼仪不仅可以展现一个人的风度与魅力，还体现了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内涵。知礼懂礼，守礼行礼，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必备素质，更是人们成就事业，获得美好人生的重要条件的保证。

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由风俗习惯而形成的，

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动仪式，谓之《礼》。按形制规格及其规范的大小可分为国礼、军礼、家礼等。在家礼中又分周岁礼、成人礼、婚礼、寿礼、丧礼等，可以说它串起了岁月与春秋。

使用请帖，既可以表示对被邀请者的尊重，又可以表示邀请者对此事的郑重态度。特别在古代闽南请帖民俗礼仪当中，我列举一下所用之处：从握珠之喜（家中添人）、掌珠之喜（生女儿）、弄璋之喜宴帖（生子满月）、弄瓦之喜（生女满月）、周岁宴帖、成人礼宴帖（过十六岁）、拜师帖、文定之喜（定婚）、儿子结婚宴帖（花烛之喜）、女儿出嫁帖（于归之喜）〔婚礼还包括有报日头帖、丈人帖、阿舅帖（小舅子）〕、再婚宴帖（易弦之喜）、高中榜首的（登科之喜）、毕业的（翰章之喜）、参军的（从戎之喜）、新翁之喜（当爷爷或外公）、金婚帖、银婚帖、八大寿帖、白事的丧帖、三年丧满期宴帖、乔迁新居帖，到族中有祖厝竣工谢土宴请帖（竣工帖）、祠堂入主帖、寺庙竣工宴帖；乃至换帖（旧时朋友结拜为异姓兄弟时，交换写着姓名、年龄、籍贯、家世的帖子。金兰簿即结拜的盟约，又称金兰帖，因此结拜又称换帖）；还包括学校校庆宴帖、工厂开业宴帖，等等。请帖礼节贯穿了人的一生所有旅程，具有连接社会人情世故的功能，好比人际关系链接中的闭环。帖俗礼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闽南的习俗是，红事礼到人不怪：指在结婚、乔迁等喜庆场合，若受邀者因故无法到场，只要礼金或礼物送到，主家便不会责怪。这充分体现了闽南人对人情往来的包容性。白事礼到人不收：指在丧事场合，主家不会主动邀请他人，且若较亲近的人，未亲自到场吊唁，仅送礼金则可能被婉拒。因为白事更注重亲临致哀的诚意和亲人的关心呵护。再者，凡所有帖仪在书写时，一定要注意自卑而尊人。

《荀子·修身》篇曰：“故人无礼则不生，事

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大到在国际交往中，国与国之间，还有国家元首和党政首脑之间，相互进行国事访问，都是要按照国家礼节，同等对待，来相迎接送的，这就是以示彼此相互尊重礼仪。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素来注重礼仪。自古以来，各民族都有一套自己的传统风俗习惯和待人接物的礼节。不管是人们从出生到结婚、做寿祝福，直至辞世归土，都早已约定俗成地形成一种传统的详细的礼仪制度，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父与子、舅与甥、亲家与亲家等各类关系，因此相应地出现了一整套的“称呼”。举行婚丧喜庆时，均有宴请宾客，贺敬的礼帖，馈赠礼物之往来。无论天南地北，由于时间的积累，就逐渐形成一套完全成熟的仪式，即为《家礼》，其目的是使被邀请者体味到主人的热情与诚意。

礼对和谐共生、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礼记·儒行》明确提出：“礼之以和为贵。”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非常有利于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当今社会提倡文明自律有很大的辅助作用。故而儒家将礼奉为“天地之序”。

社会进入快节奏的步伐，加上专业书写帖仪的老师越来越缺少，所以纯手书帖仪便日益稀少，流传数千年传统的手写帖子很快被边缘化了。帖仪虽因各地的乡俗民情各有所异，但也都面临同样的窘境，所以，呼吁恢复、扶持、鼓励传统书写的各种帖俗礼仪，势在必行！让帖俗礼仪这个重要书写文体传承下来，迫在眉睫！

文化复兴的曙光普洒大地，揭开层层尘封的记忆，开启过去的久闭的红色信封，让我们在人情世故岁月长河中，去找寻接到红色尺笺之时的喜悦，掀开那一页用心书写的红笺尺牍，扑面而来的不是佳肴之味，而是文辞之美，墨宝飘香！

古朴文雅的帖仪，有识之士至今仍然留恋的！



文/王沛沛

早春一日，我随泉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的同仁们来到向往已久的石竹庙革命历史陈列馆。石竹庙位于永春县达埔镇新溪村，春日的阳光下，这座具有闽南传统建筑风格的庙宇，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散发着古朴的气息。石竹庙之所以闻名遐迩，并非因为建筑之美，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永春厚重的革命历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地正处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革命的火种在永春的大地上开始悄然播撒。1927年1月，中共永春支部的成立，为在黑暗中迷茫的永春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1928年中共永春县委的建立，更是为当地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而石竹庙，也在不知不觉中，与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开辟了

闽西革命根据地，这股革命的春风迅速吹向了永春。同年8月22日，红四军来到永春福鼎村开展革命活动，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在永春大地上激起了千层浪。红军战士们纪律严明、爱护百姓，他们的到来，不仅为永春人民带来了革命的思想和希望，更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竹庙所在的新溪村，也受到了红军革命精神的深刻影响。

1932年，石竹庙迎来了它在革命历史中最为辉煌的时刻——成为红二支队的重要活动据点。红二支队的前身是永春县委领导建立的安南永边区游击队，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安南永德苏区的主力武装。

石竹庙的墙壁是革命宣传的重要阵地。战士们用手中的刷子，蘸着饱含激情与信仰的颜料，在庙墙上刷写下一句句振奋人心的标语。“红军纪律真

严明，爱护老百姓”，这新鲜而有力的话语，温暖了百姓的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百姓们饱受战乱之苦，红军战士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来。

“工农两兄弟，更加要相亲，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人人都欢迎”。这句标语，生动地体现了红军倡导的阶级平等与团结的理念，让百姓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明白了团结起来的重要性。石竹庙周围的工农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

石竹庙内，时常回荡着激昂的歌声。在安南永德苏区革命斗争时期，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人将当时闽西苏区的红色歌曲，如《农民歌》《反对剥削歌》等，改编成闽南方言，并配上《十二更鼓》《苏武牧羊》《雪梅歌》等悠扬的曲调。歌声中蕴含的革命信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同一颗颗种子，播撒在每一个人的心田。

红二支队的战士们在石竹庙内进行休整、训练和谋划战略。庙内的庭院，成了他们的训练场。庙殿内，是他们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作战计划的地方。每一次的讨论，都充满了激情与智慧；每一个决策，都关乎着革命的成败和百姓的安危。

从石竹庙出发，红二支队踏上了一段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征程。他们参与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留下了一个个令人敬仰的英勇事迹。

向泰和堂筹款借枪的行动，充分展示了红二支队的智慧与勇气。1934年3月，红二支队的战士们经过周密的策划，在政委李剑光亲自率领下，夜袭泰和堂。在紧张而激烈的交锋中，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过人的胆识，成功地筹集到了枪支20余支，银元2万元。这一行动，不仅为革命队伍补充了急需的物资，更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让百姓们看到了红军的力量和智慧。

夜袭蓬壶三角街的战役，更是成了红二支队历史上的经典之战。夜幕笼罩下的蓬壶三角街，寂静

而又暗藏危机。红二支队的战士们行动迅速、配合默契。当冲锋的号角响起，战士们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在激烈的战斗中，红二支队的战士们英勇无畏，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的解放。经过艰苦的战斗，他们成功地击败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战役，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为永春苏区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整个安南永德中央苏区革命斗争时期，永春作为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和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的重要活动区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石竹庙所在的新溪村，也成为了革命的核心地带之一。这里的人民，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为红军提供粮食、情报和掩护。他们与红军战士们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革命赞歌。

石竹庙见证了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着热血，奉献着青春，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南金，1907年出生于永春达埔岩峰村。1929年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回永春开展革命工作。这位永春人民的优秀儿女，以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为建立党团支部、农会、妇委会和儿童团等组织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石竹庙周边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群众斗争。

“他是永春党的灵魂”——这是当时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对李南金的高度评价。

李剑光，1911年出生在福建省永春县达埔镇岩峰村，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同年冬天，他率领队伍突袭东溪驻敌，这标志着安南永（安溪、南安、永春）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始。在1931年，他进入闽南特委在漳州举办的干训班，随后担任了中共安南永特区书记，次年春天又成为中共安溪县委书记。在石竹庙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总是目光坚定、思路清晰，为革命事业指明方向。他带领红二支队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为巩固中央苏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作出了卓越贡献。

陈体，1894年出生于安溪金谷。1927年，陈体在游猎中结识中共永春特支党员颜国泰，在其影响下开始在东溪一带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陈体在石竹庙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安溪发展的第一个党员。1929年，陈体在东溪建立了安溪第一个党团支部，领导东溪和佛仔格农民武装，成立了安溪游击队，打响了安溪武装斗争的第一枪。1933年，革命先辈们在东溪建立“安、南、永、德苏维埃政府”，陈体在游击队中担任副队长，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还有李世全、李永康、吴国清、林多奉、李素明等英雄儿女，他们在石竹庙的见证下，高举义旗，英勇奋斗。他们有的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有的在后方默默奉献，为前线的战士们提供支持和保障。他们的名字，铭刻在永春革命的历史丰碑上，永远被人们敬仰和缅怀。

尹利东、彭德清、方毅三位从石竹庙走出去的开国将军，更是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荣耀。彭德清在电影《长津湖》中所展现的27军军长的英勇形象，让人们深刻感受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坚定信念。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不仅为国家和人民赢得了胜利，也为石竹庙、为永春带来了无上的荣光。

时光荏苒，如今的石竹庙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达埔镇新溪村于2021年初建设了红二支队常驻地——石竹庙旧址革命历史陈列馆。

陈列馆的建筑外观庄重而大气，与石竹庙的传统风格相得益彰。走进陈列馆，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馆内通过三个主题板块——苏区历程、苏区血火、苏区精神，为人们展现了一幅可歌可泣、壮怀激烈的永春苏

区红色画卷。

在苏区历程板块，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段段详实的文字资料，生动地展示了永春党组织从建立到发展壮大的艰难历程。从1930年创建吾峰苏维埃政府，到1933年成立安南永德苏维埃政府，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仿佛历历在目。中共永春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东区民团的建立，标志着武装斗争的开始；朱德率红四军进驻永春，更是对以安南永德为覆盖区域的闽南革命斗争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领导作用。吾峰武装抗击斗争的英勇无畏，开辟安南永游游击队的艰辛探索，以及红二支队的组建和发展，都在这里得到了全面而细致的呈现。

苏区血火板块，则重点展示了红二支队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和巨大贡献。墙上展示的红二支队主要活动据点地图，仿佛带着人们重走了一遍他们的战斗之路。向泰和堂筹款借枪、夜袭蓬壶三角街等重要战役的介绍，通过图片、文字和实物展示，让人们深刻感受到了战争的激烈与残酷，以及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巩固中央苏区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

苏区精神板块，是对永春苏区精神的深刻诠释。红军标语的展示，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了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的优良作风；红色歌谣的传唱，仿佛让人们听到了当年那激昂的旋律，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革命情怀。永春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建立，铭记着为投身永春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而牺牲的306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石竹庙革命历史陈列馆，不仅是一座展示历史的场馆，更是一座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殿堂。

石竹庙，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红色建筑，将永远屹立在永春的大地上。它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将继续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为谱写永春绿色崛起的新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寻找岭头顶古厝的红色密码

文 / 陈 芬

无“山路十八弯”“云深不知处”的迢遥，也未见古村古厝连绵的时隐时现，车抵连江长龙洪峰村岭头顶时，颇有些意外，一栋古厝孤零零遗世独立在眼前。

陪同者说，这栋古厝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距今有近300年的历史。古厝编为岭头顶1号，实际上是整个岭头顶的全部，别无二居。因为山高、路窄、地偏，“孤家寡人”一栋楼，古厝显得幽谧，令造访的我在讶异之余，不免生出“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的感慨。

陪同者就是这栋古厝走出去的后人林勉斌、林忠等，他们急切地想告诉我的不仅仅是祖宅林厝的古建历史，更多的是隐藏在历史尘烟中的红色故事。

我终于不再意外，这个岭头顶果然与众不同。能被记住的山顶，不仅有可极目四望的景致，更有那贯通古今的历史。

岭头顶位于长龙镇洪峰村炉峰山麓，据说，史上这里有过“商贸云集”的喧腾，有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熙攘，只是，现在我们登临时，它已寂寞多年。当年此地因处连江罗源边界要道，曾云集两县的客商。客商们攀山越岭，通洪塘，去罗源，往来不断，贩运山货、药材或油盐。十里八乡的佃农挑谷上交租，于是，这里不仅有互通有无的集市，还有众多乡村商铺客栈。可是此时，没有繁盛与喧嚣的见证，除了四野清寂，山风扑面，似乎感受不到当年茶马古道上无数脚步的回响……

20世纪30年代，那时洪峰村还叫洪塘乡，这个岭头顶，是土地革命时期连江游击队的一个据点，它如同乡村的革命烽火台，洪塘等村落就围聚其脚下，发生在这里的革命故事以岭头顶的这座古厝为发射塔，向四周播撒，传扬至今。

走进古厝，寻觅时光雕琢的印记，我细细打量这座厝身结实的古建筑。全屋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八扇三进，一亭三厅二天井，显得质朴大气。环廊尤其有特色，穿行其间可以不被日晒雨淋；环廊之外还有一圈沟渠，应该是排水或者消防用的，但更似护城河，那个年代，这已是有效的防护。只是可惜的是，而今或许是长年锁于山顶的缘故，多少岁月逝去，已难见人间烟火。

然而我眼前的古厝终究是安详、平和的，听说当年祖业厚实、人心笃实的林氏，以地缘和人缘都相亲的一座祖宅，权衡得失、舍利取义，以开明绅士的威望，赢得古厝高朋满座谷满仓，接应四方宾客。革命烽火年代演绎成乡间“哨眼”，隐蔽斗争中有许多故事秘而不宣。

这里曾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游击队领导人重要的活动场所——

20世纪30年代，在连江、罗源巡视指导、领导闽东红军游击斗争时期，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邓子恢、陶铸，福州团市委书记叶飞，连江县委书记、游击队政委杨而菖等革命先辈，多次深入洪塘，组织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他们带领游击队，时常出没岭头顶。受到心向光明、有胆有识

的厝主接待。在四面环山的洪塘，岭头顶位置高，林氏大厝后山连绵，森林密布，山路可直达罗源等地。厝后山坡还是红军游击队隐蔽炮台，可观山下村里动静随时出击，当年挖有战壕，遗址后来成坑坑洼洼的沟壑，20世纪70年代村民问起还有老人知道其为红军和村民所挖；厝内也有暗仓聚合，每一巷弄，门门相对，间间相连，步步相通。全厝有100多个房间，走道、回廊，穿行其间，如入迷宫。红军风里来雨里去，古厝掩护隐蔽革命先驱来此指导开展游击革命斗争，“半夜三更起来给他们开门是经常的事”，上一代的古厝人记忆犹新。因此，虽然不断有国民党反动军警来搜捕抓人，但有当地老百姓的掩护，有古厝主人明里暗里的支持，陶铸、叶飞、杨而菖率领的红军游击队每次都能及时得到情报，利用古厝的曲径通幽、山顶的弯弯坑道，组成绝佳的地下游击通道，化险为夷，灵活转战。

古厝不仅提供方便，还以资产相助，游击队当年在秘密活动期间财政困难，林氏后人相传“当年红军向岭头顶林保猷及二哥借了1000银元，还不上的情况下，后来红军直接帮他家修了坟墓”。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军民鱼水情在此化作林氏族人的轻描淡写。

这里留下一段家国情怀超越国共敌对的佳话——

当年，国民党貌似强大的军队陷入草木皆兵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之中而不能自拔，仰天长叹：“要消灭共产党游击队，除非杀尽老百姓，烧尽山林。”

果不其然，有一次，驻守连江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得知又有红军伤病员被安排住在岭头顶，立即赶去“围剿”。在扑了空之后，恼羞成怒，他们准备放火烧掉这座古厝。正待举火焚烧之际，时任国民党海军陆战队某营长的林勉森（字继乾，又叫林乾，后成“潜伏者”而在台湾被捕就义）赶到，他突然发现大厝门前对联“万里云程路，九州牧伯家”中的“云程”二字，触动尊祖敬宗的他：莫非

此地就是自家祖上福州瓦埕云程林氏迁到连江的这支族亲？问过厝中主人之后，果真如此，他马上责令士兵把点燃的火把扔进古厝前面的水池里。当然，今日的我们，都懂得这栋古厝毕竟是族人用来抗暴避匪的，烧古厝乃不得人心之举，更何况还是族亲何忍下手？但是，当年的林勉森，国共鏖战正酣，他的家国情怀能够超越眼前的敌对相杀，也就难怪理解此后他入台成就红色间谍的侠心义胆。

古厝因了他得以幸存下来。听说也就是在那之后，村中每座林氏宅院门前的对联，虽年年不同，但“云程”二字一定少不了，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果然，当我来到村里的林氏宗祠时，抬望眼，但见大门石刻“万里云程路，九州牧伯家”的对联赫然在目，着实印证了泽被后世的家风。虽说同宗同族，但在政见不一的情况下，他们既讲敌对的阶级斗争，也讲家国同宗的亲缘瓜葛。

这古厝以这种方式勾连起过去、现在和未来：住着地主豪绅，没有红军将帅，也得到国民党军官庇护，连起了中国的近现代史，“云程”，架起了国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系。功绩铭青史，高风励后人。

这里还见证了“连江游击队事变”的平叛公审大会——

1933年2月，大雨滂沱中，洪塘一场声势浩大的审判大会召开。连江县委原党史研究室主任吴用耕引用当年福州中心市委机关报《工农报》的报道：“游击队将捕获的五个反革命分子举行公开审判。……革命军事法庭是布置在黄塘（应为洪塘）。……农民冒雨来看审的有几百人。……宣词是‘组织反革命组织勾结透堡民团，企图消灭游击队，为首三人（应为四人）李德标、郑太佺、杨与密、任向贤（这两人在逃）执行枪毙，其余逐出游击队’。”事情的缘由是叶飞和任铁峰等闽东游击队领导人后来在《红色印记——连江县重要革命回忆录汇编》（2019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中

回忆的那样：1933年1月，连、罗游击队以李德标为首的八九个人被透堡民团所收买，在长龙山片区驻地和任向贤、郑太佺等人结伙叛乱，他们在队伍中造谣中伤游击队政委黄孝敏、县委代理书记陈茂昌（剃头妹）贪污公款，并以此为借口将他们驱逐出队。然后李德标自封为游击队队长、任向贤为政委，图谋率队投敌。福州市委书记陶铸获悉后，委派杨而菖、任铁峰等赶赴洪塘，果断迅速平叛。于是，就有了洪塘岭头顶的这场公审大会。大会审判处决了李德标、郑太佺两人。

“接着盛大的授旗典礼在紧张的空气下举行，市委代表、县委代表的训词，农会代表及来宾的演说，队员的答词，红旗的飞舞，声震山岳的口号，令人兴奋得欲狂。大会散了是举行宴会，大碗的酒，大块的肉，农会代表、农会会员与队员们吃得话都说不出来，面上泛着红霞，嘴角露着微笑，连江工农的命运在这里决定了。”当年这个平叛庆功宴会席设岭头顶大厝内，被报道得有声有色。

据任铁峰回忆：游击队平叛事件后，杨而菖、任铁峰做了大量后续工作，进行队伍整顿。游击队重新建立党的特支组织，任铁峰任游击队支队长、杨而菖为政委，县委书记陈茂昌。县委在洪塘岭头顶马上召开扩大会议，参会者中就有次年任连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林孝吉。任铁峰还回忆，1934年“连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当时山面区苏维埃政府就设在洪塘岭头顶的一个地主家里……

蛛丝马迹，都在诉说着岭头顶古厝与红军游击队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当年古厝主人在历史大局中的选择，其背后，藏着林氏家族的智慧。三段往事的红色演绎，造就了古厝的一世传奇。

直至今日，林氏后人带我参观，热切地讲述先人故事，将长辈口口相传的点滴红色记忆和盘托出，让我有穿越近百年时光，去捕捉当年的金戈铁马、走进腥风血雨的连江革命历史的感觉。我分明

感到，这与其说是采风，不如说是联合调研，我感受到他们对历史钩沉的一份热望：邀请史志部门、属地领导和乡贤文士走进这个传统村落，挖掘红色资源，共话保护利用事宜。

缓步迈出古厝大门，平埕之下早已不见当年的池塘，铺陈在眼前的平旷地带早已垒土成台、杂草丛生，远处竹林环抱，怎一个孤寂了得？面对我的疑问，当地知名作家阮道明（连江作协原主席，也是陪同者中的嫡亲，古厝的外孙女婿）给我答疑解惑：改革开放后，古厝里的人陆陆续续搬离这里，先是下到山下，再到镇上，发展得好的直接进县城买房安居，走得远的事业做到省城福州，如今的古厝成了祖屋的纪念，无人居住疏于管理已多年。后人们不忍其颓危，2016年集资修缮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历时近两年，才有了现状。

我终于理解，草木以其柔韧染绿山河，后人以其执着重塑家园。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家族的遗产、荒芜的家园，更是先辈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历史。古厝虽独领山顶的寂寞，但也因了有后人的惦记，更有其中参与革命的历史故事，今人才得以探访。

红色历史将是古厝不再寂寞中孑然独立的守护密码！岁月兴替，能生生不息的是跨越时代和地域的历史文化。要使得岭头有奔头，必须使古厝有看头。据说洪峰村里这样的古厝还有8栋，生长于该村的烈士林茂淦、当年的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闽东独立师红三团参谋长……盘活闲置的古厝和英烈故居串联打造成红色景区，必定增强历史磁场。使其在清幽之中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感受到岁月的厚重。

守好古厝，护好家园，希望不远的将来，路轨通衢，沉寂的古厝得到内外兼修，不再荒芜不治，以用促保……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寄托寻根问祖、饮水思源的乡土情怀，到时岭头古厝就不仅仅是连江云程林氏宗亲的地理祖宅，更将成为长龙红色历史的精神高地。

岩骨花香的复调书写

——读《守艺茶天下——武夷岩茶记》

文 / 郑珊珊



有人说：“一座武夷山，半部茶叶史。”作为久负盛名的茶叶之乡，武夷山及其出产的岩茶历来是文人墨客书写的重点，有关书写卷帙浩繁，但新近出版的《守艺茶天下——武夷岩茶记》（后文简称《武夷岩茶记》）仍别开生面，有着独特的情韵和内涵。“茶是有生命的”，这是《武夷岩茶记》全书最核心的五个字，也是作者曾章团对武夷岩茶的理念。在作者富有情韵的笔下，岩茶不仅是一种

饮品，更是一种有生命的艺术；岩茶的生命不仅是钟灵毓秀的武夷山的神奇馈赠，更是匠心独诣的茶人的辉煌创造。作者书写的方式如同一部多元交融的复调多重奏：语言上，中英文对照，有国际范；形式上，图文并茂，500张美图与美文相得益彰，绘就武夷山水和岩茶的灵秀图景；内容上，紧扣自然、生命、流动三个关键元素，借土、木、水、火、金的五行比喻岩茶的自然哲学。作者在品评岩茶的同时，对武夷山水和茶人展开了客观细致的田野调查，深入发掘其中的茶科技和茶文化元素。在这样的复调书写中，该书以蕴含着茶香与墨香的笔调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意与智慧的岩茶世界。

人在草木间的自然哲学

岩岩有茶，“是武夷山水的馈赠，更是武夷茶人天人合物智慧的结晶”，这是武夷岩茶的自然哲学。因而，《武夷岩茶记》始终以人为中心，强调人对岩茶的匠心塑造和文化创造，强调茶人的“守艺”所创造出的茶天下。

碧水丹山的武夷山间常年云雾缭绕，植被丰茂，为岩茶源源不断地提供滋养。作者用细腻生动的文字，描绘了武夷山水的奇幻之美，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其间，感受到大自然赋予岩茶的灵性。正如书中所言，茶的生命源于自然，“收敛着不同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故事”。岩茶是大自然的馈赠，而武夷山水则是这份馈赠的源泉。

武夷山独特的水土风物创造了丰富多样的茶树品种，造就了岩茶独一无二的岩骨花香韵味；而武夷茶人则创造并传承了岩茶中丰富多样的滋味密码，赋予岩茶丰厚绵长的灵魂精魄。因而，作者强调：“一泡好的岩茶，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成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武夷山水是岩茶的根脉，而武夷茶人赋予了岩茶魂脉。这一方水土和一方人，共同创生了武夷岩茶的岩骨花香。

为了呈现武夷茶人的创造力和匠心，书中讲述了众多茶人的第一手故事，尤其突出他们对制茶技艺的精益求精。从采摘鲜叶的时机把握，到萎凋、做青（摇青）、炒青、揉捻、烘焙等每一道工序，都倾注了茶人们极大的心血与智慧，凝结着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技艺的坚守。他们凭借多年的经验积累，精准地掌控着每一个环节，使得岩茶的滋味得以升华。书中所描述的茶人，他们不仅是技艺的传承者，更是岩茶生命的赋予者——“制茶师成就了茶叶，茶叶也未曾辜负他们”。正是茶人们的匠心独运，让岩茶从一片普通的树叶，变成了具有丰富悠远滋味的艺术品。

岩茶生产的繁复工序中蕴藏着茶人们各自的秘笈和理念，如刘峰围绕做青细节打磨，达到“干茶香、盖杯香、水中香、挂杯底香四香合一的境界”；刘宝顺“三十多年来在焙火工艺上用勤甚深”，才成就了他的“淳味人生”；王国兴深刻理解大红袍的“拼配”，每年根据岩茶的“不同品种特征、茶树的生长环境与采摘天气，因势利导，做出满意的好茶”；吴宗燕则坚守“从极简到极致”的古法手艺，“坚持不被标准定义的岩韵”；游玉琼凭借“女性在香气、滋味的感知上具备天生的优势”，制茶时“仔细聆听茶叶的语言”。这些秘笈和理念，源自他们数十年来坚持不懈的钻研与实践，不但开创了岩茶特殊的工艺，也创造出岩茶特殊的丰厚文脉，使得武夷岩茶承载着人与自然对话、技艺与心性交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多维智慧。

岩骨花香的情感叙事

茶是一种日常的饮品，与柴米油盐一样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又有着精神超越性，能够引发人们不同的情感表达和哲思妙想。正如后记所言：“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正是秉持着这样的态度，《武夷岩茶记》的字里行间都饱含着真挚的深情。

这份深情，一方面自然来自作者对这片地土山水的感情。在他眼中，秋日的武夷山谷分外可爱：“山谷花香馥郁，泥土松软清新，杯盏里茶香澎湃，空气里弥漫着秋的盛情被毫无差别地递送给每个人。”他还用诗来表达茶人的幸福：“爱茶的人 / 坐在晚秋的风声里 / 花上一生的时间 / 喝完一泡大红袍 / 在一杯茶里 / 一座山的身影 / 因此荡气回肠。”他对武夷山的喜爱，不仅是因为秀美的山水，更因为这里出产的有生命的岩茶。

另一方面，这份深情也源于茶人们的朴素情感。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叶启桐强调：“一杯茶，要感动别人，才会有故事。”艺韵品牌创始人黄锋认为：“每一款茶都是风土的表达，它可以从一处山水走到另一处风景，可以看到茶叶最本真的样子，也可以看到一片树叶历经岁月后的圆融。”新女性茶人林丽娟直言：“一辈子就在做茶，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海归茶二代方舟则表示：“和父母、家人同做一件事，其乐融融，这就是传承的意义。”他还以自己的领悟创新了一种岩茶制作工艺“快乐倒青法”。因为深情，所以这些茶人把自己的生命和岩茶的生命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岩骨花香的岩茶及其灿烂的文化，赋予了武夷山在山水之外的精、气、神。

书中还相当全面地记录了武夷茶俗，在作者看来，“武夷茶俗涵盖了武夷茶艺表演、喊山祭茶仪式、民间斗茶赛、武夷茶歌舞等方方面面，是武

夷茶文化最具活力和情调的生命载体”。确实，这些丰富多彩的茶俗从源远流长的茶历史中走来，从“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水中走来，是自古以来爱茶之人的情感表达与文化重建，凝结着人们对茶的真挚而深远的情感。美国哲学家约瑟夫·劳斯说过：“有意义的模式不是由行动者或者他们共享的生命形式赋予世界的，而是从他们与世界互动的模式中产生的。”茶俗的意义，正是在茶人们与茶世界的不断互动中产生的，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感、历史感与仪式感，表达着人们对茶的自然、历史、文化的尊重和对生活的虔诚，也构建了意义深远的岩茶世界。

轻学术记录的诗意图

武夷岩茶的诗意图，可以说是这部多重奏中最富表现力的一段旋律。赖小兵在书末的《拍摄后记》中说，作者曾章团“以田野调查与人物采访，以‘轻学术’的历史追寻和当代记录相结合，让我们看到岩茶文化与其他茶种的大不同”。这种大不同，正是来自武夷岩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诗意图的哲学底色。

文化，以文化人。岩茶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其“化人”的力量。为了探寻这种力量，作者曾章团与拍摄团队历时2年，反复深入武夷山水，采访数十位武夷岩茶传承人，拍摄了上万张图片，搜集了数十张历史资料图片。书中所呈现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故事，都是基于作者亲身经历与田野调查的真实记录。这种亲身体验让书中的内容富有温度与质感，又通过作者细腻而生动的笔触，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茶人的生活状态、制茶态度以及他们对茶的深厚情感与深邃哲思，感受到茶与人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的力量。

在天心永乐禅寺，作者团队与泽道师父说茶谈禅，从做茶的工序中探讨其中蕴含的禅理禅机，感受“茶禅一味”的境界。在考察制茶工艺时，作者

团队发现了其中包含的辩证法：各道工序之间既有因果关系，也有互补关系，彼此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决定了最终能否成为一泡好茶。茶人在每一道制茶工序中投入的匠心和展现的专注力，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虚静”修心境界的实践。在追寻茶百戏的历史记忆时，作者团队发现了“宋代的慢生活美学，美在雨打芭蕉、庭院开阔的幽深，也美在茶汤幻化，水色丹青”。在所有关于茶的哲学中，最触动人心的当然是诗意图：“在青山铺就的小径，冲一泡大红袍，品味传说中的岩骨花香。这一刻，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读到这样的文字，就仿佛喝到了一杯岩韵绵长的茶，齿颊留芳，品到湿润了诗意图山水的人生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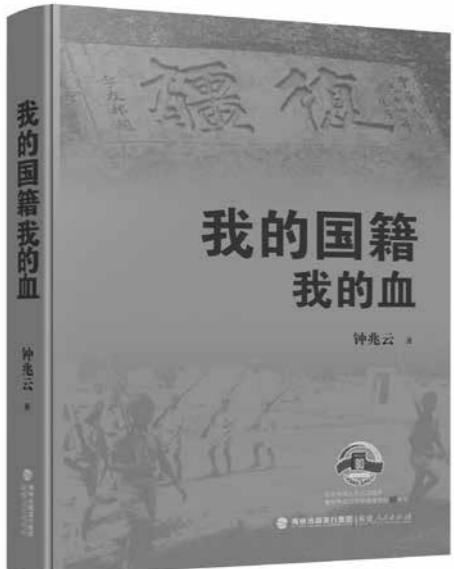
书里的图片与文字并肩而行，共同表达了这种诗意图。图片直观地表现了武夷山水的秀美和茶人对茶的深情；优美的文字，让读者随着作者在武夷山水间诗意地栖居，“看到三坑两涧中溪流的日渐丰盈，看到许多茶树叶片的掉落，更是为了看到那些灵芽在缓慢中吐绿”。在品读岩茶的香高味醇时，我们仿佛远离尘嚣，沉浸在宁静的自然山水中，于是，海德格尔的名言更令人触动：“人生的本质是诗意图的，人应该诗意图地栖居在大地上。”《武夷岩茶记》正是帮我们找到了存在的澄明，找到了诗意图的栖居。

毋庸置疑，岩茶是一种有机文化生命体，其生命既扎根于武夷山水，又生长在茶人世代相传的技艺脉络中。历史风云变幻，而岩茶的文化生命体依然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在文明长河中获得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读《武夷岩茶记》，让我们深刻感受到这种生命力的蓬勃，让我们由衷感佩茶人们对守艺的执着传承。岩茶的传承，也是中华文明传承的缩影。这种传承从来不是对古老传统的简单复刻，而是让文化基因在历史绵延中永葆鲜活的创造力，形成生生不息的文脉和薪火相传的精神。

用自己的生命竖一块碑

——读钟兆云《我的国籍我的血》

文 / 张家鸿



钟兆云长篇小说《我的国籍我的血》中的主角何止李友邦一人？而是包括李友邦在内的胡天仇、郑中原、郑中福、骆毓、唐宋、严秀峰、程雪花、杜正等许多人。这些来自宝岛台湾与大陆各省的中华儿女凝聚而成的台湾义勇队，义无反顾举起抗日旗帜，成为浙闽大地上流动的钢铁长城。他们或组成敢死队上阵杀敌，或为前线部队提供医疗服务，或通过演讲、演剧、撰文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他们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烽火岁月中的一盏灯。风雨飘摇时，它不会熄灭；山崩地裂时，它顽强点亮。点亮人心，点亮返回祖国怀抱、抗击日寇入侵、力争和平世界的路。

—

很显然，为一代敢于抗争、不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画像，是作者自觉承担并蕴藏在字里行间的使命。通过丝丝缕缕的细节书写，钟兆云描摹出他们在幽微、复杂、多变的时代中散发出的精神特质。

在狱中，李友邦并不因此颓废。与别人交谈，他收获新知，见多识广的狱友被他视作值得学习的老师。非同室的狱友，他则利用放风或在大院里洗衣服的机会，千方百计接近，听取他们的高论。这样的人，才可能在出狱后的不断抗争中，保持一如既往的坚韧，以及战争岁月里难得的优雅与浪漫。此浪漫并非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而是一种伟大的气魄与情怀，坚信祖国与祖国儿女的坚不可摧。多数人，即便在宁静日子里，亦没有如此强烈的向学之心。遑论家书抵万金的战争岁月？

爸爸杜正的从天而降，对杜鹃来讲，就是喜从天降。禁不住狂喜的她，冲进爸爸怀里。可是，为了中共省委机关安全转

移，使命在肩的爸爸得马上再次离开。情节至此，牵扯出夹在国籍证明里的纸条上的话：“杜鹃吾儿：抗战复台，父女赴敌，胸怀祖国，行走天涯，杜鹃啼血，子归父息！”纸条丢了无妨，重要的是信念不能忘。如此，才能把为国捐躯的壮志代代相传。言简意赅的话语，合该出行事果决的杜正笔端。一张纸条与一句话，把对日寇怀着强烈仇恨的父女俩刻画得血肉丰满。

正面人物如此，反面人物亦如此。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同样重要，绝不可因为抗争或投降之态度不同，而厚此薄彼、顾此失彼。日本特务头子香月、颐指气使的彭飞、素来仇共的康泽亦充满个性，与李友邦、郑中原等人共同“绘就”复杂多变、正邪交织的抗战世象图。

人物之个性，莫不与细节有关。从细节的呈现来看，分隐性的细节与显性的细节两种。显性的细节固然重要，而隐性的细节则会产生不绝的内力或惯性，支撑人物持续、不间断地前行。若是不留痕的存在，可以支撑起人物的个性，则更显小说家的笔力。得知弟弟郑中福为中共地下党员之后，郑中原感慨万分地说：你既然走的是正道，何不早说，也省得父亲被你气死！弟弟回道，组织上要求保密，我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弟弟的话没有拖泥带水，不露半点情绪波澜。然而，爱国的热血男儿，怎能不事父至孝？从冷静地回答，可知弟弟中福经历的腥风血雨以及性格上的沉稳。与此同时，其内心的波澜起伏，亦是自然而然地存在。他自是孝顺的，只是在家与国之间选择更为根本的后者。对郑中福来讲，遵守组织纪律源于深切的爱国情感。后来的岁月里，他多次深入虎穴，且常常周旋于日本人与匪寇之间，临危不惧、临难不乱，更是使命感与责任心及纪律性融于心中的结果。

—

人物个性固然是存在的，否则小说便不成小

说。与此同时，个性与共性又是并行不悖、融为一体的存在，这是钟兆云笔下青年群像得以深刻、得以感人至深的根本前提。

并行不悖，乃一种层次。二者不违和，没有矛盾，不起冲突，故而具有可信度与说服力。在小说中，胡天仇是贯穿始终的人物，身为从未暴露的共产党员，他一路追随郑中原、李友邦等来自台湾的抗日栋梁。不屈不挠、不折不扣地保护他们，其敏捷、敏锐、敏感，让他的杀手本色尽显无遗。与此同时，突围惯有身份之后旁逸斜出的情节安排，让他变得有亲和力。为了给李友邦家人补充营养，他带头下水摸虾抓鱼，收获满满。这个杀手或保镖不仅不太冷，还一直无私地传递着温度。他保护的不仅是李友邦，还有李友邦一家人。于此，人物的形象陡然增高。

融为一体，即二者高度贴合，乃人之为立体、大写之“人”的先决条件。这样的人物具有感染力与穿透力，给读者带来感动乃至震撼不在话下。长篇小说中，核心人物的书写，非达至此境界不可。否则，很难说创作是成功的。随着小说情节的向前推进，严秀峰的“地位”渐渐超过程雪花，成为当仁不让的“女一号”。

面对李友邦如火般的热情与爱意，严秀峰起初有偷偷的欢喜，而后有怯怯的担忧，随后则因缺乏安全感索性一刀两断。可是，当一封封饱含爱意的信件从不远的近处飞来，她一次次扪心自问，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矛盾纠结，直至最后，她才勇敢接受这份感情。此举，既是敢于直面李友邦，更是勇于直面自我。关于严秀峰怎样深夜传递重要文件，如何为三青团的建立忘我付出，如何为艰苦的抗日工作添砖加瓦，这是整部作品中共性满满的创作，她是一名肩负使命、为抗战出生入死的巾帼英雄。而对个人爱情中细致入微、细腻至极的描摹，则是人物个性的展示。她是巾帼英雄，更是一个有着热气腾腾、渴望爱情的女人。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

是塑造其人物形象的重要路径。人性之完满中，少不得爱情的浓烈书写。

李友邦则是理想型的人物。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缺点，而是说这个人物是钟兆云心中抗战必胜的最现实依托。对于他对台湾义勇队以及抗战所做的这一切，任何赞誉都不过分。尤其是他流露于笔端的深情表达与口头上有节制却不失激情的倾诉，让人无论置身怎样的困境中，皆坚信抗战必胜，过上安宁和平的日子乃早晚之事。然而，偏偏是这样的英雄人物，认为自己不过是小人物一个。诚如李友邦所言：“历史的车轮有时就需要小人物们不停地推动，我愿意做这样的小人物。”这是发自肺腑的表达，也是高屋建瓴的概括。他很清楚，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无法谋得和平与安宁，非万众一心、团结协作不可。他更清楚，如果抗战是滚滚洪流，少不得任何一滴水的全力以赴。甘做这样的人物，不被党派所局限，不被私利所诱惑，这样的人具有领袖气质，正是孟子所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人所具备的。

纵观整部作品，英雄气的基座与高度，均源自李友邦的一言一行。论起重要性，没有任何人物可以超过他。因为他是整部长篇的灵魂，始终不忘爱国的他是台湾义勇队的魂，是台湾热血男儿的魂，是中华勇敢儿女的魂。

三

东奔西走、出生入死的抗战岁月，是跌宕起伏的历史，是波谲云诡的舞台。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情境氛围的创设之难度往往不低于人物塑造。当然，它不会经常被读者念叨，小说之影响力并不直接依赖于它，可是其重要性不在人物塑造之下。视之为舞台，不能凸显其重要性。把它当作土壤，可以植树造林播撒种子；把它当作空气，可以欢喜歌唱，柴米油盐；把它当作泉源，可以缓解焦渴，润泽万物。

在这部作品中，三言两语的简笔勾勒，让人仿佛置身一百年前的三十年代，这并不是容易之事。可是，钟兆云做到了。我想说的是，这一定与写作之前长期深入的史料梳理与高度专注的内心凝视有关。否则，何来这等如在目前、亦真亦幻的情景再现？

当年的福州城是怎样的？“华美跟随父亲进出三坊七巷，驻足街头，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抗日救亡团体自编自演的《史可法抗清》，还在舞台上看到了花木兰，原来父亲希望自己效法的就是这样帅气的人物啊！在人声鼎沸的救国献金运动中，华美捐出了自己的压岁钱。”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众亦不忘爱国。爱国从来不只是政府的事，若无民众全力参与，救亡岂不是一张空头支票？在这样的氛围里，郑中原的诊所是团结爱国力量的联络站，女孩郑华美在爱国气息中悄然成长着。

与这样的爱国举动并存的是战争的不断临近，彼时福州尚未被日军铁蹄践踏，但是空袭时不时呼啸而至，打破城市安宁，让人魂飞魄散。“在报警声中，华美被母亲紧张地摁在窗口下，却还是倔强地探头来看天空。蓝蓝的天空云雾全无，先是‘嗡嗡’飞来了三只‘铁鸟’，绕市数周后，往城东投了几次弹；接着又来了六只‘铁鸟’，往城西湖乱地拉了些‘黑屎’。乌云朵朵飘起，尖锐的哀鸣此起彼伏。”这一幕幕场景的描摹，链接起来正是风雨如磐、山河动荡的抗战岁月。它告诉我们：中华儿女是怎样的爱国，且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我的国籍我的血》的创作当然关乎爱国情怀的激荡，以及英雄使命的担当。可是，此种情怀或使命，若无别的意识、认知或别的人生道路之选择来作为衬托，势必流于肤浅、表面。甚至只是居高临下的说教与隔靴搔痒的宣传。这样的情形与那样的情形，这种命运与那种命运，组合成历史情境的多维。

历史情境的多维与当年人物的多元密切相关，

亦可以说前者源于后者。人物之多元，可分人物性格多元与人生道路多元，二者乃钟兆云必须详实书写的细线，细线一条条拼接、交织，而后成就一张几乎密不透风的网。即历史情境与时代氛围。到义勇队之后颐指气使、不断挑刺的彭飞，被众人嫌弃，可是李友邦则待之以隐忍、包容。时而和善时而严厉、时而热情时而冷漠的康泽，常常让人捉摸不透，其为人之阴险可想而知。想要反攻的林义和，在夹缝中求生存殊为不易，郑中福的介入让那次谈话机会与危机并存，直让人读得心惊肉跳。

四

从写作题材来看，长篇小说《我的国籍我的血》是钟兆云文学创作的回头望，回望华夏儿女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回望炎黄子孙奋斗于风雨飘摇之中，回望祖国母亲隐忍于饱受欺凌、内忧外患之时，若无热爱，何来如此真切、深沉、赤诚的书写？正如小说中，郑中原对留日归国因登台演说遭遇黑枪的台湾青年所作评价——“这位台湾青年情知自己登高而后有危险，却依然愿意赴死。他从日本回来，就是希望死在祖母母亲的怀抱里；他选择在‘请用国货’碑前演讲，就是想用自己的生命竖一块碑！”用自己的方块字竖起一块精神丰碑，实为钟兆云与他笔下人物在爱国这一层面上的殊途同归。在这部厚重的小说中，该青年生命之火的燃烧既夺目亦短暂。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英雄的成色。

英雄不分大小，只分真假。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爱国乃天经地义之举，在积贫积弱、任人宰割、毫无宁日的国家里爱国，并非人人可为，亦非人人愿为。通过书中不同人物的塑造，钟兆云不动声色地丰富着爱国精神的内涵与方式。这是他文学创作手法的展示，也是他创作初衷与皈依的展示。

谈论李友邦被关在杭州陆军监狱后，众人慨

叹不已时，胡天仇表达出一如既往的坚定：“多一些同胞像我们这样矢志不移地拥抱苦难中的祖国母亲，用热情、热血温暖祖国母亲每一处冰冷、失血的肌肤，祖国母亲的身子一定会热起来，健壮起来，龙腾虎跃起来！”用自己的热血驱赶冰冷，让热血汇聚越来越多的能量，为千疮百孔的祖国注入更多力量。这是爱国。

当这样的画面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会作何感想？“一群孩子唱歌、跳舞、演戏、贴海报，而且还是清一色从台湾来的，当地百姓倍觉好奇，又见他们小小年纪，已然站在板凳上演讲，像大人一样承担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想进一步了解情况。”宣传抗战必胜，当然是爱国。稚嫩、柔弱的孩子们，也是抗战的一分子。上阵杀敌对他们来讲，是过于血腥与沉重的不能承受。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是无为的，相反，他们大有可为。他们是爱国这一伟大精神的主力军与传承者。

爱国内涵丰富，爱国路径多元，由此可知，爱国不是细水一条，而是已成滔天之势的洪流。爱国，并非某些人、个别人的爱国，而是全民的、全方位的爱国。爱国，不只是当下的事，而是中华民族有古至今直至永远的传承。故而，钟兆云通过《我的国籍我的血》写出的爱国不只是一种精神，而是一条从未断绝的历史长河。这固然是钟兆云用情至深的文学创作，亦可以说是他不断向历史真相靠拢的殚精竭虑。若非如此，中华民族何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精神挖掘与汲取来看，这是钟兆云文学创作的向前看。爱国，不是战争年代的独有，而是不管何时都应贮藏并让它不断发酵的精神财富。承平岁月里的爱国，是把先辈奋斗故事牢记心中，是将中华传统文明的养分注入己心，是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无比珍惜，是对周围每个人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值得一读的民间故事集

——《徐胡奇案》序

文 / 吴东南



这是一本来自家乡漳州的民间故事集，许多故事我早就听说过，人们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百听不厌！徐胡这个人，虽然方志无明文记载，但是民间却将他当为一位廉洁、正义、爱民的好官，广为传颂，深入人心。

卢奕醒先生干任何工作都非常认真。他坚守信念，滋润心田，迭出奇迹，抚慰人生，令人敬佩。早年，他主编《金盏》民间文学小报，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系统梳理、诠释传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广受赞誉。此次他费尽心力，用简朴的文字，对杨澍先生搜集的资料披阅整理，顺序演绎，这是对漳州民间文学事业发展做出的新贡献。

《徐胡奇案》的故事内容甚富传奇色彩，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衔接紧凑；每个案件的案情峰回路转，迂回曲折，不论多复杂，他均能以周密的逻辑思维，逐一精细剖析分解，筛选加工，简繁齐全，起承转合，伏笔呼应，布局比较严密合理，人物形象较为突出。案情结束，结论清楚，真相大白，奸佞无以藏身，正气得到大大弘扬，情理兼容，令人读后心明眼亮，大快人心。故事善于推理、辩证、求实，引人入胜，值得一读。徐胡办案的最大特色是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胡来乱套，不搞逼供信，不出现假案错案，这尤其令人赞赏，对后人仍有很好的启迪与借鉴作用。而闽南方言、俚语的运用，闽南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的描写，文字晓畅平顺，趣味盎然，令人读来倍感亲切。

漳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民间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故事、传说，经常组织力量发掘整理，对于传承与弘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有意义，希望能读到更多的家乡的民间文学作品！

福建文艺家风采

◎ 林德冠

林德冠，诗人、画家，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长期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致力于诗与国画的研究与创作，努力师法先贤吴昌硕、齐白石、王雪涛，以内心之诚努力描绘艺术的真善美，画作多被收藏，现为福建省文史馆资深馆员，省美协顾问，省作协顾问，省文联顾问，中国民文协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原委员，省政协第八、九届常委，文教卫体委副主任。



清香



满堂春



蝶舞春色



春暖花开



书斋清供图



国色天香



富贵多寿